



海上巨龙

—— 中国海洋史 ——

www.duxiu.com



【作者】大连造船厂厂史编委会编

【形态项】 261 ; 21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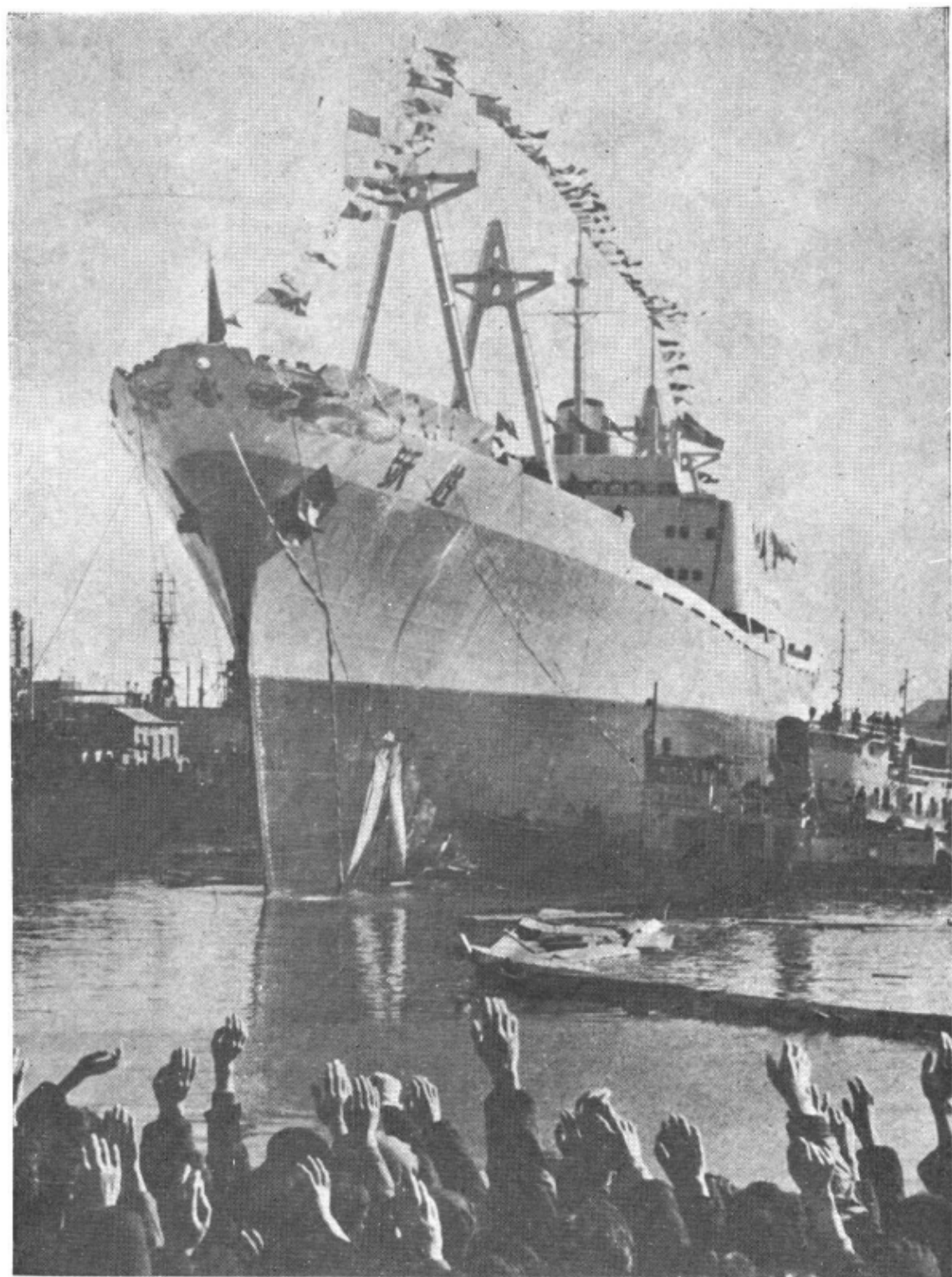
【出版项】 春风文学出版社 , 1959

【ISBN号】 I252

【原书定价】 ¥ 0.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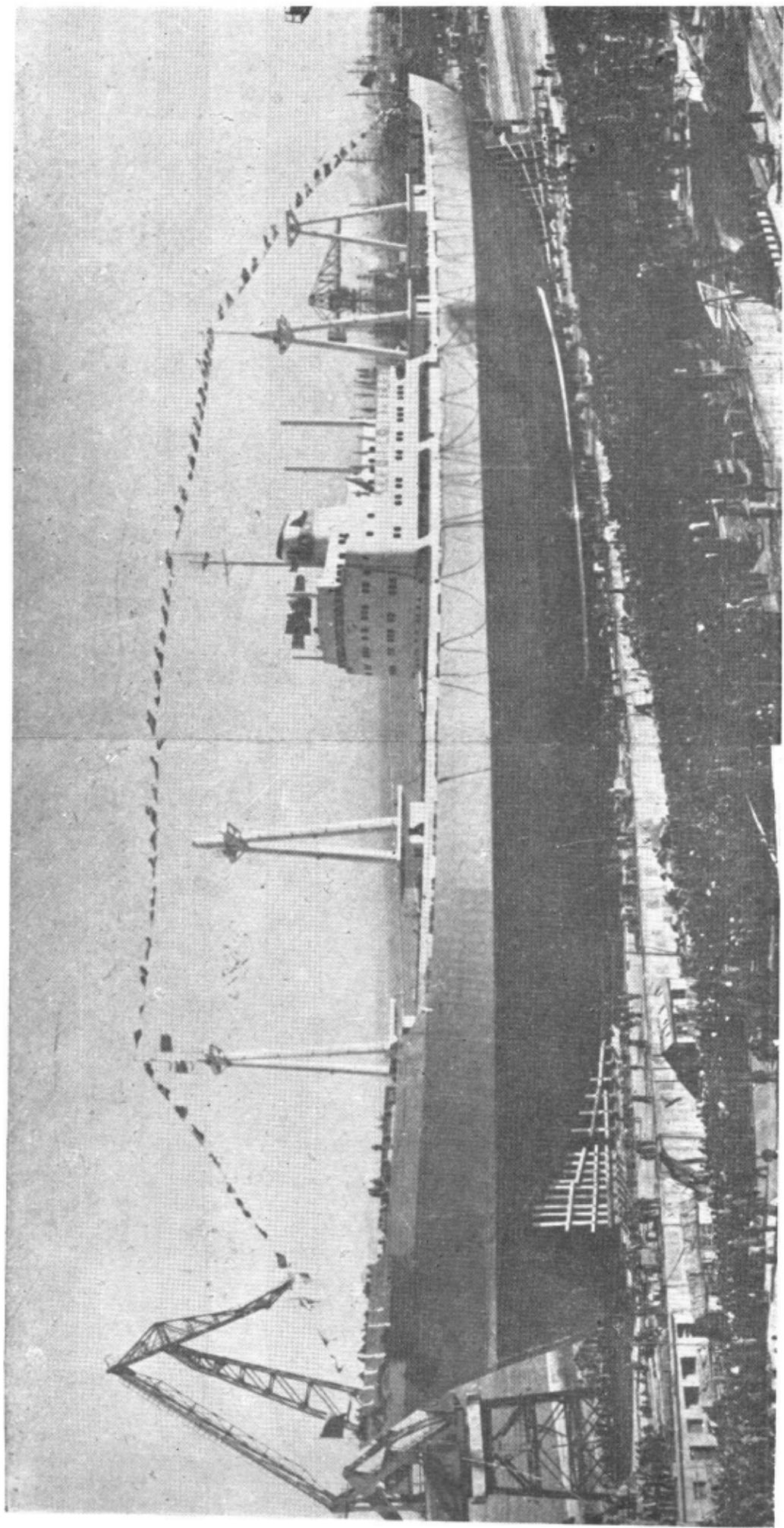
【主题词】船厂 工厂史 (地点: 中国)

【参考文献格式】大连造船厂厂史编委会编. 海上巨龙 建造万吨船史. 春风文学出版社, 1959.



祖国第一艘“跃进号”万吨巨轮诞生了

刘培腾 摄



下水前的“跃进号”万吨巨轮雄姿

刘培腾 摄

題“海上巨龙”

中共大连造船厂 原 宪 千
委员会書記

我厂建造的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巨輪，船台建造期仅用了五十八天。初次建造这样大船，在造船台上周期如此之短，就是在世界上造船工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少有的。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大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结果。

从一年縮到五十八天

万吨巨輪是一項构造复杂的尖端技术产品，我国从来没有建造过。按照我厂扩建任务书規定：扩建完成在一九六〇年建造第一艘万吨輪时；船台周期是一年；成批建造是六个月。現在扩建工程尙未完成，沒有焊接車間，沒有足够的作业面积，沒有足够起重設備，但工人們决心要建造万吨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人、技术人員解放了思想，先后經過四次討論修改，最

后把万吨輪的船台建造期定为三个月。省委扩大会議期間邓小平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对我省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省委扩大会議结束后，我們又及时地把这些指示和會議精神向群众进行了传达，得到全厂职工的一致热烈拥护。担負万吨巨輪建造任务的工人和干部，連夜召开了會議，他們要用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貫徹执行省委扩大会議精神，决心把船台建造期再一次縮短。經過多次辯論，最后計劃又跃到两个半月。建造万吨巨輪的工人們豪迈地提出：

工人干劲冲破九重天，
省委指示立即要实现，
万吨大船千万要快干，
一跃再跃六十天！

現在他們不是用六十天，而是用五十八天就把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輪推进大海，提前实现了向党保證的誓言。

思想大革命，技术大革命

万吨巨輪的船台周期一跃再跃，光靠群众的热情是不行的，必須大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但是工厂里有一些人对群众的力量却估計不足，对职工群众提出的革命方案表示怀疑，不敢采納。广大职工群众認為：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船台周期，必須在建造方法上来个大胆革命，把原来的“塔式”造船法改为“三島式”。可是保守主义者却認為不行；也有的抱着改良主义态度，認

为“三島式”沒有把握，提議来个“两島式”，有的人說：再不就第一艘万吨船不用“三島式”，第二艘再用吧。

这场斗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党委就发动群众大鳴、大放、大辯論，結果不仅把“三島式”建造方法肯定下来，同时还把技术問題全部解决了，建造当中某些条件不具备的困难也找到了克服的办法。如：安装上部甲板时沒有作业面积和胎具，群众就創造了一种簡易办法取消了胎具——无胎造甲板，节约了大批材料，縮短了時間，解决了作业面积不足的困难，在保証质量的前提下，七段上部甲板全部提前安上。这就給那些有保守思想的人以很大教育；但也有个別人直到船快下水时还在說：“你們干的这不是‘三島式’。”工人回答說：“怎样快我們就怎样干，不是‘三島式’，就叫它‘自由式’！”

坚决贯彻企业根本大法

万吨輪的建造一开始，船体車間党、行政、工会和共青团的干部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深入車間，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們的口号是：“哪里有关鍵，就到哪里去。”起重設備不够时，党总支書記、車間主任等多次和群众一起肩扛、手抬，給了群众很大鼓舞。万吨輪建造的具体計劃是由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員一起討論制訂的，不仅使計劃先进，而且工人还根据工段、小組担当的具体任务，采取工序解剖的办法排出了每天的进度，并坚决保証完成。在发动工人討論計劃的同时，工艺規程的制訂、技术措施的采用，也都由工人、工程技术人員和干部共同討論。由于具体实

現了三結合，群众丰富的实际經驗給了工程技術人員很大教育，使他們相信了群众，破除了对书本、外国、少数专家的迷信，在处理技術問題上出現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工藝法律；現在不合理的都被工人毫不容情地打破了；原来閉門“立法”而不相信群众的人，現在主动找群众商量把工藝編制得更好。正因为这样，也就更加鼓舞了工人的創造性。在工人和技術人員、干部共同商討之下，許多重大复杂的技術問題都得到解决。

树立对立面，組織群众开展竞赛

在万吨巨輪上树立对立面，組織群众开展竞赛，对这次大搞群众运动，加快建造速度起了很大作用。在万吨輪上有三个不同的对立面：一个是和資本主义国家比高低，具体來說就是动员职工群众赶上它們。这个对立面树立起来以后，工人提出了豪迈的口号，要在世界“造船史上爭第一”。另一个方面是和兄弟造船厂——上海江南造船厂开展友誼竞赛，互相促进。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五千吨貨輪船台周期是八十三天，工人們提出：“学江南，赶江南，超江南，万吨輪船台周期一定比五千吨还要短！”再一个方面就是在我們工厂里船台上同时工作的六个工段之間展开了竞赛。这个对立面最广，对台戏唱得也最熱鬧，并且做到了“一瞧、二比、三帮助”。一瞧，就是看看竞赛双方实际干的怎么样；二比，就是互相比上游；三帮助，就是发揚共产主义协作精神，主动帮助别人。群众提出的口号是：

共产主义大协作，
干活不分你和我，
誓保万吨早下水，
共同跃进都快乐。

这个口号一直贯彻在整个行动当中。

万吨巨轮的提前下水，是实现两参三结合，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胜利。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们的造船工人和全国人民一样，他们用自己智慧的双手和头脑，在生产上创造了奇迹，在文化革命中，也积极地走在前面。他们提出：能用自己的手建造万吨船，也能用自己的手写好万吨船史。

“海上巨龙”的出版，这是我们造船工人的无穷智慧和冲天的革命干劲的结晶。

让祖国的造船事业突飞猛进吧！

目 录

題“海上巨龙”

光荣的使命

光荣的使命	(3)
群众的智慧	(17)
我們争得了時間	(37)
革新花开放样間	(45)
大爐工段創奇迹	(53)
鋼鐵剪裁师	(59)
无胎造甲板	(65)
協 作	(72)
青年大鬧万吨船	(86)
智造“人字桅”	(98)
定叫梭子等甲板	(100)

船台激战	(104)
给大船披新装	(117)
铺滑道的人们	(124)
海上巨龙	(131)

为了万吨船

伟大的友谊	(139)
科室的支援	(147)
船台上的主人	(152)
顶床子复活	(159)
火热的心	(163)
难坏了计划员	(170)
射 造	(175)
一把烈火	(183)
难题憋不住英雄汉	(190)
金不落	(196)
一千四	(201)
师徒俩	(206)
疑 婚	(210)
炉边工段的故事	(214)
好组长赵长平	(220)
小工匠上船	(225)
英雄何惧八级风	(229)

一张大字报	(232)
小罗成苏廷文	(234)
自动电焊焊斜坡	(243)
为了万吨船	(246)
光荣的痕迹	(251)
为祖国争光	(258)

光 荣 的 使 命



光 荣 的 使 命

閻 振 學

蔚藍的大海，滾滾的波濤，涵涌地冲击着长长的防波堤。停泊在碼頭旁边的各国船只此起彼伏地漂蕩着。从远处看来，高耸在大小船只上的桅杆，象树林子一样。身軀宏偉高大的吊車，不分昼夜，不惧风雨，在不停地工作着。

大連造船厂的全体职工經過全民整风运动，在党提出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鼓舞下，出現了一片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的新气象。原定在一九五八年“七一”下水、向党献礼的五千吨貨輪，船台周期縮短了两个月，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就下水了。

全厂的工人們到处奔走相告，全国人民得知了这一喜訊，都为我国年輕的造船事业的飞跃发展而欢呼雀跃！

当造船工人們回想着五千吨貨輪怎样从他們的手中誕生，

又怎样顺着滑道平稳地滑向无边无际的海洋的时候，在他们的脑子里又出现了千万条巨轮的影子：

我们建造了五千吨货轮，还要建造一万吨或几万吨的巨轮！党，那么了解工人的心。果然，光荣的任务来临了！

五月上旬的一天，上班的钟声刚响过，船体车间主任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就嘀嘀的响。厂部办公室通知车间副主任李同仇去开会，研究生产任务。

厂部办公室里的南墙上，挂满了一比五十和一比二十五的万吨远洋货轮的图样。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到齐了。厂长宣布开会，请万吨远洋货轮筹备小组的孙工程师介绍情况。

孙工程师离开了座位，走向南墙边，参加会议的人们的视线都转向挂在墙上的图样。

万吨远洋货轮是苏联根据最新技术设计出来的。船体结构为混合式构架，船体连接除甲板纵角钢是合金钢铆接外，全部为焊接。船总长一百六十九点九公尺……在船台上建造成功，有十层楼高。满载排水量为二万二千一百吨，载货量为一万三千四百吨。船速每小时十八海里（合六十五点六一华里），航距一万三千海里，可以连续航行四十一昼夜——从中国各主要港口装满燃料和足够的生活用品，中途不靠岸就可以直达世界各国主要港口。这就是一座海上钢城。建造这艘万吨船所使用的钢板主要是低合金钢，比普通造船钢板硬度高一倍。

“万吨远洋货轮是一种技术尖端产品，不仅质量要求的高，制作过程也相当艰巨，再加上是新产品，我们又缺少建造经验，

設備能力不够，在現有的情況下，完成這個任務是有困難的。必須採用新的辦法，才能完成。”

參加會議的人，都聚精會神地聽着孫工程師的介紹，同時也都在思考着：這艱巨的任務、光榮的使命，怎樣才能把它完成？

孫工程師介紹完了，黨委書記站起來，他喜悅而又穩重地說：“萬噸遠洋貨輪的特點是高，精，大，是技術尖端產品，既要保證質量優良，又要用最高速度把它建成。任務是十分艱巨的，這也是我們全廠工人、幹部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光榮。只有製造出來這樣更多、更好的產品，才能在十五年或更短一點時間超過英國，更快地建成社會主義。完成這一任務的關鍵問題在於政治掛帥，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有黨的領導和群眾的力量，任何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讓敵人看看我們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吧！”

這天，李同仇是那樣的興奮和喜悅，他用力抑制着激動的心情，反復地回味着黨委書記的話。

“老李，你看怎麼樣？”廠長親切地問了李同仇一句，打斷了他的思路。

李同仇充滿信心地說：“有黨的領導和有多年造船經驗的工人，一定能夠完成這個光榮的使命。”

李同仇工程師從大學畢業後就在造船廠工作，一九五一年來大連造船廠。開始他在科里搞計劃工作。一九五六年来到船體車間，自從他下到車間和工人生活在一起，他才感覺到力量更大了，他所學過的那些技術才更實際了。所以今天黨委書記一

提到把建造万吨巨輪的任务交給他們車間时，他就自然地想到了車間那些有經驗的老工人。他曾經同這些人們一起建造了五千噸貨輪，現在又要造万吨巨輪了，他的心情怎能不激動呢！他急切地恨不得一時把这消息告訴給車間的工人們。

散会后，李同仇帶着小跑，來到車間黨總支辦公室。推開門進來，還沒等坐穩就開始向總支書記匯報起來了。

總支書記集中精神，把領導的指示記下來，記完之后，默默地思索着：

解放后几年來，廠里的主要任务是修船，一九四八年成立了船體車間，可是当时連一百噸拖船都造不好，后来，在苏联专家的真誠无私的幫助下，逐步發展建造一百五十匹馬力的小電船，五百噸駁船，海上工作船，小客艇，一千二百匹馬力拖船，三千七百噸油駁船，到一九五七年開始建造四千五百噸油輪……五千噸貨輪，今天又要建造万吨遠洋貨輪。仅仅十年工夫，这一切，回忆起來，还是昨天的事情，發展的真是驚人！祖國造船工業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開始由修船到造船，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造駁船到万吨遠洋貨輪，祖國的造船技術力量已成長壯大起來了！

這是黨的領導和教育的結果，是苏联专家的幫助、中蘇友誼的結晶！

“老李，好極了，嚴重的任务，極大的光榮，黨對我們高度的信任，也是對我們的考驗。我們和廣大職工將盡一切力量和智慧，完成這不平凡的勞動。有黨的領導和群眾的智慧就能創造

一切。”

两个人商量好了，决定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全车间所有的人。

第二天晚間，車間召开了职工大会，李同仇副主任走上講台，心情激动地把厂里布置的生产任务——建造祖国第一艘万吨級远洋貨輪的消息告诉了大家。接着又詳細地向全体职工传达了领导的指示和要求，最后他放开嗓門喊道：“我們要为祖国爭光，在我們的造船事业上創奇迹，登上科学技术高峰！”

立时，全場响起春雷般的掌声和欢呼，經久不息。

造船英雄风格高，
万吨巨輪咱們造，
敢想敢干党领导，
压过日本把英超！

建造万吨船的消息就象长了翅膀，向四面八方傳去，人們沸騰起来了。工人們被建造大船的喜訊激动着，忘掉了一天的疲勞，到处奔走相告，夜晚久久不能入睡。

这几天，党总支、車間主任、工会、共青团的办公室里分外的繁忙，特别是业余时间，人来人往，都有点挤不开，有的来送决心书，有的来找领导談話。内容好象商量好了似的，大家的要求只有一个：哪怕划一道綫，号一張鋼板，运一块料，研一趟縫，釘一块电火焊，錘一趟縫，吊一勾活，安一块三角板，鋤一个釘，搭一块吊板……只要在万吨船上有我一点劳动，我就滿意。

“我要求担任这个光荣的任务，不答应我就不走了。”

“請記下我是哪个工段，哪个小組，叫什么名，几級工人。”

为了緩和人們的激情，党总支只好答应所有的人說：“都給你們干。”

散会那天晚上，機装工段生产組长，年輕的六級工匠——王宗濤，怀着滿腹心事跑回家去。平常他在回家的路上总是有說有笑，离老远就听見他的声音。可是今天不同往日了，他边走边琢磨：若是把建造万吨大船的消息告訴給外祖父，他老人家該会有多么高兴啊！进了家門連一口气都不顧得喘，就搖着外祖父說：

“老爷，老爷，睡着了嗎？”

“沒有，什么事情使你这么高兴！”

“你猜！”这时王宗濤的心就象开了一朵花，他想叫他外祖父好好看看这朵鮮花。

“被評为先进生产者？”

“不对！”

“实现了你那合理化建議？”

“不对！”

“什么呢？”

“猜不着我告訴你吧，今天車間开大会，車間主任宣布了我们工厂馬上开工建造万吨級远洋貨輪啦！”

老人耳背，再加上王宗濤說得快，外祖父沒有听清楚。

“什么？”

“我們要造一萬多噸大船啦！”

老人好像吃驚似的：

“誰說的？”

“李主任。”

“真的嗎？”

“誰還騙過你嗎？”

“吃飯吧。”若不是老娘喊了他一聲，他連吃飯都忘了。

王宗濤吃飯去了，可是他還沒想到這把火卻把外祖父的心点燃了，老人自言自語地說：“剛養老一年多一點，工廠就發展這様快，頭幾天到工廠去時還沒有聽說。共產黨，毛主席真把中國提起來了。帝國主義，再叫你們說我們中國人自己不能造船吧！”

“什麼時候了，還叨咕什麼？快躺下睡覺吧！”老伴的催促並沒有打斷他的思路。

“宗濤，明天早上等我一塊走！”

“上哪去？”

“到車間黨總支去找書記，我有事情要和他們商量一下。”

夜深入靜了，徐繼芳老人躺在炕上翻來復去的睡不着，他沉思着，幾十年的過去，又在他面前出現了：他在幼年就失去了父母，跟着爷爷生活，給地主放過牛。十五歲那年跟着叔父進入帝俄在旅順口開設的造船廠，開始过着牛馬不如的學徒生活。

日俄戰爭後，帝俄走了，又換來了日本鬼子，日寇更加殘酷地剝削工人。他想到那時工人怎樣磨洋工，一天把不上一個鉚釘。那時在船廠和碼頭上看到的船隻都是外國人的，只有舢板是中國

的。每当修好或者造好一艘船只，看着它们从码头开出去时，心里就觉得象自己的孩子被强盗抢了去一般难过。在那牛马生活，人间地狱，挨打受骂，国家被凌辱，人民受痛苦的日子里，工人们不仅白日盼，晚间梦里也在想：多咱有那么一天，能看到祖国辽阔的大海上，有我们自己亲手建造的船只自由地航行着……

然而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是旅大地区人民世代代难忘的一日。苏联出兵东北，解放了旅大，吹散了乌云，见了青天。从此，工人阶级当了国家的主人。祖国解放了，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可是自己的血膏被敌人快榨干了。他想，虽然老了，说什么也要干上他几年，不为祖国出一点力，死也闭不上眼睛。

一九四六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他进入了船渠工厂（大连造船厂前身），在创模立功中被评为旅大市模范，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在自己的造船厂里，他整整干了十年。然而他总觉得时间是那样短。党关心他晚年的生活，送他回家养老。他含着泪花离开了自己的工厂。今年七十三岁了，可是工厂要建造万吨船，叫他怎能在家坐得住！党不是说过，共产党员永远是年轻吗，他觉得为党工作的时间太短，对不起党。不行，明天就去找党，一定要求照常上班工作。

第二天早晨，天未亮，徐继芳老人起来，吃过早饭就和外孙一起来到工厂。好多工人看到他都很高兴，一次又一次地把造万吨船的消息告诉他，他的徒弟们都跑来向他问好。往日来时他都是详细询问各方面情况，可是今天他只答应着向他们招手点

头。大家一看老人家的举动，就明白了他的心事。

总支书记刚和来要求千万吨船的工人谈完话，老人走进来了。

“啊，徐师傅来啦！”总支书记忙迎上前去让了座。

“真巧，你在家，幸亏我来得早，不然又遇不着啦！”没等书记问他，开口就说，“书记同志，我来没有别的事情，听说工厂要建造大船，是吗？”

“对！我们就要建造万吨船了！”总支书记还没有来得及把情况详细地告诉他。老人家就把自己的打算说出来了。他坚定地說：“我决定不养老，要来厂干活。”

“那怎么行，你这么大的年纪了，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吧！”

“不行，看我老了，不相信我？”

“不是，不要误会，你这种精神很好，但总是岁数大了，身体不给你作主，好好休息，这也是党交给你的任务。”

不知费了多少口舌，解释了多少次，才勉强说通了老人。

“书记同志，我还有一个要求，可让我经常来望望。”

“好，那当然好极了。欢迎你来指导。”老人依依不舍地走出了办公室，可是他没有回家，一直来到了现场，又做起他多年的检查技师工作。

为万吨巨轮贡献出点力量，这几天在干部中也议论的特别热烈。人人向往大船，都盼望艰巨的任务落在自己的身上，把担当万吨巨轮的任务看成是党对自己的考验和最大信任。建造工

段长孙万祥同志，这几天感情非常激动，心緒如麻。他担任建造五千吨貨輪时，船台周期比上海江南造船厂制作同类船只落后了二十二天，誰一提起这件事情，他臉馬上就紅起来，低下头去，感到难过和自責。他認為建造万吨船的任务不能再讓他担当了，觉得自己沒有給車間、工厂爭光。但是，他又暗暗地表示决心：江南造船厂兄弟們能創奇迹，我們就不能嗎？不，完全可能。假若这次建造万吨船的任务要我担任，我非超过江南造船厂五千吨貨輪的船台周期不可，就是火焰山我也要飞过去。孙万祥的雄心沒有对任何人講过，說出怕別人諷刺，說怪話。想和別人談談自己的心事，老是沒有机会。一天他到車間主任办公室办事情，恰巧遇着李同仇副主任在屋，他不知怎的喊了一声：“李主任！万吨船什么时候开始建造？”

“怎的？”

“不怎的，打听一下。”

“是不是你想担当这个任务？”

孙万祥笑了笑不好意思地說：“只要领导相信我，当然高兴干啦！”

主任办公室的門“吱啦”开了。“啊！老孙，你在这儿，可把我找坏了，滿厂找个遍，連个影子都不見。你去看看那段活怎么办？”

“你快去吧，等到时候再研究你的意見吧！”孙万祥嘴里不說，心里正在不耐煩，什么时候来找不好，偏等这个节骨眼，不然，我也得好好談談。他不高兴地走出办公室，解决问题去了。

沒有得到肯定的答复，心不“死”，当天晚間他写了一份决心书，次日清晨带着决心书，来到总支办公室，把几天来的思想情况和願望詳細地向党总支書記說了一遍。書記微笑地对他說：“你这种精神很可貴，共產黨員應該有这样气魄。我把你的意見轉达給总支委員會，待研究时，考虑一下你的意見。”

孙万祥从兜里掏出一封信，把它交給書記說：“好，我走了。”

孙万祥走出門后，書記打开信一看，上面写着：

总支書記轉总支委員會：

我担当五千吨貨輪建造任务时，在船台周期上落后了一步，我应作深刻的檢查。为了学先进，赶先进，超过先进，力爭上游，請党組織相信我，把万吨巨輪的建造任务交給我吧！我有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羣众，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能在建造祖国第一艘万吨巨輪上付出一点劳动，是光荣的，若有点創造性劳动那就更有意义了。多少人象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自己能干万吨巨輪的活。共青团員卢全禹同志不知想过多少个夜晚，絞尽了多少脑汁。有一天問他爱人：

“你說我們工厂建造万吨大船，我能不能干得着？”

“那誰知道！我也不是你們車間的主任和工段长，問我不如問你。那就看你們小組平常干活怎样了，是先进小組就有可能。”

“謝謝你的好心。若是有干这份活的福，你可得帮帮忙。”

任务沒有到手，連覺也睡不好。他在梦中接受領導分配的任务，在大会上表示决心，要以冲天干劲和創造性劳动和对船一

工段开展友誼竞赛。正干得热火朝天，一使勁，用力一錘，惊醒了。醒来一看，原来是一场大梦。

天已經快亮了，卢全禹起身吃完早飯，走到工厂，就对小組工人說：“千万吨船有希望了，我可不是迷信，昨晚做个梦有个‘喜兆’，万吨船給咱們干了！”

王师傅插嘴說：

“卢全禹呀！你真是做梦娶媳妇，淨想好事情。”

卢全禹認真地說：“今天可以叫工段长去打听千万吨船的消息。我一定把現有的活干好，用实际行动来爭取。”

建造万吨級大船，怎能叫人們的心情平靜下来呢？能建造这样大船对我們工人來說，真是天大的美事，也是艰巨的任务。万吨船用的材料是从來沒有用过的合金鋼板，性能掌握不住，硬度太强，技术要求高，各种設備能力不够，工作面积仅有需要的三分之一。几年来党的培养，苏联专家的帮助，虽然积累了一些經驗，但和今天这个技术尖端产品要求来比較，还远远不能适应。仔細一想，真是困难太多了。有些人害怕完不成任务，轉喜为忧，消极因素滋长起来了。

党組織預料到：高热之后会产生这种情緒。根据暴露出来的思想情緒，向全体职工作了报告，說明国家一日千里的发展，国外貿易不断增加，沒有运输工具，特别是船只，困难就更多了。为确保国民經济計划順利地完成，必須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我們国家每年租用外国船只的租金达几亿元，能买三、四十只万

吨巨輪。这对我們这一穷二白的国家是多大的一笔資金。帝国主义国家还想用禁运来看我們的笑話，資本主义国家也想乘机敲我們的竹杠。社会主义各国尽了全力无私的帮助，也不能滿足我們这样大的国家的需要。形势是逼人的，摆在我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条路是強調困难，被困难吓倒；另一条路是發揮共产主义风格，克服各种困难，把大船制造出来，不辜負党和国家对我們的希望和信任。

一些人是处在喜忧交織的心情中，想到这些，就不自觉地回忆起党几年来的培养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共产主义风格，在每个人的思想里旋轉着。最刺人心弦的是日本侵略者被最后赶走时还說：“中国人別說造船，就是白給一只大船也不会使用。”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和咒罵！

老工人林鈞廉在务虛辯論会上說：“为了中国人的名譽，国家的光彩，凭我这把老骨头也要爭这口气，叫那吃人的魔鬼，看看站起来の偉大中国人民吧！”

辯論会上有的人提出了各行各业創造奇迹的事实，更加坚定了造船工人們的信心和力量。大家都一致的問道：“我們不是和別人一样嗎？人家的困难也并不比我們少，人家能做到的事，为什么我們做不到？是觉悟低嗎？不是。干劲不足嗎？不是。是技术能力差嗎？也不是。究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对船一工段赵瑞泉同志发了言，他說：“我看，是咱們的思想还没有解放，所以才沒等干活就害怕起来。就是这种思想阻碍了咱們敢想敢做，阻碍了我們前进。”

大家一听，都说：“说的对，有道理。”共同的结论是：只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党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智慧，就能够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经过辩论，统一了认识，建造万吨船的职工们用诗歌写下了英雄的誓言：

英雄不怕万重难，
技术革命闹翻天。
建立功勋万吨船，
造船史上争领先！

一场规模巨大的生产战斗即将开始了。完全可以相信，造船英雄们能以革命的精神，英雄的劳动，冲天的干劲，为祖国造船事业创出奇迹，在祖国造船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群众的智慧

船体車間 供稿
照 坤 整理

建造万吨远洋貨輪的消息，象长了翅膀，很快地傳遍了全厂。干部和工人都紛紛表示态度，要在建造万吨輪上貢獻出自己的力量。船体車間的工人，更是跃跃欲試，他們决心要在我国首建第一艘万吨輪上为祖国爭光。建造万吨大船，这确是一件大事。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的几十年里，只有江南造船厂在一九四八年建造过一艘排水量三千多吨的伯先号，要想造万吨船舶，真是做梦也不敢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九年，不但建造了排水量七千多吨的油輪和排水量八千多吨的貨輪，而且要建造排水量两万一千多吨的远洋貨輪，这是祖国造船事业迅速发展的成果，这是造船工人多年的理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实现。怎能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船体車間李副主任这几天在工作之余常常沉思着。他感到船体車間能够担任祖国首建第一艘万吨远洋貨輪的任务，这是造船工人的光荣，是党对他們的信任。但同时也使他感到任务的艰巨。党指出，万吨远洋貨輪，是技术尖端产品，要按照党的总路綫的精神，在我国造船史上創造新紀錄。他們应该怎样完成党交給的任务呢？船体車間应该用怎样的行动来响应党的号召，用最快的速度造出万吨船呢？他几次考虑到苏联专家依夫奇金同志介紹过采用三島式造船法，可以加快造船的速度、縮短船台周期的意見。可是在祖国首建第一艘万吨船上，是不是可以采用三島式建造呢？原始資料只有一份简单的专家发言記录，提出来是不是能得到支持？有无把握？出了問題又怎么办？这些問題又在他的脑海里糾纏着。

全民大跃进，以雷霆万鈞之势在督促人們前进，鼓舞着人們前进的信心。船体車間的全体工人同志們經過全民整风运动和党的总路綫的教育，思想觉悟不断地提高，他們决心把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貢獻給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但他們也知道建造万吨船不是輕而易举的事，这是全厂的任务，需要大家协作。特別需要技术科作出先进的技术方案。

用什么样的方法建造最快、最好呢？一天晚上，李副主任留在办公室里，桌上摆着万吨船的安装工艺图。他手里拿着一支鉛笔在另一張紙上画着簡图，发现苏联原有的分段完全适合三島式建造，計算了一下，三个区域劳动力差不多，三个月就可以結束船体工程。这一新的发现，促使他进一步考虑采用三島式

建造的优越性。

第二天,李副主任来到車間,請来了建造工段长孙万祥和工艺組长郭之笏,把自己的想法向他們作了介紹,同时把图紙摊开来說明三島式从哪几段先开始等等。

他們两个人听到李副主任的介紹后,都認為采用三島式建造方法快,是一件技术上的革命。因为它等于干三个塔式,同时向九个方向伸展,劳动力可以充分使用。但是,要在我国首建第一艘万吨船上就采用新的建造方法,又誰能預料到会遇到多少困难呢?

郭之笏在心里琢磨着:第一条大船就用三島式可得考虑考虑,我負責这船的工艺,是否太冒險了,不能草率从事……。

孙万祥,是工人出身的建造工段长,干船台上的活,已經有十七年的历史了,在党的教育下,經過长期的劳动积累和刻苦的钻研,他不惧怕任何困难,他参加过四千五百吨油輪和五千吨貨輪的建造工作,都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給他的任务。这次,他也将是建造万吨船的主将,他考虑到,万吨貨輪虽然是技术尖端产品,只要本着敢想敢做的精神,是可以采用三島式建造法的。但是……

李副主任看到这种情况,他深深地感觉到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单薄,在建造第一艘万吨船上要采用三島式建造,沒有船台上这些能手的支持,沒有更多的技术人員的协作,是不可能實現的。同时他也深深地認識到要在技术上进行革命,光凭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須要有科学的分析。于是李副主任便向孙万祥、郭

之笏等解釋着說：“今天先不作決定，等大家都很好地考慮一下，再研究。”

在第一艘萬噸船上就採用三島式建造的方案，李副主任仍然在繼續堅持着，他想，三島式方案是符合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精神的，黨和群眾會支持這個合理化建議。

當天下午，李副主任向車間黨總支匯報了生產情況，並研究派人去上海江南造船廠學習五千噸船建造和低合金鋼冷加工的經驗。

原來在全民大躍進中，大連造船廠就喊出了“學江南、趕江南、超過江南”的口號，在這個口號里，不但包含有互相促進，互相學習，共同提高的精神，而且也有互相支援，一定要壓倒英國，趕過日本的含義。到上海江南造船廠學習的重大意義也就在此。

在決定了這些問題之後，李副主任又把在第一條萬噸船上採用三島式建造的想法提出來了。

黨總支很重視李副主任的意見，並鼓勵他說：“只要符合質量高，成本低，速度快的要求，按照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精神辦事，黨會支持你的建議，群眾也會支持你的建議。但是，在技術改革中，一定要經過慎重的考慮和細致的分析，才能夠做到有備無患。”黨的鼓舞使李副主任更加堅定了他採用三島式方案的信心。

為了更好地貫徹執行黨的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綫，在車間掀起更大的躍進，黨總支決定召開總支擴大會議，組織幹部務虛。在辯論會上，總支書記首先對目前形勢作了說明，

接着提出討論的四個內容：一、要不要爭上游；二、能不能爭上游；三、能不能超額完成躍進計劃；四、明確車間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方向。

問題談論得很熱烈，首先肯定，一定要爭上游，保證超額完成躍進計劃……慢慢的話題就轉到萬噸船的建造問題上去了。

李副主任說：“要完成或超額完成躍進計劃，在我們車間關鍵問題在於萬噸船年前能不能下水。”

他的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大家都下定了決心，要力爭上游，大鬧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最後總支書記在結束時說：“有黨的領導，再能充分發揮群眾的智慧，躍進計劃就能夠實現。”

散會後，總支書記留下了孫萬祥，徵求他對萬噸船採用三島式建造方法的意見，孫萬祥肯定了採用三島式建造方法的優越性，同時也提出了在具體進行中會遇到的很多困難。

“任何新生事物的誕生，總是有困難的。但物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發動群眾想辦法，沒有什麼可怕的，這是共產主義者的風格。造萬噸船可以走我們的新路，不必跟着人家走。”

黨總支書記的一席話給老孫鼓起了勇氣，孫萬祥一面聽着，一面點着頭充滿信心地說：“好吧！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在造船史上開辟新的道路。”從此他就常常在想，並找別人研究在萬噸船上採用三島式建造的辦法。

時間過得很快，二十多天過去了。以車間薛副主任、孫萬祥等組成的學習小組，從上海江南造船廠學習經驗回來了。在廠部和車間傳達了江南造船廠的經驗，介紹了他們僅用八十三天的

時間就建造成五千噸貨輪的技術革命措施。這件事引起了全廠職工的重視，都紛紛表示，一定要在萬噸船上力爭上游，趕上江南，並超過江南！孫萬祥更是在心裡鼓起了一股勁。

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工廠里的生產躍進運動，象大海里的波瀾一樣，一浪高過一浪。建造萬噸船的消息更加振奋人心，就在这人人鼓干劲，个个爭上游的時候，組織上讓李副主任再次請孫萬祥、郭之笏等研究在第一艘萬噸船上採用三島式建造方案，多多听取群眾的意見。採用三島式建造的建議，在車間的基層幹部中統一了意見。李副主任代表車間向廠黨委表示了決心，要在第一條萬噸船就採用三島式建造，保證躍進計劃的實現。

廠長聽到了車間的建議，大力支持，並指定技術科派人協助車間研究三島式建造方案，以便作出決定。

這幾天來，技術科的工程技術人員們也沒有平靜過，他們也以興奮、激動的心情考慮着如何完成建造萬噸船的艱巨任務，考慮着用什么方法建造才能又快、又好、又省。當然三島式的建造法也成了他們的議論中心。三島式有無把握？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研究，但是都沒有定下來。顯然，從技術出發，他們考慮的問題要比船體車間工人考慮的更多一些，也更細一些。

車間根據黨總支的決定，又召開了技術革新會議，出題討論了三島式建造方案，技術科也派人參加。有些問題有爭論，但大多數都同意採用三島式建造。車間黨總支決定支持採用三島式建造的建議。

接着技术科就召集車間和有关科室人員开会討論万吨船建造方案。

二

在六月末的一天上午，李副主任、孙万祥、郭之笏三个人代表船体車間，来到技术科办公室。

这是一間四壁油漆很雅致的房間，四周坐着七、八位技术科、生产科、机动力科、基建科的工程技术人员。他們三个人进到室内后和在座的同志們握手打招呼，大家在閑談着，有一位同志朝着李副主任他們三个人喊道：“老李，万吨船要开工了，这一下要看你們車間的干劲了！”

李副主任微笑着說：“哪里話，这是全厂的大事，我們的干劲虽然有，但还得靠大家的支援和协作哩！”

主持会议的是技术科长，他一开始就开门見山地提出：“建造万吨船就要开工了，今天請大家来研究建造方案，希望同志們根据党的总路綫的精神和我們厂的具体情况，来选择采用哪种方法建造比较好，希望大家多发表意見。”

这时由技术科的同志将事先拟制好的塔式建造法——苏联原设计的建造方案，和除去尾部四段的两島式，以及作业区布置图在墙上挂起来了。接着就有一位同志发言，他冲破了会場上的沉默說：“万吨巨輪在我国是第一次建造，根据技术设计說明书，万吨船技术复杂，要求高，又是低合金鋼，加工沒經驗，因此采用苏联原设计的塔式建造方案是比较适宜的，技术问题也很

容易解决，質量有保証。至于第二方案主要是根据車間意見結合基建的具体情况而拟制的。根据基建科的意見，第三船台要到八月初才能完成水上部分的一百六十公尺工程；其余部分尙未动工，吊車道也沒有接长，第三船台北面渤海工程局尙在占用，一时讓不出来，再就是万吨輪的前后立穩尙未定到貨……根据这些情况，如采用两島式或三島式建造都是比較困难的。所以我的意見最好采用塔式建造法。”

建造万吨船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每一个人都感到責任的重大，而且三島式建造法又从来没有采用过，所以参加会的大部分同志都認为他說的有道理，在交头接耳的互相交換意見。

船体車間三个同志也在交換意見准备发言，从他們的面部表情来看，他們是要提出一些新的見解来的。

技术科长坐在轉椅上，右手在小本上不住地写些什么，一面說：“希望船体車間的几位同志多发表意見，建造方案是要船体車間的同志們具体貫徹执行的。”

李副主任代表船体車間发言。他說：“我們車間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建議要在第一条万吨船采用三島式建造。”他一面談着，一面走向挂图边，手中拿一支鉛笔在挂图的方案上比划着，解釋三島式如何进行……

他說：“我們車間为什么要坚持采用三島式呢？第一，我們認为采用三島式建造可以充分使用劳动力，船台周期可以縮短；第二，船台及周圍作业面积一时不能滿足生产要求，我們可以推迟鋪底，而且現在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我想渤海工程局所担

当的第三船台的工程一定也会跃进的；第三，施工图纸未到，钢材不齐，开工日期就要推迟，若不采用三岛式建造，万吨船年底下水的保证就要落空。”他简单有力地叙述了车间的意见。

会场沉默了一阵，接着又活跃起来，大家在考虑着这两方面的针锋相对的意见，彼此在交换着意见。

技术科长觉得车间提出的意见也有道理，望了望大家说：“车间坚持采用三岛式，大家可针对这个问题谈一谈。”

有些工程技术人员听了李副主任的意见以后，也认为采用三岛式建造速度可能快，但是这种方法没有用过，又没有资料参考，如何保证大船质量，必须有具体措施。于是提出问题说：“三岛如何定位？”“岛与岛之间最后怎样插入安装？”“船底变形串角怎么办？”又有的提出：“船底焊接后要变形，岛与岛之间可能出现凹凸的波浪，如果连接成了问题，不能保证质量，订货主提出大返工怎么办？”还有的提出：“各岛的帮板都是各安各的，我正怎么进行？焊缝可能错开，如果……”有一位过去去过日本的技术人员也提出反对意见，他说：“日本造船工业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了，可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和直到现在杂志上我都没见到他们采用三岛式建造。三岛式建造能行吗？我怀疑，我反对采用三岛式建造的建议。”

会场上，你一言他一语，对三岛式建造方案不断地提出问题 and 疑难。

船体车间的三个代表，听了大家的意见，也感到问题很大，并且感觉到技术人员想的问题很多很细致，有些问题，过去他们

还没有考虑到。因此，觉得这些疑问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益的，促使他们更仔细地考虑一些复杂的技术问题。只有冲天的干劲是不够的，必须把干劲和科学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

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对提出来的疑问和难题不能一一答辩，感到很为难。但是他们坚信采用三岛式建造是符合党的总路线的要求的。他们想到党对他们的鼓舞和支持，他们想到造船工人们的冲天干劲，他们在困难面前并没有被吓倒，相反地信心更加坚定了。

李副主任坚定地站起来说：“我们对同志们提出的这些问题非常感谢。要在祖国首建的第一艘万吨船上采用三岛式建造法，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但是我们相信，有党的领导，有造船工人的无穷智慧和冲天的革命干劲，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同志们提出的一些疑难问题，我们要带回去很好地研究，它能帮助我们在战术上重视困难，我们非常感谢。更希望大家帮助我们寻找答案，解决这些理论问题和寻找科学根据。至于谈到日本的造船，由于我没有到过日本，不便发表意见。”

面对着这个局面，有一位工程师又提出了折衷方案——采用二岛式建造法。

孙万祥和郭之笏两同志接着说：“二岛和三岛工艺相似，但没有三岛好，尤其是留下尾部几段不安装，也不能达到快的要求。”

船体车间的三个代表仍然坚持着要采用三岛式建造方案。

远远地传来了下班的钟声，一场未结束的辩论不能进行下

去了。技术科长說：“今天不作結論，分头准备意見，車間方面可以把三島式建造方案提出来，下次再討論。”

下午，李副主任、孙万祥和郭之笏向車間党总支汇报了會議的情况。

党总支書記很关心地听着他們的汇报，以安慰的口气說：“他們提出的那些意見很宝貴，可以使我們在制定措施时考虑得更周全些。反对的意見也是意料中的事，新事物总是在和困难作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有困难就沒有办法了嗎？不要紧，有党的支持，我們可以向車間的老工人、全体职工請教，請他們想办法。我們要永远記住党告訴我們的一条真理，这就是：千条万条党的領導第一条，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这是我們工作上的法宝，有了它，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党的鼓舞，使他們三个人更加积极地去进行准备工作。

三

根据車間党总支的指示，李副主任又在車間召开了一次有老工人、干部、技术人員参加的座談会。他简单地介紹了一下在技术科开会的情况，請大家对万吨船采用三島式建造法提出意見。

技术員乔宝綬說：“只有采用三島式建造法，才能在今年把我們的船台周期超过英国，赶上日本。”

老工人們也都說：“我們能采用三島式建造，虽然沒有多少书面資料，但路是人走出来的，党告訴我們，別人能干的我們也

能干，別人沒有干过的我們也一定能干出来。”

· 認識一致了，接着就开始研究分析各种疑難問題……

大家在看圖討論如何分三島？怎么插法？有些同志感到船底上下齊縫施工不便，一公尺半的船底插不下。每個人都在畫着、比着手勢在考慮。

喬寶綬同志考慮了很久說：“辦法有一個，但要修改技術設計的分段工藝，不知行不行？”

大家都在興奮地看着他，等待他的下文。

李副主任說：“只要不影響船體的結構強度，我們可以進行修改。”

“我的意見是，如果將雙層底的結構分段處改為階梯形，這樣最後一段插入就方便些，施工起來容易。”喬寶綬一面說一面畫出草圖。

大家頓時都很高興地說：“對！好辦法。”

會場的空氣活躍起來了，接着對其他的問題，同志們不斷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辦法和措施。經過幾小時的座談，大部分疑難問題，都找到了解決的辦法，真是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李副主任的心情感到十分愉快，使他進一步体会到：黨的領導和羣眾的智慧，是克服一切困難的原動力。他把會上的初步收獲向黨總支作了匯報。黨總支的意見是要進一步依靠羣眾，在解決具體技術問題時，要多方面鉅研，多方面考慮，並指出最近黨委決定要在全廠舉辦大鬧技術革命夜市，可以把這些疑難問題寫成課題，組織大家來攻打。

在六月末的一天下午，下班的鐘声响了，造船工人們結束了一天緊張的勞動，臉上挂着汗水，手里拿着圖紙夾、工具，從船台上、胎架上、停泊在碼頭邊的各种船隻上……从各个工作場所走向休息室去，在歸途中三三兩兩地在交談着，关于当晚工厂举办技術革命夜市的事情：

“听说夜市規模很大，很熱鬧，有不少玩藝。”

“怎么不是，这次要檢閱一下我們造船工人的智慧，几个月以来的創造發明都要摆出来，东西很多，可够咱們学的。”

“今天中午工会組長报告我，說是建造万吨巨輪有不少課題，要咱們开动脑筋想办法呢！”

“苏師傅，你准备攻打多少？”

“这么多的課題可够吃的，等会去看看，合适的話拿几个試試看。”

工人們匆匆忙忙地脫下了工作服，去浴室里洗淨了身上的汗水，穿上了整潔的衣服，拿着飯盒，三五成群，兴趣濃厚地趕向夜市。

工厂中心区，紅旗招展，老远就看到三层樓的建築物牆壁上悬挂着紅地白字的巨幅標語：“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前进”，牆上、画廊兩旁，到处都貼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运动”“树立敢想、敢說、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等標語口号，道路兩旁摆滿了工人們革新創造的工卡具、土設備，牆上挂滿了五顏六色的說明和图表，真是琳瑯滿目，美不胜收。人們在拥挤着，仔細地參觀每一創造的成就。每个車間都有自己的

地区，鑼鼓声、音乐声，比赶庙会还热闹。赶夜市的人圍繞着每个摊头靜听着創造者詳細地介紹自己革新物的用途和方法，有的拿出小本子記載着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看！那儿怎么吸引着那么多人？走，咱們去瞧瞧。”

“啊！原来是船体車間的技术革命关键課題台。”

三島式建造的立体图高高地挂在那儿，三島式的縮形以立体形式立在造船台上，用大字清晰地写着許多課題，車間几个技术人员在忙碌着，有的在解釋課題的内容和要求解决的問題，有的在接待搶課題的人，发給标有課題内容的美丽的书签，并在登記簿上写上姓名。

一批又一批，成百成千的造船工人，被建造万吨巨輪上的課題吸引住了，他們决心攻克关键課題，在我国首建第一艘万吨船上立功。

“同志，我要三十六号課題，还有三十七号。”

“老周，給我二十九号，三十八号，四十号。”

“老周，我也要二十九号，三十八号，还有三十七号。”

不到两个小时的工夫，几十个課題都有了主了。

“书签不多了，姜主席再拿二百来，每个課題都可以吸收更多的人来攻打。”李副主任喊着。

每个人經過課題台，都沒有空手而归的，他們回到家中，就拿出課題来揣摩着想办法。

第二天，船体車間在露天半成品倉庫設立了諸葛亮茶館。

下午下班的鐘声剛响过，錾工、电焊、儼装、冷热加工、放样

等各工种的老工人、青年工人、干部、技术人员都齐集诸葛亮茶馆，根据车间提出的课题分类组成几个小组，大家随便的坐在一起，喝着茶水，一边说着一边画着，畅谈自己的意见，有的在争论，有的在谈笑。这样继续两个夜晚，车间把每个人的意见都作了整理归纳，作为总支解决问题的依据。并根据这些意见，交由李副主任、孙万祥、郭之笏等同志起草三岛式建造方案和工艺规程。

紧接着又在全车间开展一个对万吨轮建造方案、设计的大鸣大放辩论会，建造方案草案、图纸、工艺规程等全部交给群众审查。

孙万祥、郭之笏两同志负责组织工人学习图纸，向工人讲解三岛式建造方法和工艺规程。

造船工人们都以主人翁的态度一面学习着图纸和工艺，一面出主意想办法，解决三岛式建造方法中的一切关键问题。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那些反对采用三岛式建造的人们所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都一一被造船工人们攻克了。根据大家的千万条妙计，解决具体技术问题的措施方案编制出来了，估计只要七十二天就可以结束船体建造工程，而焊接装配方面，也仅要八千平方公尺的作业面积。

静静的夜晚，车间主任办公室的窗口还透着明亮的灯光，李副主任结束了三岛式建造方案的审查工作，他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喜悦的心情流露在那戴着眼镜的眼珠上，他小心翼翼地收拾着各种草图，把它放到文件柜中，穿上衣服，步上归途。美丽的

月夜显得格外可爱，清凉的微风吹拂着，使他的精神格外爽朗。在路上他回想起前些日子，真是感慨万分。当初提出三島式建造方案时，許多技术問題自己也不知道怎样解决，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群众的智慧，没有群众的支持，即使有再美好的方案，也不过是一紙空文，只有把这些疑难問題交給群众去討論，相信群众的智慧，美好的願望才变成了现实。

党时刻教导的：千条万条，党的领导第一条，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这真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毛主席一再教育知識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結合，这一真理再一次得到了証明。他深深地感到自己要进一步和工人結合，要不断地去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知識貢獻給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

四

七月中旬的一天，厂部决定由郑副总工程师主持会议，再次討論万吨巨輪建造方案。这次船体車間李副主任、孙万祥、郭之笏等人都胸有成竹，带着党对他们的支持、带着来自群众中的千条妙計，以輕松的步伐进到會議室。寬大而明亮的房間里，坐着有关科室、車間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員。上次参加会的工程技术人員也在座。

郑副总工程师讓車間代表先发言。他們滿有把握地将有关三島式建造方案的各种图表挂在黑板上。

李副主任手中拿着提綱站在黑板前面，一面看着图表一面

用鎮靜响亮的語气，向參加會議的同志們詳盡地介紹了三島式建造方案，尤其着重講述了为什么要采用三島式的理由，以及施工中的一些技術上的措施辦法，焊接裝配面積的安排，更改原設計節約鋼材的情況，建造進度的初步計劃，并特別強調采用三島式建造可以在幾個方向同時進行施工，比塔式建造只能三個方向進行施工要快得多，七十二天就可以結束船體工程。將近一個小時的說明，引起很多新參加會議的同志們的興趣，他們都以好奇的眼光看着船體車間幾個人，好象是說：真是敢想敢做。

在休息時間，大家都跑到圖表前去觀看，圖右邊是日期，左邊是勞動量，中間各種方格代表安裝次序。不知哪個說：“好得很！一目了然，這張圖紙就是一個革新。”大家在交談着。

接着開始討論。

劉工程師站起來說：“采用三島式施工可以加速建造的進度，但是這條船是低合金鋼，而且多是要求冷加工，不知鋼板加工能不能供應得上？”

想不到劉工程師又提出了新的問題。他講的也確是目前的現實存在的問題。

李副主任不慌不忙地接着說：“這個問題我們車間也初步考慮過，工人同志們正在設計輸水壓機，并廣泛使用頂床，滾平床月底還可以有一台新的投入生產，而且工人建議凡是滾彎的鋼板都無需先滾平校正，直接送滾彎，這就可省一道工序，這是一個好建議。我們車間的工人已經經過多次的討論，都有信心保證按三島式建造的要求來供應原材料，決不影响下道工序。群

众的力量是可靠的！”

接着又有一个工程师发表意見說：“我不反对三島式建造，但有几个問題怎么解决，如三島工作量是否平均？三島的基綫、木堆下沉的不一致怎么办？首尾上翹怎么办？”

李副主任、孙万祥、郭之笏三人分別答复了他所提出的疑問。

問題已經摆得很清楚了，車間工人和技术人員的这些經過了仔細准备所提出的科学根据，解决了一些人的疑慮，使他們感到三島式有把握了。于是，技术科长站起来說：“我同意車間采用三島式建造方案，这是符合党的总路綫精神的。”

會場上已再沒有公开反对三島式革命措施方案了。迷信书本知識和迷信資本主义国家造船技术的人們是不是真正心服口服了呢？还有待事实去証明。

最后郑副总工程师在會議結束时說道：“采用三島式建造，在国内是創举，看来，提出三島式建造方案的同志們是那样的大胆，而且又把大胆的创新和冷靜的科学分析紧密地結合起来了，这种精神是可貴的。我們要支持这种大胆的尝试。相信船体車間职工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干出更好的成績来。我把今天的會議情况向厂长汇报一下，車間可先按这个方案进行准备工作。”

一天晚上，厂长召集了全厂的生产會議，专门討論万吨巨輪的建造問題。所有科长、車間主任、室主任、工程师都参加了这次會議。厂长首先发言，指出：“万吨巨輪的建造是我国造船史

上的一件大事，能造这样等級的船只，是我国造船工业发展的具体表现，我們担负起这个重大的任务，是我們厂全体职工的光荣。船体車間职工响应了党的号召，在建造万吨船上提出了革命的方案——三島式建造法，船台周期縮短为三个月，这是大胆的倡议，每个人都应关心这件事，重視和支持船体車間完成这个創举。現在由船体車間介紹他們的方案，涉及到各單位的问题，要求各單位記下来研究解决。”

厂长簡明而扼要的講話，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里。

李副主任有条不紊地在会上汇报了三島式建造方案，生产进度，采取的措施以及現存的问题和要求。

厂长仔細地听着汇报中的每一句話，并把重要的问题記錄下来。汇报完后，厂长主持討論，分析问题的重点，把該处理的问题當場責成专人负责，限期解决。

最后厂长說：“船体車間这个革命方案是冒险嗎？也可以說是冒险！但我們不怕冒险，我們的这个冒险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也不是盲目的，是經過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多方面考虑想办法制定出来的革命方案。党委对这个方案作了几次討論；我認为經過几次辯論是极为有价值的，党委决定采纳船体車間提出来的在万吨船上采用三島式建造方案。但是大家要認識到，万吨船要在‘十一’前鋪底，年前下水，在实际工作中也还会遇到困难，党委相信，只要能充分地发动群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三島式建造方案胜利地被批准了，这給了船体車間工人們

莫大的鼓舞。理想将要付诸实现了，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同时他们也考虑到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揭开祖国造船史上光辉的一页。

我們爭得了時間

放樣工人 王玉盃 韓 丁

建造万吨級遠洋貨輪的消息，象閃電似地傳入人們的耳鼓。放樣工段工人們都以一種急切的心情，盼望着万吨船的圖紙早日到來，好在祖國首建第一艘万吨船上立功，為祖國爭光。

放樣是造船的第一道工序，是造船交響樂中的第一章，放樣工人們都以十分興奮而激動的心情在進行着万吨船的放樣準備工作。黨委和總支對枕戈待命的放樣工人寄託了很大的希望，這第一樂章演出的成功，無疑會為整個音樂會的演出創造出熱烈的气氛。

造万吨輪的任務下達後，黨支部立即根據黨委指示精神召開了大工匠會，研究到底需要多少天，綫型才能放完。六級工人周福田在考慮着：万吨船比五千噸長了六十多公尺，五千噸綫型放樣足足用了四十六天，万吨船至少也得五十六天。這時，工段長徐元茂不緊不慢地說：“五十六天的期限和祖國一日千里的躍

进形势有些不相称吧？眼看着别人都乘火箭奔向前去，我们能够甘心落在后面吗？修理一千二百匹马力样板，我们说得一个月，可是不少人却提出力争半个月完成，结果呢？十八天就完成了！我们应该看到人的作用。”

接着人们就议论开了，有的提：五十天、四十天、三十五天，人们一边解释自己的根据，一面分析着情况，就象海上波浪一样，一浪压过一浪，一浪又比一浪高。

三十五天，这已经是壮着最大胆子提出来的。可是，支部书记仍在鼓励着大家说：“党委决定万吨大船要在年前下水，向元旦献礼，三十五天期限比五千吨轮放样的日期是大大地缩短了，但这还满足不了形势对我们的要求。为了保证万吨船早日下水，可不可以按每道工序逐步地算算细账，再争取几天时间？”一阵沉思。最后，徐万社提出：一定响应党的号召，三十天完成任务。大家同意了，于是放样的日期就这样初步地定下来了。

在前进的洪流中，敢想敢干的人们总是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犹豫、徘徊的人也决阻挡不住洪流的奔腾。三十天的期限就到了顶点了吗？不，决不会。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本着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精神，保证更快、更好地完成万吨船放样任务，党支部决定发动放样工段工人继续辩论。

在辩论会上周福田说：“三十天的速度够快啦！连号称造船王国的日本也办不到，万吨船比五千吨轮长了六十多公尺，要想

画一条綫也要比五千吨輪多压一根压条。”有的人听周师傅一講也觉得有些道理，都沒有吱声，会场里顿时显得特別肃靜，每个人急促的呼吸声都能听到。

这时，支部書記看了看大家便說：“如果我們大家都能發揮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大鬧技术革命，日期能不能再縮短呢？”共青团員李同弼和坐在旁边的团小組長王宗魁嘀咕了一頓，又轉身問了問王师傅，大胆地說：“在建造万吨輪上，我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里，我看咱們只要六十天就可以了！”

有的师傅觉得这个小伙子是在凭着一股热情乱放炮。就基綫三天、格子綫四天……算了一笔細賬，結果就是三十天也要紧着点干。这样二十天期限就站不住脚了。但是坚持二十天的工人們并不放弃他們的打算。时針已經指到十点，他們要求明天再辯論。

会散了，工人們还在繼續談論着，支部書記又鼓励又启发地对大家說：“你們想压倒英国的雄心和願望是可貴的，但綫型放样的任务是客觀存在的，单凭願望和雄心还不够，你們应多想突破难关的办法，主动爭取师傅們的帮助。只要有了好办法，二十天的日期老师傅們是会支持的。”这番話給小伙子們增添了新的力量。

次日早晨，工人上班一看，放样間四壁貼滿了标語，人們边看着边談。周福田和好几个人被一幅标語吸引住了，上面写着：

各位师傅听我言，

船底基綫是關鍵，
從前一圖是三天，
跃进旗下怎么办？

这幅標語掀起了周福田心头的波瀾。他想起了几天前技術員和他談过用經緯儀画基綫的方法，暗暗点了點頭，自忖道：难怪小伙子們昨天提出二十天期限。

在晚間的辯論会上，李同弼第一个发言，他兴奋地說：“我跟王師傅研究后，認為甲板拱結構綫可以不画，能够节省两个人十三天的劳动時間。”接着周福田提出：“用經緯儀画基綫，如試驗成功，过去三天的活，現在一个小时就可以干完。”在万吨輪上立功的急切心情，使不常講話的青年工人王錦祿也一反往常爭着发言，他說：“过去大工匠干活，小工匠站崗，今天可以把劳动組織改变一下，做到各尽所能，大家动手……。”

革命性創議如雨后春笋般涌現出来。放样各道工序的陈規旧律都遭到群众智慧的“大扫蕩”，工段长、組长周密地考虑了大家的意見，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和特点，划分了三个互助小組，分別負責首、中、尾部的放样工作。

新的改革得到了大伙的贊同，随后就三三两两地算开細賬，接着十八天、十六天、十五天相繼提出。党总支書記也参加了这次会，鼓励大家說：“党相信你們能說到就能做到，有革命的干劲加钻勁，就能够創造出奇迹来。开始时，十五天完成放样任务，我們想都不敢想，可是經過大家几次的辯論，充分的根据提出来了。但是，能够滿足嗎？技術革新的道路上是沒有止境的，能

不能为下道工序、为整个大船下水，再争取一分一秒时间，还要看同志们再进一步的努力。”话音刚落，大会便变成了三个一帮、两个一伙的小组会，经过充分酝酿以后，负责尾部的周福田小组，首击战鼓向负责首部、中部的石俊生、王福华两个互助组递战表，誓在万吨轮放样工作中立功，为祖国争光，坚决按照党的要求争分夺秒。

顿时，苦干加巧干，确保十五天，力争十三天的应战声此起彼伏。

放样工人们象小孩盼过年似的，终于盼到了六月二日，这是万吨船放样的第一天，为了早一分钟开工，很多工人天没亮就奔向战斗的指挥所——工段长办公室，准备投入战斗！

这些整装待发的战斗员，有谁能平静呢？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念头：如何实现自己的诺言，如何成为一个尖兵中的尖兵。离上班还有两个小时，工人都来齐了，在阳光充足、设备新颖的新建放样间里，一场向高、精、大尖端产品——万吨远洋巨轮放样的冲击战开始了。

用经纬仪画船底基线的办法大显神通，一条长达一百多公尺的直线不一会就画好了。第一个战役的胜利打开了通往全面胜利的广阔大道，更加坚定了工人們的必胜的信念。

个个精神奋发，有的点尺碼，有的搬着三十斤重的压铁稳健飞奔，有的压压条，有的描线，构成了一幅为万吨轮立功、为祖国争光、分秒必争的紧张劳动的壮丽图画。

从綫型放样的第一天起，我們的指揮員——工段长和組长就一面照顧全面，一面自己动手，由于他們深入具体工作，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也迎刃而解。

工段长和組长时时提醒大家要注意質量，指出工作中的点滴誤差就会給国家带来不可估計的損失。对祖国高度的責任感促使大家不仅要分秒必爭，也要厘毫必爭。在过去，有的工人一面干活一面嘮叨着：“差一寸不用問，差一丈能湊合上。”而今天做完的每样活都百分之百地达到了質量要求。老技師們都不住口地称贊：“我們的青年小伙子們真是好样的。”

二十四小时并不算短，时針还要轉两圈，但它对建造万吨大船的英雄們來說只不过是一轉眼的工夫。

昼夜苦战进入了第二天，在这些忙碌的人們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徐万社，在整风前对为谁劳动認識不清，干活吊儿郎当，說說笑笑、打打鬧鬧的，两天的活，他能干成三天。在整风运动中他收到了几十件礼物——大字报。在万吨輪放样中他表示决心要和大家并肩激战，晚上干完二班后他回家倒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过去的事象演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他的脑海里出現了。他越想越后悔，越想越激动，躺不住了，他翻身跳下了床，又跑到工厂，把自己干的活又一一向白班工人交代一次，惟恐由于自己的粗心造成返工，影响进度。徐万社的轉变給了大家很大的鼓舞。在这一日千里的大跃进中，不甘落后的人們都赶向前去了！

經過几个战斗的黑夜和白天，昨天还在藍图上的图样，現在

已經顯現在淺灰色光滑的地板上。但進度還不夠理想。

工段長徐元茂把幾天來的情況向黨總支作了全面匯報，黨總支建議召集一次現場會議。

在現場會議上，工段長把幾天來的工作作了簡單的說明，接着就指出：“今天是苦戰的第八天了，可是任務完成的還不到百分之五十，這樣十三天就不能完工了，大家看看怎麼辦？”

共青團員石俊生和組內工人商量了一下，便採用了先發制人的戰術，向負責尾部的周福田小組提出了挑戰，他可着嗓子喊：“別看我們現在落在你們後面，可我們一定要迎頭趕上，辦法是改革工具，把短壓條換成二十公尺的長壓條，用鴨嘴筆代替現在用的不好使的畫綫工具。”周福田小組被將了一軍，只好轉攻為守，以應戰對挑戰，戰鬥又繼續下去了。

戰鬥正在緊張關頭，決定性的勝利已經在望了。車間黨總支書記親自敲鑼打鼓前來助戰，用朗誦鼓動詩似的語調說：“同志們，你們辛苦了！車間黨組織和兄弟工種派來了代表向你們祝賀，祝賀你們經過十幾個白天和黑夜的苦戰、巧干，在建造萬噸船的第一個戰役中獲得了勝利。這顯示了我們造船工人的力量，為祖國爭得了榮譽，祝你們乘勝猛攻，打更大的漂亮仗。”

黨的鼓舞和關懷，兄弟工種的期望，更激發了放樣工人的熱情。接着又是一個苦戰的白天和黑夜，工段長和組長在深夜兩點鐘就來到了放樣間，和干三班的工人一起攻克最後的關鍵。

激戰了十三天，萬噸船的全部綫型放樣任務終於提前完成

了。經過船主、驗船師和船方代表鑑定，質量達到標準。放樣工人們都懷着一顆完成任務的自豪心情，迎接着初升的太陽，向着指導我們走向勝利的舵手——黨委報捷去了。

革新花开放样間

工人 刘永武 秀 利

万吨大船确定以三島式建造，各工段的人們都加倍地忙起来了。站在造船战綫第一关的放样工段，更是忙上加忙，因为在別人沒动手开工时，他們就得根据綫型把样板釘出来，号料工人用它在鋼板上画剪裁綫，大爐工人要依它去进行冷、热加工，鉚工要用它照着組立或安装。所以造船的人們都称放样間是造船的先行官。

格子样板的誕生

六月的一个夜晚，这已是放样間工人苦战十二昼夜的最后——战——把甲板綫画完，就可以向党报捷了。

天剛蒙蒙亮，在党总支办公室里，挤滿了放样工段的工人們，他們怀着完成任务的喜悅在靜听着党总支書記的講話。

“同志們干得好！十二天放完了万吨大船的綫型，是个奇

迹，但是这只能說是取得胜利的第一步。万吨大船要采用三島式建造，这就要求你們能及时供应大爐、号料和鋸工用的样板。这是你們更光荣的任务，同志們看怎么样？”总支書記笑着向大家提出了問題。

报捷的人們滿有信心地回答：“报捷，就是領任务！任务越艰巨，胜利就越大。”

回到工段后，工段长徐元茂找到組长赵成凤、李魁五和大工匠周福田、王福华几个人在一起研究赶制样板的准备工作。

工人們知道万吨大船要采用三島式建造法，就知道样板使用的很急，要不把工具收拾好，怎么能跟上趟呢？大家都在准备着为赶制万吨大船样板再打个胜仗。坐在屋角里磨刨刀的王福华，不时地用拇指擦着斧刃，口里嘟囔着：“磨这半天怎么还不快呀！”

一个青年工人跟着接上了一句：“王师傅，你这个‘窍门能手’，这回該露两下啦！”这句话把王福华說得臉紅了，一时答不上話。

王福华是一个年輕的共产党员。他性情溫柔，說話和走路总是輕声和气的，人們都說他象个大姑娘。可是他工作起来那股劲头，却又是個有火性的年輕小伙子。他做每一件活都想走在別人前边，这次又要做万吨船的样板了，他怎能不着急呢！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里，他提出合理化建議三十余件。在放样任务中，他提一項建議就縮短了两天時間。真不愧人們称他为“革新能手”。

工具室里修理工具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的喧鬧声剛靜下来，就听有人說：

“唉，說正經的，你們看万吨船的样板要多少天能全部做完？”

青年女工謝善珍說：“三个月。”还有的說得两个半月、三个半月的。王福华听說要用三个月，他想：預定造一艘万吨大船的船台周期还不到三个月，做样板用两个半月，那怎么能保証万吨船年前下水呢！他根据自己过去做样板的經驗算了一下，快点干两个月差不多，如果能采用格子样板，那時間更会縮短。話到嘴边剛要說，一看組长进来了，他把話又收回去了，只听赵成凤喘吁吁地說：

“糟糕！材料科沒有木料，咱們現存的一点木料不頂事。样板做不出来，大爐怎么曲弯，号料拿什么号呢？”这个意外消息的傳來，使大家議論的兴趣頓時低落下去。

当晚在工段會議上，工段长徐元茂向大家說明了赶制样板的重要性，在沒有木料的情况下，要求大家想办法改进样板。

經工段长的启发，王福华几天来就想的格子样板又浮現在眼前。他想着想着，臉就紅了，別人一看就猜到他想发言了。青年工人安家陞推荐了一句：“王师傅又有窍門了！”

別人也随声附和地說了几句。王福华被大家說得臉更紅了，不大好意思地笑着說：

“我們可以試用江南造船厂的格子样板。比如：过去每道肋骨要做一块样板，用这个方法可以把几道肋骨做在一个样板上，

然后用点、綫或尺度把肋骨綫型透在样板上,可以节省很多样板,省人力又省材料。”

这个革新的建議,博得大家的贊同。青年工人徐則浦自报奋勇願和王师傅一起試作。

一天,王福华正在一心一意地工作着,猛听身后有人叫:

“师傅! ——”

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大爐的工人,只听那人語气很冲地說道:

“你們釘的样板,搞的是什麼新花样! 乱七八糟的,有格子又有点子的,叫我們怎么用! 你們图快,还管别人不?”

說到这里,那人轉身就走,气昂昂地說:

“我去找你們工段长去!”

大爐工人所以这样激动,是因为过去大爐打弯肋骨,拿样板一比,就可以看出毛病,可是現在却要一个点一个点地对,还要閉着一个眼在旁边吊綫,才能看出弯形符不符合要求。結果是放样工段省了人力、材料,大爐工段却加重了負担。

王福华晚上回到宿舍里,总是不忘白天的事。“你們图快,还管别人不?”这句话象在身底下有几把刀子一样,扎得他翻来复去地睡不着。

他披上衣服起来了,拧开电灯,一个人坐在桌旁,比着、画着、沉思着。他終於想出了办法——把格子样板上标记的点、綫用細木条連起来!

第二天早晨,天不亮,他就走进了放样間,按照昨夜想的,釘

好了格子样板。不一会工人们都上班了，大家惊奇地望着新生的格子样板，有人逗趣地说：“这得命名为‘王福华’样板。”逗得圍着的人们哈哈大笑。

王福华和徐则浦重新扛着样板，神气十足地朝着大爐工段走去。刚进大爐門口，就听到他們还在埋怨格子样板。看起来他們对格子样板是很不耐煩。

“喂！新样板来啦！”刚进屋里的徐就喊。人们的眼睛集中在新样板上，从焦急中又充滿了希望。馬上开始了試驗，只听有人说：“成功！”圍着的人们，由不敢相信的情緒顿时又欢笑起来了。

格子样板的誕生給大爐工人们带来了喜悅。放样工人们說：“我們再不用釘那么多的样板啦！”材料科的採購員激动地说：“省了我們跑腿是小事，更有价值的是为国家节省了一百二十多立方公尺木料，保證了建造万吨大船的进度。”

突破号料关

格子样板的誕生，給号料工人带来了新技术。过去号料是用样板、样杆，只要把样板鋪在鋼板上，四周一画，这块样板就算号完了；万吨船号料采用“格子样板”，这个方法是：在一块样板上加上注記，釘上木条，就能起着几块样板的作用。它对保證万吨大船五十八天内下水，有决定意义。但是采用这个新号料方法，在开始时却經過很多困难。

万吨大船采用三島式建造，三个对船工段同时开工，用料又

急又快，为了及时供应下道工序用料，号料工人們对新号料方法进行了辯論。

在一次小組会上，出現了两种認識。一种是极少人，不欢迎采用格子样板号料。他們說：

“格子样板，看起来象个鷄籠子似的，一不小心号錯了就出返工活；不省工又不省料，号的又慢，要想完成万吨大船号料任务，还是采用老办法好。”

对格子样板感到兴趣的人們說：

“我們應該采用这个新技术，它对我们分段造船，同时发料，有很大好处……”这个意見沒說完，不同意用格子样板的人，接連又提出了不同意的意見。

会场沸騰了，有的說能行，有的說不行，只有共产党员史吉升同志，若有所思地在皺着眉头。

史吉升是一个忠誠勤懇的老工人，經他手号出来的料，都是百分之百的合格，他很关心技术革新。自从听說要造万吨大船那天起，他就象孩儿盼娘似的盼着自己能为万吨大船出点力气，現在面临着小組会上的情形，又怎么不使他焦急呢！

大家正在为难的时候，就听见“我談談”的声音，組长一看正是史吉升，馬上高兴地說：

“史师傅，你說說吧！”

“我看格子样板是很好的，比如說，过去号一条船的料时，用的样板、样杆垛起来就好有船高；拿活时，小伙子都压得上气不接下气。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浪費了国家的財力、物力……”

“当然使用格子样板是有困难的，难道说，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能被困难吓倒吗？很多的事实已告诉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就是同一切困难作斗争。”

“我们天天喊，学先进、赶先进。江南造船厂不是用格子样板号的料，造成的五千吨船吗？而我们的格子样板又改进了一步，不是好上加好吗？我看咱们还是干干看，有困难大家想办法，有决心去干，困难是挡不住我们的。”

这时，有些人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史吉升决定先作一次试验，用实际行动来打消个别人对使用新样板的怀疑。

这一天可把史吉升急坏了，他和小宋两人抬着格子样板在钢板上来回地转动，就是无法号。格子样板大，板垛堆的太密，样板放不下去。有的能放下去，也号不上。因为有时样板要翻个号，可是样板反面没有线不能反号。两个人一天只号了八张板，史吉升感到很惭愧，心里想：“这样干下去，能保证万吨大船年前下水吗？”

下班钟声响过了，史吉升没有走，呆呆地站在钢板垛旁，愁眉不展地在想：

“要想快，就得把钢板挪开，才能把格子样板放下。可是一张铁板四、五个人挪不动，怎么办？加人？不行！他想到领导上常说：‘互相帮助，互相协作，共同完成任务。’现在把小组的人发动一下，挪钢板时，互相帮助，大家协作，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夜幕笼罩了他的周围，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几颗不大明亮的星星，闪烁在头上。史吉升拖着疲倦的步伐，奔向了自已的

家。为了突破号料这道关，用事实来说服怀疑格子样板的人们，一夜的苦思使他没能很好休息。

天刚刚亮，史吉升就来到工厂，用石笔比画着。不一会拿过一块样板，在反面画上线，自语地点着头：哦，在反面画上线不就可以反号了吗？他乐的正想要喊，突然看到小宋，两人高兴地交谈了一阵，就开始了试验。

上班钟声响了，大家动手把钢板都铺开了，格子样板在钢板上来回地移动着，一块块的料出现在钢板上。

“瞧！史师傅号的多快呀！”小宋高兴地嚷着。

四张钢板号完了，组长梁怀元看了看表，高兴地说：

“这样号下去，一天能号三十张左右，完成万吨大船号料任务是不成问题的！”

站在人群里的王师傅，被感动得伸出大拇指说：

“老史，你真行！真不愧是一个共产党员啊！……”

他还没说完，钢板上早就响起了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小锤声，这声音震破了这宁静的早晨，我们号料工人每天就在这清脆的小锤声中，胜利地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

大爐工段創奇迹

大爐工段党支部書記 馬 秋

建造万吨大船的消息，象一声春雷似的轟动了整个造船厂。誰不为我国第一艘万吨級巨輪的建造而狂喜和自豪！人們高兴地奔走相告，摩拳擦掌地等待着光荣任务的到来。

万能水压机的誕生

任务来到了大爐工段……

万吨艦用料：大部分都要用八——十二公厘厚的低合金鋼板，而且为保証大船的质量，这些合金鋼板都要求冷加工，这是我們从沒干过的活，我們就要突破这个难关。目前，造大船的合金鋼板还没到，到底什么样，还不清楚。我們现在的任务是：利用厂部由上海买来的合金鋼板，来試驗它的性能。任务明确了，可是人們的心情也开始沉重了，都觉得任务是繁重的，困难也很多。但是工人們的信心是坚定的。

試驗开始了。按工艺規程規定，合金鋼在一般情况下不加热，必要时可以加热到六百度。一切从头开始。大伙抡起大錘，汗从臉上直淌下来。可是頑强的合金鋼板，依然保持原来的样子。看来，冷加工是沒有門了。大家討論的結果，决定再进行加热試驗。合金鋼板放进爐子里。通紅的火舌，貪婪地舔着那厚厚的鋼板。每个人的心，都在怦怦地跳着。这回能不能打动呢？大伙都在暗自焦急地猜测着。可誰也不想說出声来。領人干活的李永起，用火鈎子拉开爐盖，喊了一声：“好，出爐！”工人們便七手八脚地用吊車把鋼板拖出来，王竹亭、董文斗这两个棒小伙子，立即抡起了二十五磅的大錘，照着李永起所指点的地方，叮叮当当地打起来了。四周站滿了人，几百双眼睛，都直直地盯着大錘的落处。眼看着燒紅的地方一点点变黑，王竹亭和董文斗便喘息着扔掉大錘，拿过样板一量时，不由得使人們面面相視：“不行，又沒打动！”李永起这个如龙似虎的小伙子，这一次也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坐在鋼板堆上，一声不响。

两次試驗都失敗了，大伙着急起来。加工一块鋼板，要加热好几次……。累一点倒不要紧，可是万吨船一共有四千多吨鋼板，这样干，什么时候才能完呢？为解决这个难题，领导上也曾派工段长宋大全，和七級大工匠梁潤忠，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学习过經驗。可是人家当时造的是小船，并有两台冷弯机。而我們的情况就不同了。等安上冷弯机再干，起碼也得来年五月，那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怎么办？把大船扔下不干嗎？造船工人絕不能說出这样的話。一切都要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来解决。

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轟轟烈烈地大鬧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运动在車間里深入地開展起來了。

在大爐工段，高大的水压机旁活動着的人群中，有一位身材高大，技術熟練，操作準確的老工人，特別惹人注目。他回答工人們的問話，和工人們一同工作，但也時常在看着水压机下面的胎具出神。工人們都知道，這是梁潤忠老師傅又在琢磨什麼問題，過不幾天，准會有一項革新工具出現。大家都滿有把握地猜測着。

梁潤忠這位敢想敢干、有着豐富工作經驗的老工人，一九四七年末入廠以來，一直表現得很積極。幾年來，在黨的培養下，他發明和創造了近百種工具，一九五七年曾榮獲旅大市勞動模範的光榮稱號。人們都親切地稱他為“革新家”。現在面對着合金鋼板冷加工的这一困難，他非常着急。他在想，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還從來沒有在困難面前退縮過，難道在今天，在這個有着歷史意義的萬噸船上要栽勛斗嗎？不會的！有黨的領導，沒有解決不了的困難，一定要想出辦法。想着、想着，他下了決心，就不知不覺說出声來了。現在，他一邊工作，一邊看着龐大的水压机出神。其實他腦子里鬥爭的才激烈呢！他在想着一系列問題：這笨重的水压机胎具，重達二噸多，就是那一面刀刃，用它來把鋼板壓成各種角度，有的還要加工成半圓形，這種胎具容易損壞，要換一次胎，就要耽誤半個多小時。這樣一來，工作效率當然很低，就是這樣，壓出來的活，還得送到大爐去修理。眼看着需要加工的合金鋼板越來越多，簡直堆成了一座小山。當

他看到大爐工人汗流滿面地掄着大錘修理水压机压出的半成品时，大錘的“噹噹”声就象一顆顆炮彈落在身旁似的，使他不能平靜。他絞尽腦汁地想着，用什么办法才能改进这笨重的胎具呢？

在一次小組会上，他大胆地提出要解决这一关键問題，工人们都高兴地支持他。党支部書記天天跟他在一起干活，帮助他想办法，鼓励他。就这样，經過了多少不眠的夜晚，付出了多少心血，梁潤忠終於創造成功了一种“四面刀具”和一个“半圓胎具”。并在胎具两头用螺絲固定在水压机上，加工不同的工作物，水压机上的胎具也可以随意調換。这样一来，水压机就可以加工各种类型的鋼板了。使用起来，既輕巧又灵便。过去一天只能加工两根万吨船的尾軸筒子，用“四面刀”的胎具，一天就可以加工二十根，而且質量达到了百分之百，再也不用到大爐上去加工了。在前进的道路上，又突破了一个难关，从此，那堆积如山需要加工的合金鋼板堆，再也不見了，代替它的是加工好了的半成品。从此，梁潤忠使用的那台水压机，人們就給起了个名字叫“万能水压机”。

躺水压机复活

合金鋼板冷加工問題解决了，但是新的困难又出現了。尽管在大爐上劳动的工人干劲十足，大錘叮叮当当的日夜响个不停，可是一根梁子就要燒三、四次，所以进度还是象蝸牛爬行那样慢。

一天晚上，通紅的爐火，照亮了整個寬大的車間。工人們照樣忙個不停，燒得紅紅的梁子，從爐子裡抬出來，人們馬上掄起大錘狠狠地打下去。可是它好像故意和人作對似的，很快就涼了，只得再送大爐裡去燒。這時忽然發現有一個人蹲在大爐邊，人們走上去一看，又是梁潤忠。

“你怎麼還不走啊？梁師傅。”

他慢吞吞地說：“我想弄個穩車來，它的力氣很大，用它來代替人力絞盤機，滿可以把梁子彎曲過來！”經他這一說，站在他旁邊的董文斗，心裡也開了竅，忙接上說：“對呀！梁師傅，為什麼不能試試呢？”

第二天，大伙從香爐礁工地找了一個沒有用的破穩車。經過反復試驗和改進，終於研究成功了。只見穩車一開，鋼絲繩就象一根強有力的臂膀，把梁子準確地抬成了一定的角度，一下子就省去了七、八個工人笨重的體力勞動，提高效率十倍多，同時也保證了合金鋼的質量。

技術革命的火把，在大爐工段越燒越旺。每當干一種活時，人們都要想一想：這個活能不能改進一下操作方法？

下班的鈴聲響起來了。人們放下工具，又馬上投入了轟轟烈烈的材料“抗旱”挖廢鐵、找廢鋼的運動中去，都在為超額完成任務而努力。工人曲洪富在一個牆角發現了一個大筒子，就喊道：“梁師傅，你看，這個傢伙這麼大，都够咱倆的啦！”梁潤忠仔細端詳着，他那智慧的黑眼睛更亮了，看了一會說：“唉！這是個水壓機套筒子，要是給它安上個芯子，那可有大有用啊！”工段

长宋大全很早就想做个躺水压机，听说发现了水压机套筒，也高兴地跑来了。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用它做一个躺床子，用来修理丁字铁、梁子等。说着他就领着人各处去找芯子。很快，一台躺水压机就装备起来了。经过试验，真有力量，压力一百五十吨。可是用来修理丁字铁时，一顶就歪，费了很大劲，一天才直了两根梁子，还不如用大锤干的快呢！

有人说开了风凉话：“哼，好啊，好‘扔’啦，老老实实的干活得了！”

可是，这些话并不能阻止住突破困难、永远前进的人，大家在想办法，改造它。过了两天，共产党员王兆文，终于想出了办法，做成功了。他是按照丁字铁、梁子等不同的形状做了胎，紧紧地加在加工物上面，这样就使加工物不再歪曲了。

在大闹技术革命的园地里，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就象永远开不败的花朵一样，一个跟着一个地灿烂地开放！“瓦斯烤板法”“风力打板法”……，相继在英雄的造船工人手中诞生了。就这样，使合金钢板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冷加工，保证了万吨大船的质量。

鋼 鐵 剪 裁 師

剪刀 趙 洪 禧

姜 培 發 整 理

大 胆 的 試 驗

已經八點多了，開了一個多鐘頭的調度會議還在進行着。人們也不知抽了多少煙，把屋子弄的煙霧騰騰的，噲的人直咳嗽。他們在討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造萬噸船的鋼板都是八至十二公厘的，技術人員根據合金鋼的特性，提出八至十二公厘的合金鋼一律不用剪刀鉸，用氣焊割。用氣焊割，就得用大量的電石、氬氣和很多氣焊工人。可是整個的氣焊工段也不過百來人，若是這樣，別的工作就不用干了。

送料組長張春江坐在一個牆角，煙一顆接一顆地抽着，兩眼直盯盯地看着對面的牆壁，好象是在想什麼，呆了一會兒，他側過身子對支部書記說：

“馬支書，我看八至十二公厘的合金鋼能上剪刀，你看怎麼

样？”

“对啦，我也这么想，提出来看看！”

“同志们，我觉得八个公厘以上的合金钢板也能上剪刀，合金钢板虽然硬，可是厚度并没有变，八个公厘还是八个公厘，没有因为它硬就变成十六个公厘了，我看剪刀是能吃住劲的。”但是，技术人员发言的结论还是不同意用剪刀铰。

会散了，张春江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在街上，微风扑面而来，路旁的树木轻轻摆动，多么清静而凉爽的夜晚啊！但是这一切他全不理睬，只是低着头往前急走，他想：“气焊叫唤半个多小时才能割一道缝，万吨船共有四千多吨钢板，这得干到哪年哪月才能割完呢？大船怎么能按时下水呀？怎么超过英国啊？……咳，要是能放进剪刀机，有多痛快！为什么合金钢板就不能铰呢？……”咔嚓一声，石头把他绊了一个踉跄。他从沉思中醒来：“党不是号召我们敢想敢干吗，对，一定能铰！明天试试看。”

中午，张春江急忙地吃完了饭，找了几块气焊割剩下的八个公厘厚的合金钢板，对剪刀组长闾品三说：

“老闾，我找了几块合金钢板，咱们试试好不好？”

“能成吗？别弄坏了剪刀啊！”老闾很犹豫。

这时孙成福在一旁说：

“咱们试试看，先少来点，不会弄坏剪刀的。”大伙也都七嘴八舌地说：

“对，对……试试看！”

老闾想了想，也就答应了。

張春江把鋼板邊送進了剪刀口。幾十雙眼睛彷彿被無形的綫牽着似地都集中在这塊小小的合金鋼板邊上，一秒，兩秒……
咋啵一聲，小小的板邊一刀兩斷，張春江的臉上露出了笑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接着續進了第二塊、第三塊，都是一刀兩斷，大伙的臉上也都露出了成功的笑容。

張春江說：“八個公厘厚的合金鋼板肯定是能剪了，咱們試個長的、厚的。”三公尺長、十二公厘厚的合金鋼板躺在剪刀上了，大伙又緊張起來。

第一塊順利地剪掉了，可是第二塊、第三塊，刀就吃不住了，刀刃卷了，打了……怎麼辦？在英雄的面前又出現了新的困難……

退休老工人程金山

造萬噸船的消息傳到了退休老工人程金山的耳朵里，他在家再也呆不下去了。一天早上他很早起來，就急呼呼地跑到工廠里來。

程金山是一位老剪刀工人，他曾經在剪刀機旁工作過四十五年。

“哎，程師傅來了。”不知是誰最先發現在那呆呆地望着剪刀機出神的程師傅，高聲地叫了一聲。

正在工作的人們一下子都圍了上來。

人們越聚越多，團團圍住了程金山，他高興得心里象開了花，可嘴上却說：“都給我走，快去干活去。”

大家一動也不動，這已經習慣了。工人們一見了他，總是要問長問短，簡直把他當成了一個老“顧問”。可是今天誰也不提問題了，都爭着搶着要告訴程師傅造萬噸大船的消息，好像這個事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似的。

“程師傅，我們要干一萬噸了！”

“程師傅，這船可大了，有十層樓高。”

“小鼻子（指日本侵略者）倒台的時候，說咱們不用說造大船啊，就是給個大船也不會開啊！這才幾年，咱們不但造船了，還要造這麼大的。”這是程師傅那有些顫抖，又充滿了興奮的聲音。程師傅繼續說：“好好干哪！小伙子們。讓小鼻子認識認識咱們中國人！”

人群里不知誰插了一句：“程師傅，你可要多指導啊！這個活我們生啊！”

人們用一種希望的眼光矚着這個老人。

程師傅接着說：“好，以後我天天來。讓我干活行，保證你們小伙子也拉不下，可是讓我用嘴說不行，咱們沒文化，斗大的字識不了一口袋。”說完哈哈大笑。

“好，有了程師傅我們完成任务就更有把握了。”

“程師傅，以後我們叫你老‘顧問’吧！”人們吵嚷着。

程師傅一邊和組長闕品三繞着他那幾十年的老朋友——剪刀機蹣跚着，一邊關心地問着生產和組內的情況。

“現在萬噸輪用的都是合金鋼板，這剪刀鉸合金鋼板不好使，不是崩，就是卷刃。”闕師傅憂慮地對程師傅敘述着。

“闕師傅，刀刃又卷了，怎麼辦？”一個小伙子問。

“找陳師傅換一把！”闕師傅答了一句，接着象是告訴程師傅，又象是對自己說：“壞一把換一把，壞了十幾把啦……”

程師傅默默地看着這一切，句句話刺痛他的心。他不時地搖著頭，嘴里發出嘖嘖的聲音。他知道，造輪船的鋼板，必須首先經過剪刀，才能進行下一道工序。可現在這第一道難關就沒過去，用氣焊割吧，實在太慢，半個鐘頭割不出來一道縫，那怎能保證大船早日下水啊！再說，這也是浪費呀！……

闕品三順手拿出兩支煙，遞給程師傅一支，對吸著，闕師傅指著眼前的一堆鋼板說：“哪天也得來幾十噸的料，已經壓了這麼些了，照這麼辦，完成任務真困難，那台球平鋼剪刀機又壞啦。”

程師傅肩上落上了千斤重擔，他越想越覺得自己責任重大。他和剪刀機打了几十年的交道，熟悉剪刀機就象熟悉自己手指頭一樣，只要看看鋼板就知道刀刃要多大火候，就憑這些經驗，他也該想辦法解決這個困難。

老胳膊老腿的，忙活了一天，照往常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可是今天，程師傅却總是翻來復去。老伴以為他生病了，問他哪兒疼，他也不吭氣，只是催老伴快睡。不一會兒，老伴打起呼呼來了，可是他腦子里還是翻騰著：“……剪刀機就象裁縫的一把剪子，它要是不好使，這衣服還怎麼做呢？……鋼板硬，是不是可以把剪刀也淬硬點呢？我看行，明天試試看……”

東方剛吐白，程師傅就跑到廠子來了，他從工具箱里，翻出

了几把破旧的刀子，抱到了工具車間。

“程师傅，你这么早来干什么？”

“把刀刃淬淬火，修理修理。”說着走到爐边干起来，一边干一边試驗，淬好就去試，不行再淬，一次又一次，一个又一个，直到自己点点头，才把刀子全抱回去。

程师傅安上了已經淬好了的刀子，大家都圍过来看，程师傅做了个手势，讓开动机器，接着拾起了一块合金鋼板放在刀下，只听得“咔嚓”一声就剪断了。人們的臉上露出了笑容，那些年輕的小伙子高兴地一蹦多高，程师傅紅潤的臉上也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剪刀机昼夜“哧嚕哧嚕”地响着，一块块的合金鋼板被剪成各种各样的部件，送往船台。程师傅每天照样是早来晚归，成天圍着剪刀机，直到万吨巨輪下水。

无胎造甲板

建造工段长 孙万祥 口述

卸工 林基成 整理

十月中旬，万吨轮的建造已进入了紧张的阶段。

船底三大岛已连接成一个。万吨船显得雄伟壮丽，下道工序就是主甲板制作了。可是制作主甲板的准备工作还没有着手进行，眼看就要影响到万吨轮总的施工计划，车间领导和工人心里都非常着急，因为找遍全厂各个角落，联系过几个大小仓库，旧钢板、型钢全都没有。建造工段长孙万祥，眉头紧皱，纸烟一根接一根地吸着，整个办公室都笼罩在烟雾中。他思索着，怎么办？缺材料是个困难，主甲板更是一个大的关键啊。

组立主甲板要制作模板胎架，要用平整的钢板、曲直过的型钢一块块地组立起来，这种胎组立出来的甲板外表光洁，綫型精确。为了节约钢材都采用校直过的旧钢板来代替，可是现在旧钢板也找不到了。

无胎造甲板的问题提出来了。

办公室的门口出现了两位身材高大的人，这是在建造万吨船大唱“对台戏”的对船一、对船二工段的工段长，他们的出现打断了建造工段长孙万祥的思路。

“噢！老苏，老李，你们来的正好，来！咱们研究个问题！”说着，孙万祥把画有主甲板的一张草图展开来，三个人头顶头地挤在一起，展开了问答式的讨论。“组立甲板不用模板胎，改用型钢胎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甲板曲度的正确。”建造工段长说到这里，又画了一张草图，三个人同意地点了点头，认为这个方法可行。

“还有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发动群众讨论。”孙万祥接着说：“我相信有党的领导，加上群众的无穷智慧，我们会克服缺材料的难关，会赢得时间上的胜利。”

第三岛上要安装的主甲板是二九五、二九六段，这二段安装完后，首尾各段要以它作为施工标准，这样会大大促进建造速度的加快，保证建造质量。船台周期由三个月跃到两个月，原来订的计划已变成一张废纸，不适用了。

车间党总支决定召开工人、干部会议，讨论解决主甲板制作问题，党总支号召全体职工，要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提前完成主甲板制作任务，为船上安装创造条件，保证万吨轮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力争二十二日完成船体的建造计划。并鼓励全体工人和技职人员要大胆地想，大胆地干，在万吨船上立功，为祖国争光。同时在车间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展开了讨

論，把主甲板的關鍵課題——不用模板，改用型鋼胎架，組立主甲板問題，用醒目的巨幅大標語挂在比武台上。

辯論會開始了，人們各持己見在爭論。

辯論會上出現了三個派別，一個是以多數工人形成有實際經驗的革命派，一個是只按死板理論規程辦事的保守派，另一個是站在兩者中間傾于保守派方面的觀潮派。後兩派又結合成一体，向革命派潑冷水。

保守派說：“世界上最先進的造船國家，恐怕也不敢採用型鋼胎架組立甲板，分段造船不用胎根本不可能！如果廢掉怎麼辦？”

觀潮派給保守派敲邊鼓說：“不用模板胎架，恐怕得不到滿意的質量吧？”

孫萬祥當即提出反對意見：“不用模板胎組立主甲板，世界造船史上是沒有，但是，我們是要做創造歷史的革命派呢，還是甘心做歷史上的賈桂？我們有黨的領導，有敢想、敢干的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這就是力量的源泉！只要我們能充分地依靠群眾，並且和科學技術很好地結合起來，任何事情都能办好。農業上的大躍進，萬斤豐產田，這也是世界上從來沒有見過的事。但是，我們的農民兄弟做到了。我們是創造歷史的人，別人能做到的事，我們一定能做到，別人不能做的事，我們也要創造。

“分段造船不用胎，是一個革新的創舉，是會遇到困難的，現在的問題就是要我們想辦法克服困難。”

面對着這樣的形勢，工段長李長喜提出了具體的措施：“不

用模板胎架，我們可以採用洋土結合的辦法，解決綫型問題，甲板分段組立，根據平行甲板的操作經驗，型鋼做出來的甲板質量，可以得到保證。”

工人鄒立剛也接着補充說：“根據以往組立無曲度下甲板經驗來看，只要想想辦法，採用洋土結合的方法，主甲板不用模板滿可以干好。”

尖銳的舌戰進行得相當激烈，爭來爭去，總是在主甲板上轉轉，誰也找不到第二個更完善的途徑，多數人的意見採用型鋼胎，但懷疑仍在少數人的心里活動，這需要事實來打消這種陰影。

總支書記最後發言說：“造船用模板胎架是世界各國造船業中都慣用的。但是，這並不等於我們也一定要按照那樣去做。我們應按照黨的總路綫的精神，根據我們現在的條件，用苦幹巧幹的精神來尋求新的方法。無胎造甲板是一件革命的建議，是一種敢想敢幹的創舉，我們要支持這一建議。”書記肯定有力地將抬起的手堅決地劈了下來，加重了語氣說：“總支與車間根據大家的意見決定組織突擊組，要求各工種共同努力搞好試制工作。”

為了做好試制前的準備工作，總支又召開了幹部座談會。黨總支辦公室里的電燈仍舊明晃晃地亮着，一股強烈的光綫射向屋外。雖然快半夜了，但，辦公室却不是寧靜的，沒有空的坐位。生產組長、工段長坐了滿滿一屋。只听孫萬祥代表蘇德瑜、李長喜等工段長暢談他們計議已久的型鋼胎架，他說：“採用洋土結合的方法，充分利用現有的設備和材料進行試制，不準備新做底

架，利用船底用下来的底架即可。这样除不做模板外，还可节省制做新架的时间，大大加快进度。”

“我同意建造工段长的意见，明天就可以着手准备，问题是不会太大的，可以调动小组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红旗突击手的积极作用。”生产组长赵长平，象有充分准备似地发表了意见。

总支书记满意地微笑着，向大家说：“同志们，大胆地干吧，党支持你们，在新的任务面前可能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只要肯干，发挥共产主义风格，把全体工人发动起来，我们就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

银光夺目的五百伏特照明灯，明晃晃地把船台照耀得如同白昼，光点正好聚集在二九五、二九六段主甲板胎上。试制主甲板的人们，在紧张地劳动着。晚八点四十分了，下班的人，断断续续地走向食堂，但这个胎上却没有一个人理会这些，仍在一个劲地猛干。明镜般的皎月半弯着脸儿不时地躲进云里，悠闲自在。

甲板研缝已经是第二天了，虽然速度比以往快得多了，但人们心里仍急得直冒火。为了尽快地把甲板造好，组长赵长平提出来：“把甲板的研缝、找线、安梁子改为一道工序。”按照这个办法，把首段板缝研完，马上焊接，紧接着找线，安上甲板纵梁，研板缝的工作又转移到中部、尾部……。依次干下去，工作保证衔接，能充分地使用人力、物力，可以展开互相竞赛，能达到重点突击，又可以全面发展。经过试验，这样干法确实很好，速度一下子加快了三倍。最后的一道工序是安装主甲板横梁，这是人

們最關心的一項，因為橫梁的彎度很難掌握。工人們正在发愁的時候，工段長蘇德瑜告訴大家，他想出了一個洋土結合的辦法，大家聽後覺得有理，決定試試看。

塔吊伸開了它的巨臂，把只有縱梁的甲板吊到甲板曲度最高的距離點不動了。工人們就象一隊整裝待命出擊的戰士，每人扛着一塊楔形的墊料，齊整地站在甲板四周。工段長發出了投放墊料的號令，鉤頭慢慢地落下來了，甲板頓時形成一個微彎的圓拱形狀。甲板從反面看可不錯，但大家好象還是有點不放心似的，又都鑽到底下，反復地量了量，一個個都爬了出來，從他們愉快的面孔上可以看出，正面也是令人滿意的。

橫梁釘焊工作開始了，工人們就如猛虎下山似的，氣勢蓋天。抬橫梁的，號綫的，鏟的鏟，焊的焊，叮叮當當鬧成一片，震的人兩耳欲聾，但卻沒有人理會這些，尖銳的風鏟聲，沉重的大錘聲，此起彼伏，交響樂正在演奏。

工人們一個個汗流滿面，刺骨的海風刮到臉上刀割般的難受，但卻不能動搖工人們的雄心。任氣候再惡劣，也阻擋不了工人們的沖天干勁，寒冷似乎被工人們的干勁逼得無影無蹤。

十月二十日型鋼組立出來的主甲板——二九五、二九六分段誕生了。

它是不是合乎質量標準，這得把甲板翻過來，才能解除人們不安的心情。因為它是反制的。

塔吊緩慢地駛了過來，它那笨重的鉤頭慢慢落了下來，蘇德瑜掛上了棒硬的鋼絲索。工人們聞訊趕來，遠遠地圍成了一

个圓圈，千百只瞪得溜圓的眼睛，随着鈎头的徐徐上升，也慢慢地仰視着，工人們在心中暗暗地預祝成功。几个紅旗手，更是急不可待，用力地向吊車司机揮手示意，要他加大馬力，快些起鈎。

人們的心情沸騰、激動、高兴。欢呼吧！但也抑制不住心房的忐忑不安。

甲板与地面已成为九十度的直角，轉了一下它那龐大的身軀，鈎头开始下降。甲板还没有落平穩，人們都蜂拥而上，圍了个水泄不通。总支書記和車間一些領導人，都参加了驗收工作，檢驗的結果：質量良好，完全合格。由于采用垫料的方法，因而消除电焊疤，增加了甲板表面光洁度。需要二十六天才能完成的任务，一跃縮短到六天，又贏得了二十天的時間，船台周期可以大大縮短了。

人們互相祝賀，欢呼啊，笑啊，整个三号造船台上沉浸在欢騰的海洋中。

协 作

李长喜 口述

纪亚伦 整理

我国首建万吨大船，船台周期仅用了五十八天就完成了。这是一件伟大的创举！然而，这五十八天却不是平常的五十八天，是战斗的五十八天。

在这五十八天中，我和全体造船工人们生活在一起，一起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一起解决了各种疑难问题，参加过紧张的战斗，也一起享受了最大的快乐。直到现在那些造船工人的伟大风格和英雄形象还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回绕着，这里记述的几个小故事只不过是一点一滴，但就是这些小故事也使我经久不忘。

“二 九 一”

万吨轮的下水日期一跃再跃，由原定的三个月又改为五十

八天，因而对工程的进度越来越要求的快。一、二、三工段的竞赛搞得正火热，担任前首楼建造任务的二工段虽然开工晚了一个月，但也差不多就要摆上去了。

可是二工段的工段长李长喜并不因此高兴，因为前首楼眼看就要造起来了，而担当它下面工序的二九一号甲板的三工段还没有动工。要是二九一号甲板上不去，前首楼再提前也白搭。这是三工段的活，李长喜知道他们的负担重，误期固然不能由他负责，可是他总是不放心。这几天他一直在想，是抽出力量来帮助三工段呢？还是甩手不管？当然，不管很干脆。可是，能这样吗？……万吨船能否造好，不是三工段的事，而是站起来了的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又一次挑战。五十八天下水，这是一次革命，每个共产党员都有责任！可是他又想到自己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况且万吨轮上谁也闲不着，能不能有这个力量来协助别人呢？如果不协助，万一要影响任务的完成呢？

他面对着挂在墙上的结构图，越想越多。最后他用力挥了一下手，好象是挣脱一种束缚他的东西，又好象下了个决心，急匆匆地走出去。

不一会儿，他领着三个组长又回到办公室。李长喜把他的想法告诉了他们。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听取组长们的意见，又叫调度电话给叫走了。

调度会，正是为了解决这件事。建造工段长焦急地说：“现在离‘二九一’甲板的安装只有四十八小时了，可是还没有开始，‘二九一’不开工就会影响其他工序的进度，总支委员会要我们

發揮共產主義大協作的精神，同志們，請你們大家協助共同完成這一任務吧。”

孫萬祥的聲音，就象一把大錘敲擊着李長喜的心，他覺得自己的想法太多餘了。於是毅然地說道：

“把圖紙給我吧！”

孫萬祥和到會的人都用喜悅的眼光望着他，他從孫萬祥手裏接過來圖紙，就飛也似地跑去了。

李長喜拿着圖紙回到工段，進門就問三個組長：“怎麼樣？”

三組長搖着頭說：“我看咱們不攪這個刺兒頭，咱們三段大底，比別人晚開了一個月的工，再說咱們和人家違了戰表，要是當真攆不上去……”

石俊生覺得他的話味不對，搖了搖頭說：

“我不同意。看來前首樓是很緊，廠長和總工程師都親自來調度，可是‘二九一’甲板上不去，前首樓就不能安裝，這樣就有二、三百人暫時停工。我的意見是從各小組抽人來組成突擊班，這樣既不影响咱們的任務，‘二九一’也可立刻開工。”

“同志們的意見我都考慮過。”李長喜見時間不能再拖，就總結說：“我同意老石的意見。干脆一句話，咱們得想盡一切辦法完成任務。圖紙我已經帶來了，現在各小組就回去，每組抽四個人組織突擊班，石俊生當組長。”李長喜那斬釘截鐵的意志，感染了組長們，他們也覺得有把握了。

不到兩小時，突擊班就開工了。

電焊的弧光不時閃亮，十八磅的大錘此起彼落，火星四濺，

稿的甲板震天价响。虽然十月的夜有点寒气袭人，可是工人们都脱下了棉衣，只穿一件单工作服，汗水还是浸透衣裳。

当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老石高兴地说：“咱们再争一分钟，老任去叫吊车吧！”

“好！”任世杰一个虎跳就飞跑去了，过了好一会儿大吊还没有来，也不见老任回来，又叫老韩去催，过了十分钟还是不见人。石俊生真急了，亲自跑过去，到吊底下一看，呵！可真热闹，围着圈儿站了一堆人，指手划脚地在研究吊车叫谁先用，可是谁的活都挺急，都想先用。

老石一看这个样，觉得自己再插上去也不一定能行。说实在的，谁的活都是急的，他眼里望着那堆大肘板，脑子里想着“二九一”，苦思着解决问题的办法，猛然他想起蚂蚁搬泰山来了，他好象又得了一面红旗那么高兴，把人一分，就挤进去说：“同志们，我看咱们别讨论了，哪样活都要紧，少一样大船也不能下水。我提个建议，‘二九一’太重，让吊车去吊，那堆肘板，咱们帮着抬上船去怎么样？”

大家一想，这个法儿不错，都同意了。

石俊生就叫老任去叫突击班来人抬肘板，立时二组人又忙开了。

五百斤的大肘板，一块跟着一块搬到甲板上，肘板搬完时，“二九一”也上好了，结果不是四十八小时，而是仅用了三十六小时就完成了任务，同志们兴致勃勃地赶走了一夜疲劳，这时不知谁领着大家唱起来。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这雄壮的歌声荡漾在晨光微露的海面上，使人感到胜利的欢快。

半自动焊上船

午休的钟声打过了好久才见人们在船台旁汇成了一股巨流，又逐渐分向四方。

一帮年轻人，哼哼着几首自编的歌，闯进了自动焊工段的休息室，不一会就坐满了一屋，大家一面吃着饭一面谈论着。

“哎！咱们请杨桂花来一段怎么样？”

“同意！”

“同意！”

“同意，鼓掌！”

满屋里响起了掌声。

一个中等身材、圆脸大眼的姑娘，从人群中挤出来站在中间说：“你们都不讲理，怎么每天总是我先表演，今天你们先来一段怎么样？”

“算了吧！人家杨师傅累了。”

这句话却激起了杨桂花的要强劲儿，她把头一歪说：“谁累啦！唱就唱一个呗。”说着她就唱起来。

哎……哎……

太阳一出满天红哟，
工人阶级真威风哎，
海上“钢城”平地起哟，
万吨巨轮造起来哎！

歌声没落，门一开，组长朱秉惠走进来说：“又是小杨唱的，可真不错！”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欢迎组长来一段。朱秉惠一听就装模作样地干咳了几声打扫嗓门儿。

这个药方真灵，大家立刻就静下来了。

朱秉惠说：“咱们眼看就完成任务了。船台上可正干得火热，一、二、三工段都少人缺马，大家商量商量，咱们把半自动电焊机送上船台去，再添上几个手把焊，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短时间的沉静之后，就噼噼喳喳地开起了小会，孙安发的嗓门越来越高：“……用手把焊去支援我倒没什么意见，可是半自动焊上船，我看有困难。

“半自动焊又得直流发电机，又得控制箱，占地方挺大，在一般情况下上船台都有困难，何况现在船上那么多人，更不方便。”

“老孙，你说说。”老朱冲着坐在后面的一个小伙子说。

孙立永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平常行动举止非常稳重，总是不言不语地努力工作，有干劲，又有钻劲。

要打破常规，半自动焊上船，这个念头他早就有了，可是因为当时半自动焊还很忙，而船上工程还没激烈到白热化的程度，所以他也一直没提起，今天组长这个意见他是从心眼儿里赞成。

这时，他站起来看了看大家说：“我想半自动焊上船，问题不会太多，光是地方不够，条件不好，我看是可以克服的。”

“我们同意。”杨桂花冲口而出，“人家铆工匠造甲板都可以不用胎，为什么半自动焊就不能上船呢？派我去吧！”

这一来，大家就叫上劲了：“好！同意！”

朱秉惠一看大家都很热烈，就说：“好吧！我去和工段长研究一下看看派谁去。”说着就想往外走，一下就叫站在门边的范翠福堵住了，“派我去吧！”

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派我去！”的声音欢若雷动。他很风趣地说：“好，好，好，大家都去！”说着跑出去了。

他和工段长刚坐下来，还没等说上两句话，忽拉一下闖进来一群小伙子，原来工人们跟踪赶来了。

工段长朱恩荣莫名其妙地问：“你们，干什么？”

大家一起喊：“派我们上船台吧！”朱恩荣这才明白，就说：“好，好，好，同志们先回去，我和老朱研究研究。”

工人们走了之后，他俩研究了一下，就决定派男的，因为船上工作比较难干，叫女同志干别的。

等任务分派下来了，杨桂花紧张地听着组长念的名字，到后来见没有她的份，差一点没把她气哭了，一赌气跑到段长那儿说：“怎么？上级整天讲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你们为什么还瞧不起妇女？”

段长刚想说点什么，她根本就不叫开口。没有二话，“你派我去好了，完不成任务你尽管批评我，不叫去可不行。”

段长没有办法,只好点头说:“好,行,行,你去和组长说我同意了。”

上班的钟声刚响过,船台上已经站满了人,杨桂花他们打着锣鼓,抬着电焊机和电把等向船台走来。

船台的工人们听见这个消息,都从心里感激,组长王传盛叨念:“……电焊工段真叫雪里送炭哪!”这时见他们打着锣鼓来了,都在甲板上眺望着他们,不知说什么好,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站着干什么?帮他们抬工具去呀!”

三工段的工人们,就象打冲锋一样跑到船下,来迎接他们,电焊队伍被打乱了,大家抢在一起,数十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结成了一股保证胜利的巨大力量。

两 位 司 机

有这么一对司机,一天清早,他们接到一件支援万吨轮的紧急任务,就连饭也没吃马上发车。

晨雾笼罩着远山,初升的太阳象个怕羞的姑娘,红红的脸上罩着一层茫茫的雾纱,她那柔和的眼光,穿过云雾,俯瞰着被渤海湾环抱着的旅大,蜿蜒的哈大公路,静静地铺在秀丽的山腰上。在公路上一辆五吨大卡车正以最高的速度急驶着,那呼呼的吼声回荡在宁静的晨空,传得很远很远。……

汽车刚刚爬上了山顶,司机门德广就关闭了油门,使汽车顺着山坡滑下去,他看着这美丽的大自然,胸怀舒畅地说:“咱们的家乡真美呀!”坐在他旁边的小刘说:“是啊!虽然我不是本

地人，却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

“喝！小刘你也投降了？”知道别人也爱上了自己的家乡，小門感到很自豪。“不，各有各的特色。”小刘不服气地说：“我們那儿的狼牙山，那才叫山哪！你知道吗？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都不敢进山，那山就象八卦陣一样，鬼子进去就不知道从哪儿出来，进去多少就得叫我們消灭多少！”

晨霧漸漸地散了，可以看見离公路不远的地方，一座座的水庫和温室，山坡上牧放着成群的牛羊，最好看的还是那几千只小白鷄，就象几千朵菊花开放在群山上。“嘿！这个公社該多好！”門德广高兴地叫着。“喂，給油呀！”小刘喊了一句。“噢！”这时小門才知道車已經滑下了山坡，便赶忙打开油門，車飞快地向前駛去，后面揚起一股尘土。

从山上傳來一陣歌声：

你能找得到哪一个国家，
比我們的祖国更美丽……

歌声随风蕩漾，是那样的悅耳动听，这欢乐的情緒影响了两个司机，也随着唱起来。

忽然他們看見迎面停着一輛滿載的汽車，司机正在修理着什么。門德广想：这一定是哪个厂的运貨車，……他減慢了車速，到跟前就停了下来，他把头探出窗外問，“怎么啦？同志！”

“发动机出毛病了！”司机忙的滿头是汗，头也沒抬地说。

門德广打开車門走了出来，跟着刘大全也下来了，他們那匀称的个头儿，黢黑的臉膛儿，真有点象哥俩。

“怎么样，我们来帮忙。”門德广爽朗地說。

“謝謝！你們是到哪去的？”司机感激地問。

“到沈阳！”

“干什么？”

“拉电石。”

“噢！你們是造船厂的？”司机有把握地說。

“你怎么知道？”門德广有点奇怪地問。

“除了万吨船，誰还能到那么远去拉电石，前几天我們还給你們送了两吨去呢。”司机說。

“你貴姓，是哪个厂的？”門德广一听他們曾經支援过自己厂，就感动地問。

“我姓張，是工矿厂的。”

說着門德广和刘大全就参加了修理工作，老張覺得万吨船挺忙，很恳切地劝他們早点走，弄的門德广要发脾气，老張才不发声了。修理工作一直持續了两小时，門德广从車底下钻出来时黑臉膛上沾了好些油，等老張把車开起来时，他高兴地擦了把臉，就坐上駕駛台，喊了声“再見！”急忙开走了。他想开足馬力，把耽誤的这两小时攞上去。

两輛汽車越跑越快，越离越远……

天漸漸黑了，月光似水，数不清的星星布满天空。

已到沈阳近郊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图画呈现在眼前，附近的村落和山崗上，到处是一堆堆熊熊的烈火在燃燒，无数的人影在火中奔忙着。这是些数不清的小高爐，它們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人們正在為完成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忘我地勞動着。

這壯麗的景色，使他想起自己這次任務的繁重——萬噸船，等電石猶如大旱等雨，一想到这里，他下意識地搬了一下倒勁把，沒搬動，他才想起已經是最后一檔了。

午夜十二點他們才開進了沈陽，直奔電石工廠。這時，天上開始下起蒙蒙雨來，雖然文件齊全，可是夜深天雨，倉庫不能開封，他們說了好久，也不解決問題，只好去找黨總支書記。

“書記同志，我們兩個換着開車，換着吃飯、休息，馬不停蹄地趕了一天，多半夜才來到了，我們急着用電石，請你們能協助我們一下。”門德廣一口氣把話都講完，才覺得出了一口氣。正說着話，他的助手小劉就呼嚕呼嚕地睡着了。

“書記！你看我們該多困呀！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早裝電石，馬上往回走，你不知道，造萬噸船沒電石就象裁縫沒剪子一樣！”

黨總支書記聽了他的話，仔細考慮了一會兒，關懷地說：“好吧！我想辦法給你們裝車，你們在這好好休息一會吧！”

車裝好了，已是早晨五點多了，書記費好大勁才把他們叫醒。

臨走的時候，書記打趣說：“同志，可別睡在駕駛台上啊。”

“放心吧！書記同志，保證勝利完成任務。”他們迅速地鑽進了車門，開動了車，在回來的路上，心急如箭，車快的就象一匹撒繮的野馬，恨不得一步到家。

又是二十多個小時急奔猛駛，汽車全身粘滿了厚厚的一層塵土。然而當他們望到即將完成的萬噸巨輪的高大鋼體，他們的心中感到無限的高興，流露着滿面的歡笑。

求 援 信

已经是夜间九点多了，車間主任办公室的灯光还是明晃晃的。自万吨船开工以来，领导同志差不多只能休息五个小时，向来不抽烟的車間孙主任，为了消除疲劳，也叼着支烟卷儿。他双手支着头，想暂时休息一下，但是刚一静下来，船台上那激动人心的景象就浮在眼前。千百条縱橫大縫都急待焊接，可是，直流电焊机实在不够用，工人都急得直蹦，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怎么啦？老孙！”

他抬头一看是总支書記。什么时候进来的他都不知道。

“吃不消就睡会儿吧，别熬坏了身体。”

“直流电焊机是个重要的問題，得立刻解决。”

“我已叫技术革新委员会想办法了，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咱们請厂报登一封求援信吧。”

“哎！好！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来，咱们起个草吧。以后再請党委批准。”

第二天，厂报上以醒目的标题登着万吨船求援信。

亲爱的各兄弟車間同志們：

在万吨巨輪的造船台上，正夜以繼日地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英雄的造船工人以突飞猛进的建造速度向世界造船纪录冲击，但是在这跃进的洪流里，遇到了一个困难，缺少直流电焊机，我們衷心地希望各兄弟車間能給予援助。

船体車間

这封求援信，象春雷一样惊动了全厂的人。尤其是拥有两台直流电焊机的鍋爐車間的工人們，他們都拿着報紙去找組長，不一会就圍了一圈人。黨員李志新更是激動，他說：“同志們！万吨輪有困難了，這是我們造船廠全體工人的困難，我們得共同克服它！怎麼樣？同志們！把我們的直流電焊機送去吧！”

“咱們現在正在搞透平發電機，也是急用，送給他們，咱們怎麼辦呢？”

“沒問題，咱們想辦法用交流電！”組長斬釘截鐵地說，“走，咱們找車間主任去。”說着他們就一齊擁到了主任室。

車間主任王智富和工段長任以生，听了他們的意見，互相遞了個眼色會意地笑了。

李志新說：“你決定呀，笑什麼！”

王主任半真半假地笑着說：“我們落后了！今天早晨我們看到廠報，就想到了這個主意，怕同志們不同意，正在和老任研究，想打通你們的思想呢！看來是用不着打通了。”說着他回頭對任以生說：“老任，去找支部書記和工會主席，咱們打起鑼鼓送電機去。”

車間幹部和工人們抬着兩台直流電焊機，鑼鼓喧天地向船體車間走去。

船體車間的幹部，看着越來越近的队伍，他們還沒預料到支援队伍會來得這樣快。

當鑼鼓聲停住時，李志新大聲讀起了寫在大紅紙上的支援信：

亲爱的船体車間領導同志，并轉全体工人同志：

今天从报纸上看到了你們的求援信，我們全体工人一致認為，你們的困难就是我們的困难。現在我們把这仅有的两台直流电焊机給你們，願你們能更快地更好地完成建造万吨船的任务。

鍋爐車間全体工人

孙主任紧握着王主任的手說：“請向鍋爐車間全体同志轉达我們的感謝，我們不完成任务决不罢休。”

青年大鬧万吨船

張鴻瓊

在嶄新的三号造船台上，祖國首建第一艘万吨遠洋貨輪，巍然聳立。龍門式吊車，象巨人一樣日夜不停地揮動着鐵臂，將沉重的万吨輪船體幫板、甲板……運到船台上安裝。

戰鬥的青年英雄們，在各個崗位上，緊張地勞動着。

誓師大會

中午，万吨巨輪的船台上，顯得比往日格外威風，船台兩邊紅旗迎風飄揚，醒目的巨幅彩紅標語上大書着“建造万吨船青年誓師大會”。

年輕的小伙子和姑娘們，三五成群地奔向會場，其中也有不少老師傅們。

青年誓師大會開始了，團總支書記走上主席台，宣布了團總支在万吨船上開展青年紅旗戰鬥突擊隊活動的決定，號召團員

和青年工人要成为建造万吨輪的一支突击力量，起到尖兵和先鋒作用。党总支書記代表党总支勉励青年們要拿出冲天的革命干劲来，作到政治挂帅，解放思想，向老师傅們学习，在万吨船上創造奇迹。

接着由党总支書記、車間主任、工会主席和团总支書記，分別发給青年紅旗战斗突击队的队旗。

共青团員卢全禹代表青年工人跳上主席台激动地向大家表示：“我們决不辜負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要虛心向老师傅們学习，在万吨船上大鬧技术革命和生产翻番，积极参加突击队活动，为祖国爭光，为人民的造船事业立功。”

卢全禹的話表达了全体工人的决心，台下一片掌声。报名参加突击队活动的青年立刻都拥上了主席台。会场在雷鳴的掌声中喧闹沸騰起来了。这些生龙活虎般的小伙子，一个个摩拳擦掌，单等着上陣冲锋。

广播站的鐘声响了，青年們各奔崗位，一場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在这場战斗中，出現了多少青年战斗英雄和多少惊人的奇迹啊！

“赵子龙”火綫立功

散会以后，对船一工段的青年小伙子林基成，右手拿着大錘，左手提着索子，向二号船台走去，一連串的往事又在他的脑海中翻騰着。

小林走出技校，来造船厂学徒已經两三年啦，前二年，思想

里总是动荡不安，从心里就烦这一行，在船台上干活，又累又脏，连耳朵都得不到安静。同学们问他在工厂里干什么，他都不好意思说是干铆工。想退职，又没有条件，正巧又赶上学徒的期限延长了，他心里的小计划破产了……什么也不用买啦！团支部书记帮助他，他也不听那一套。

在党的不断教育下，他逐步地认识到这些个人主义打算的可耻，和他一起来的小唐已经是个共青团员了，他看看人家，想想自己，又悔恨又自责。他想着心事，走到工作岗位，安好工具，望望万吨巨轮，誓师大会上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脑子里。他默默地想，考验我的时机到了，我一定要在火线上立功，争取入团。亲爱的党，你考验我吧！

休息的时候，小林拿出一张红色的决心书，向团支部书记恳切地要求说：“请批准我做一名青年突击队员！我一定能完成任务，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争取在火线上入团。”支部书记微笑着看着他，把他的决心书看了又看。小林乐的蹦蹦跳跳扭身就跑回干活去了。

老赵看着小林跑去的背影，对老周说：“老周，你是个党员，又是他的师傅，你得好好帮助他呀！最近他的进步可不小啊！咱们常说‘三国’里的赵子龙是一员猛将，我看小林比他还厉害。就拿前几天晚上来说吧，他在突击二〇五、二〇六分段甲板时，大雨下得象瓢泼一样，棉袄都湿透了，叫他、赶他去避避雨，他说什么也不走，等把活干完了，身上湿的象落汤鸡一样，他才跑到办公室里去。我埋怨他不该这样，他却说：‘就这样才过

穩。”

老周听到老赵表扬自己的徒弟，心里十分高兴，便加一句说：“我这个徒弟，这一年半可真大有转变哪！”

工段里的老师傅们，不断地表扬小林干活泼辣，不管是高空作业，或是在二十多公尺深的船舱里；不管是严寒的深夜，或是暴风骤雨的露天，他总是干活走在前面，休息走在后面，车间工会和团总支、电焊和铆工二段给小林的表扬信件，雪片似地飞来。

建造万吨大船是我国造船史上的创举，又是洪爐，炼出了多少勇敢坚强的人啊！小林的愿望实现了，他被光荣地批准为共青团员，并且获得了青年红旗突击队员的光荣称号。

翻番能手卢全禹

深夜十一点多钟，大地笼罩在密密的雾层里，降落在地面上的小水珠，霎时变成了白色的霜冻，造船台上噙噙的风把声、叮当的大锤声，依然响成一片。

借着电弧光的闪烁，隐约地瞧见一座胎架上站着一高一矮两个人，高个子是工段长李长喜，在他嘴上的小黑胡子，哈出的热气已经结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只听高个子说：“我说突击队长同志，突击队是应该走在前面，突破关键性的任务，可是这也不能光凭一股热情呀！我从没见过象你这样犟的小伙子，船上撬，你跑下面干，船头撬，你跑到船尾干，这还有个纪律没有啦！告诉你，赶快回家去，再不……”

过后就是一片大笑声。

那个矮个子就是共青团员卢全禹。他在低着头摆弄着米达尺，听了李长喜工段长的话，哈哈笑了两声，理直气壮地说：“回家！回家干什么？我现在是夜班……”

李长喜没等小卢说完抢过话来：“快休息去吧！”说完就连推加拉地把卢全禹送到船台办公室。

小卢被工段长拉进办公室，撅着嘴站在炉子跟前，眼睛直盯着红了半截的烟筒，沉默了一会，他嘿嘿地笑了一声：“工段长，你不知道，我干的那副帮板，明天就等着安装，咱能叫人家催咱吗？”他恳切地要求着。

“你呀！什么都不知道，连吃饭睡觉都不知道！”老李幽默地朝小卢眨了眨眼说。

小卢琢磨了一会，觉得话里有话，便说：“你别转弯抹角，哪顿饭我没吃？你当我象你似的，大嫂子在家里等了你十来天，你都不回去……”

小卢这一提，老李觉得脸上热呼呼的，忙说：“你先别揭我的底，你瞧这是谁的饭盒子？”老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满装鸡蛋炒米饭的饭盒子，放在桌子上。

小卢一愣，心里想：“咦！怪呀！我的饭盒子没长腿，怎么跑到这里来啦，还烤得热呼呼的。”

他脑子里立刻明白了：这……

老李在一旁抿嘴直笑，急忙郑重其事地说：“别这个那个了，党总支书记一再嘱咐咱们，苦战，在紧要的情况下是必要的，

但也要适当地注意休息，在这一点上，你没听党的话！当然我，我也稍稍差点。”

小卢低着头不吭气了。

老李看小卢不放声，紧接一句说：“快吃饭吧！时间晚了，恐怕赶不上电车啦。我已经在后屋给你准备了毯子，就在这里睡吧！”

听了这话，小卢的心里只觉得热呼呼的，党组织对工人的关心有多么周到啊！他激动地取了个立正的姿势，把脚一并，说：“是，服从领导，遵命照办。”说完，他才盛了一碗稀饭，拿着饭盒子到后屋去了。

老李拖了把椅子，长长地缓了口气，扭回头对建造工段长孙万祥说：

“这小子真不愧是个青年红旗战斗突击队员。”

老孙逗趣地说：“嗯！你那个庙里还有懒和尚吗？”

老李摘下帽子往桌子上一甩，用手搔着头发，自豪地说：“要讲动脑筋，他也是能手，干胎架子的时候，他改进了返水平的工艺，又采用了木梢子死模板，使生产翻了三十八番。前天他又一宿没睡觉，琢磨出一个万能拖钢板的工具。我们的青年工人就是这样的敢想敢干。”

“穆桂英”初战获胜

青年工人们为大船立下了许多功劳。新来的徒工们也成天到晚地在寻思，怎样加把劲，争取做一个光荣的突击队员。

大爐工段水压机旁的女徒工，共青团員薛士蓮小姑娘，她平时爱說爱笑，很活潑，可是这几天突然沉默起来了。

青年誓师大会的情景在她的脑海里活动着，她想到組織上批准她为突击队員的时候，她咬着下嘴唇在怨恨自己太笨，心里不断地責問着自己，老师傅是多么耐心的教啊！可是怎么学了三天連門都不入呢？做不出成績来，又算个什么突击队員呢？

她望着墙壁上挂着的毛主席画像，心里在想，是誰把我們全家由飢餓和貧困中挽救出来，过着現在这样幸福生活？对呀，是党！是毛主席！党教导我們，要我們战胜困难，克服困难，我不应该老是着急，应该开动脑筋去攻破技术关。她想到这里，便索性找了一張紙，写下了自己的决心：“要在很短的时間內掌握水压机的技术，替出老师傅去千万吨船上更重要的活。”

第二天一早，薛士蓮来到了工段，准备着一見到党支部書記，就把决心书交給他。

党支部書記馬秋，很关心小薛的学习，一早就来看她，薛士蓮見馬秋同志来了，就从水压机上跳下来，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决心书交給他。

“你来的很早啊！”支部書記打开了决心书接着說了一句。

“突击队員，怎么学习技术也要突击？”馬支书笑着点点头，“你这个要求很好，我一定告訴你的师傅好好培养你。”

老工人梁潤忠就是小薛的师傅，她从跟梁师傅学徒起，时刻跟着梁师傅，不分昼夜地輾轉在水压机旁，两眼盯着梁师傅的手如何操作，不肯放过每一个細小的动作。她多么盼望自己能单

独操縱水压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啊！梁师傅对这个热情的姑娘也十分疼爱，在午休时，就给她講水压机的性能，或是指导小薛練習操作。

經過梁师傅二十几天的耐心教导和她自己日夜苦心的钻研，小薛最渴望的时刻，终于盼到了。

一天吃午飯时，梁师傅告訴小薛：“下午压万吨船上的甲板三角板，你可以操作水压机試試看！”

“太好啦！太好啦！”小薛高兴地跳起来，“我能行嗎？梁师傅。”

“能行，只要沉住气。”

上班的鐘声响了，师傅們都聚集在水压机旁，要看看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小薛早就在这里等着了，师傅們用吊車往水压机上吊鋼板的时候，小薛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

“小薛！不要慌。”梁师傅的声音给了她无限的力量。

小薛鎮靜地順着梁师傅的指揮，用力地小心地操縱水压机的拉杆，反复地拉动几次，按照梁师傅的手势，水压机的芯子向上慢慢升起了。

就这样，一个新学徒的小姑娘，竟代替了四級工的王师傅操作了。

和狂风搏斗

为了确保万吨大船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下水，党总支提出：“同海潮竞赛，向龙王挑战，要叫大船等潮水，不叫潮水等大

船”的口号。在这振奋人心的战斗口号下，青年造船英雄們，斗志昂扬，一跃再跃的计划，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现在将要全部实现了。

正在乘胜跃进，和海潮竞赛的时候，自然条件给造船工人们带来了重重困难。六级的北风整整地刮了一天一夜，青年突击队长广德平急得满船打转转。工人在吊板上焊活站不住脚，叫风刮得直晃荡，挡风的帆布也刮得稀烂，这怎么办？

焊大缝的突击队员一个个也都急得束手无策。

工段长郭启德，在船西头望见了广德平，一面带小跑地打着手势，指着没焊完的大缝，一面高声地喊着，“这个任务兄弟工段都来催我们啦。”

焊缝试油的工人老王也凑到跟前说：“你们还叫不叫我干啦！我现在已经‘失业’了。就等你们这三道大缝。”广德平更加焦急，他右手用力往下一挥说：“我知道啊！我比你更着急。”

真是情急生智，人多力量大。老广和老迟想出了一套办法。白天大北风，就先焊南面，按以往的经验，到晚上风会小些，再想办法，把北面的棚搭上，集中一切力量来突击。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

深夜两点多钟了，队员们还没有吃饭。三道焊缝已经快突击一半了，青年们忘记了寒冷、饥饿，一心要和大风比个高低。

在当晚三点多钟，突然暴风大作，帆布棚也被刮破了，突击队员们的干劲也加倍增强，个个捆紧安全带，坚守阵地，继续战斗。一阵暴风把帆布棚吹掉了，焊弧火被风吹得晃晃不定。女徒

工小王把事先准备好的三层板顺手拿起来挡风，掩护师傅们再继续坚持下去。可是一会儿三层板又被风给吹到甲板上。老广看到这种情况，对小王说：“你下去吧，风太大，在上面很危险！”说完又扣上了电火帽。

小王连气都没吭，但是她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造万吨大船分秒不讓，能因为六级大风影响工作进度嗎？前方的战士提出輕伤不下火綫，我没有伤怎么还叫我下火綫？忽然她象是发现了什么似的，飞也似地跑到小李、小孙的身边，不知她向她们说了些什么，三个人又一起上了船。

狂风仍然在不停地刮着，疯狂地向万吨船袭击，电焊工们的工作更加困难了。可是正在苦思的广师傅忽然感到风小了。刚要换焊条，才看见有三个人站在吊板上给他挡风。老广一看是三个女徒弟，他高兴地说：“你们用身子代替了万里长城，挡住了敌人的进攻，功劳不小，我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我们是为谁呀！”说着，三个人嘻嘻地笑起来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们三个人站了多长时间不知道，手脚都冻麻木了，也不觉得，她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徒工应尽的责任，一个工人对万吨船应尽的责任！

他们的眼睛盯着油光闪亮的焊缝，象一条彩虹一样地直綫上升，人们冻得红红的脸上泛着微笑。

智造“人字桅”

工人 程克泰

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機裝工段在討論“人字桅”的任務。

“人字桅”的任務很艱巨，機裝工人干這樣的活還是頭一次，問題不少；王宗濤小組已經討論大半天了，最後，組長問大伙：“十一月二十五日干完行不行？”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沒有問題，保證完成。”可是心裡卻不太摸底。

只有坐在東牆角的郭元仁老工人，象不理睬他們似的，翻弄着今天下午組長領來的圖紙，熟練地一張一張地看完了。然後，低著頭默默無言，開始琢磨起來：大桅這麼高，又是人字桅，若用過去辦法，一定得先做胎，做一個還不行，得做四個，做四個胎要好長時間，就要影響大船按期下水。要想縮短時間，保證大船按期下水，只有不做胎具，不留荒料，鋪上木墩，找好平就干……。

組長王宗濤看到郭元仁兩眼直瞪瞪地在思考什麼，便問道：

“郭师傅，你今晚上怎么不发言了呢？有什么意见提呀，让大家研究研究。”

人们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到郭元仁的脸上，一个小伙子随声应道：“是啊！郭师傅说一說吧。”

郭元仁笑了笑，顺手拿起大桅的图纸，朝大家晃了晃说：“这张图纸你们都看了吧，大桅总高三十一公尺多，最薄的钢板是十二公厘，活是这么咬手，时间又很紧，照过去老办法干不行，我想不用胎具干，大家看看行不行？”

组长听郭元仁这么一說，心里想：这可节约不少时间。他又一考虑，这怎么能成啊？我在造船厂干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谁这样干过，这是脖子上挂镰刀——险事。要返工影响大船下水，谁能负起这个责任？大桅这活技术上又很复杂，质量要求相当高，“冒险”的事咱不干，还是做胎具干最保险。

“不做胎具保证能提前完成任务，咱们算算细账吧，做一个胎架子最快得六天，四个胎架子呢？就得二十多天，剩下一个月，又得制作，还得安装，能保证大船按期下水吗？”郭元仁补充着说。

好多工人同意郭元仁的说法，可又怕干不好大返工，谁也不敢肯定下来。

组长看了看手表说：“十点啦！小组会就开到这里，干大桅一定要做胎。”

郭元仁皱皱眉头，撅着嘴，无精打采地走回家，鞋也没脱就躺在床上。老伴几次叫他吃饭，他象没听到似的，闭着眼在想

什么。老伴知道他有个怪脾气：心里一不高兴就不吃饭，一言不发，真能急死人。她知道他的脾气，便不惊动他，就自己一个人吃完饭躺在一旁，不多时就呼呼地睡着了。

屋子里静静的，只有坐钟嘀嘀嗒嗒的声音响个不停。郭元仁翻来复去总是合不上眼睛，他想：“……我还没有干过返工活，这次就那么……”他苦恼地沉思着。

他忽然想起来了，那是今年夏天的事。在安装客艇上零件时用的那个胎具，就是在党支部的帮助下才创造出来的。他兴奋地大声说：“有了，明天找支部书记去谈谈！”他老伴被惊醒了，茫然地问他：“都半夜了，你还没睡？”

“就睡。”他带着歉意地说，老伴也随着笑了。

天刚蒙蒙亮，郭元仁连饭都没顾得吃就跑到厂里来了，到支部书记办公室一看，屋里没有人，他急忙往现场走去，在半路上碰见了工段长，才知道支部书记正在船台上帮助工人们干活呢！

直到中午，他才在食堂找到了支部书记，把不做胎不留荒料的方法讲了一遍，书记考虑了一会儿，拉着他的手说：“走！咱们一起研究研究。”说着，两个人手拉着手朝现场走去了。

下班后，在小组会上支部书记把郭元仁这个办法又向工人提出来了，让工人们讨论，工人们都拥护郭元仁的方法，并提出了不少技术措施，说明郭元仁的建造方法并不冒险。组长、技术员还是摇头，认为太冒险。

支部书记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从技术上说明郭元仁的方法

合乎科学精神后，针对组长和技术员的迷信思想进行了说服：“三岛式造船法也是新的试验，大家都亲眼看到了，各兄弟工段干的多快啊！我们也要迎头赶上去。郭师傅提出的办法不但能缩短时间，还可以节省很多钢板、电石、人力。支部决定支持他的建议！”

组长听了支部书记这番话，脑子才开了窍，他很不自然地站起来说：“郭师傅！大胆地干吧！一切准备工作，对外联系都由我来做。”

经过四天的工夫，就把第一主大桅放样和组立任务干完了。“人字桅”不用胎，不留废料，试验成功了。技术员量了尺碼，又看看图纸，笑嘻嘻地对支部书记说：“完全合乎要求，质量百分之百。”

组长紧握着郭元仁的手激动地说：“这个方法太好了！”

大桅不用胎组立试验成功，鼓舞了大家的生产热情，决心要把“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大桅同时开始组立起来。为了争取时间，并组织了竞赛。工作效率比干五千吨輪大桅时翻了三番。

当竖立起第一主“人字桅”的时候，人们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定叫楼子等甲板

工人 張錫和 王国庆

三个月，六十天，五十八天！万吨大船的船台周期一次次地变更着。十一月二十七、八两日是漲滿潮的日子，是大船下水的好机会，不然又得耽誤半个月。

同海潮竞赛，
向龙王挑战，
要叫大船等潮水，
不叫潮水等大船。

这英雄的豪言壮語，是保証万吨大船按期下水的誓言，人們正以惊人的速度赶造大船。

轟轟烈烈的竞赛展开了，人們互相促进着，铆工第一工段担当了第一层中央楼的建造任务，他們接到了三工段的战表：“要叫二层楼子等一层，不叫一层等二层。”这就是說一层楼子不按时上好，就要影响二层楼子的安装，而一层楼子的头道工序是甲

板，甲板不安装好，就不能安装一层楼子，而甲板又必須在胎上对好，才能上船安装，可是組立甲板的胎架又产生了大困难。如此下去势必影响楼子的安装，因此，一工段給他們来了一张战表是：“定叫楼子等甲板，不讓甲板等楼子。”在这样形势逼人的情况下，建造甲板的工人們，实行了一个大胆的革命措施：“无胎造甲板。”这样一来，甲板的建造速度就能提高七倍，这个优势能大大地压倒楼子的建造速度。

一場激烈的時間爭奪战开始了，在楼子和甲板两个陣地上战鼓齐鳴，喊声震地，真是個神鬼皆惊的場面。一层楼是整个中央楼的基层建筑，要由几百張鋼板筑成几十个連接起来的房間，这对一貫干修船活的一工段的工人們來說，是生疏的，是一个重大的考驗。

工段长王国庆，作了一个精密而全面的部署，由这个工段的精銳部队，王世田組担任了主攻，其他三个組都选派了大工匠进行支援。

經過八昼夜的苦战，楼子組立起来了，人們看着这辛勤劳动的结晶，黑紅的臉上泛起了滿意的笑容，它告訴人們胜利是屬於他們的。

但是胜利不是輕易到手的，楼子組立起来这仅是胜利的第一步，距楼子的建成还有一段过程，几百張鋼板組立起来的楼子的板縫都是互相搭在一起的，需要用瓦斯把板縫切平，对在一起才能焊接起来。几百条板縫用瓦斯研平是有困难的，平縫还可以切的直而勻，能保證質量。可是这楼子除了上盖以外，有百分

之九十是壁子，板縫是立的，这样切起来可就困难了。站着用手抱着瓦斯切割器切出来的縫不直，要想直就得慢慢来，切慢了鋼板就受了高温，等冷却后就要变形，工人面临着这些困难，都感到万分的焦急，別說讓樓子等甲板哪，这不眼看着就要影响大船按期下水嗎？

青年瓦斯工人国吉林，是一个沉着、爱动脑筋的小伙子，他为这件事已經絞尽了脑汁，想了两天一夜了，还是沒想出一个好办法来，最后他决定采用“强烈火焰切割法”，但是还是不能保証質量。

一天的上午，鉚工师傅請他帮助彈一条粉綫，他一面彈着一面想，能不能用象这条粉綫一样直的东西，比着切板縫呢？这个想法就象一个迷失在大森林里的旅人，見到了光亮一样，他用两道銳利的眼光到处搜索着，突然，他发现了一根又直又长的角鋼，对，用它做一个导板，試試看。

他把角鋼立在壁子上就切起来了，可是角鋼沒有东西支持立不住，这可怎么办呢？当他正在为难的时候，鉚工大工匠苏德臣过来了，他馬上喊住了他說：“苏师傅，請你来帮帮忙。”他把他的想法告訴了苏师傅后，就說：“請你給我做一个支架。”苏师傅一听，高兴得連嘴都合不上了，忙說：

“这怎能說是帮忙呢？咱們大伤脑筋的还不就是沒有办法嗎？你解决了这样一个大关键，可太應該感謝你了。来吧，你說說要个什么样的？”

国吉林和他一講，苏师傅又給改进了一下，一个研板縫的活

动导板做出来了。

国吉林的創造解决了研板縫的关键，只要研一遍，板縫就完全合乎規格，再不用三番两次地返工了。这也給下道工序电焊工人創造了有利条件，电焊組长刘玉賢也代表他組的电焊工人感謝国吉林說：

“国师傅，你的創造可給我們打开了焊板縫的难关，它既能提高速度，又能保証質量，我代表全組工人向你致謝。”

这一席話把小国說得很不好意思，他紅着臉說：“刘师傅，这点小事算了什么，只要大船能按期下水，这就是我們最大的希望啊！”

忽隆隆隆，大吊吊着一大段甲板正往船上安装，龐大的一层樓子也由大吊吊着緩緩地离开了地面，送上船去。

車間总支書記带着报喜队，敲着鑼鼓来到船上，祝賀的、助威的鑼鼓越敲越响，工人們的干劲越来越高，樓子、甲板同时奏捷的鞭炮声响彻船台。人們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实现了英雄的諾言。

船台激战

工人 鞠远森

十一月初，万吨大船正处在“三岛”合龙阶段，大吊载着组立好了的船帮和大底一段一段送给铆工安装，船台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连续几个昼夜没有离开船台的对船二工段长李长喜，站在安装好了的“三〇六”段大底上，焦急地瞅着已经组立好了、但不能安装的“三〇七”段大底。

他正陷入沉思中，用眼直盯着“三〇七”段大底，好象用一股劲能把“三〇七”大底端上船台一样地在想：首柱多咱能来呢？“三〇七”的大底不安装，上层的“三二三”“三二四”帮板和首楼就安不上，可是按照常规，首柱不来大底是安不上的。

虽然首柱订货不来的责任不能叫对船二工段来负，可是“三〇七”大底不能预期安装，影响大船下水，这个责任就不是关系哪个工段的事了。

李长喜想：向尾島挑战是咱們提出来的，人家的进度在飞快猛进，落了后丢臉是个小事，更主要的是不能保証万吨大船在两个月內下水。

对船二工段在完成各項任务中，沒有被困难吓倒过，难道沒有首柱“三〇七”大底就不上了嗎？不！絕對不能！时间是宝贵的，我們的船台周期一跃再跃，是为了爭取时间压倒世界上造船速度最快的資本主义国家，多快好省地建造万吨船，这是我們造船工人絲毫不能动搖的决心。决心下了，就一定要实现。想到这里，李长喜决定去找建造工段长孙万祥研究，是否可以不等首柱，先安装“三〇七”大底。

当李长喜来到船台办公室时，党总支書記和孙万祥都在这里。他提出先上“三〇七”大底的想法，經過研究，建造工段长孙万祥也同意这样做。党总支書記在一旁很滿意地点着头說：“是啊，我們决不能受陈規旧律的限制，但是否能先上‘三〇七’，必須依靠工人的智慧，大家想办法。”

工人們在吃午飯，李长喜想趁这个机会和大家談談，讓大家討論一下，“三〇七”大底这个关键問題。

大家正为“三〇七”大底着急，一看工段长进来了，室內頓時平靜下来了。李长喜用眼向四周扫視了一下，惊讶地問：“人来得不多呀！”胎上組长石俊生說：“每到吃飯的时候人就少啦，就拿王立云說吧，我叫他吃完饭再干活，他却說：‘竞赛搞得这么激烈，哪能倒出工夫吃飯，人家吊車組长看咱們进度太慢，怕咱們落了后，特地用吃飯时间，給咱們吊几勾。你說，咱們能回

去吃飯？……’我看他一個人忙不過來，特地又留下幾個人幫助他。”

“這樣，咱們先研究一下‘三〇七’大底的事吧！”李長喜說完走到黑板跟前拿起粉筆，一邊比劃着，一邊說：“‘三〇七’大底組立好了，不能按期上船，等首柱還需半个月，這樣，要安裝的‘三二三’‘三二四’等就沒法擡上去了。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先上‘三〇七’大底，同志們看看行不行？”

其實已經有不少工人這樣想過，但是怕沒有把握，都沒有提出來，經過工段長這一講，大家心裡更活了，老工人林鈞廉表示贊同。他說：“李師傅，你怎麼不早說呀，我看可以，我們再好好研究一下。”

大家都怕落到尾部後面，很不能馬上就安裝“三〇七”大底。

開工鐘響了，工人們蜂擁地擠向門外，安裝組長李繼永跑在最前面，他決定搶上一步，趁別人未開始干活以前，先把八號吊車要過來，為“三〇七”大底翻個，工人們也忙着為安裝“三〇七”大底做着準備。

晚上七點鐘，八號吊車掛鉤鬆開了，“三〇七”大底找綫的工人，把大底的高度、中心、水平都找正了，大家懷着愉快的心情，望着定位好了的“三〇七”大底，光滑的船皮表面，所有的橫向電焊接縫，全對得絲毫不差。

“三〇七”大底的提前安裝，為上層八個外板分段爭來了十五天的時間，給萬噸巨輪早日下水提供了有力保證。這個時間的贏得，是黨所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結果。

船台上的战斗更加激烈了，船体水线以下部分，除首、尾尖舱以外，基本定型，并转入分段交工时期，大船更显得雄伟壮观。

船台周期一跃再跃，由原来的三个月又改为五十八天，对工程进度的要求也越来越快，对船一、二、三工段和中央楼子之间的互相竞赛，搞得正热火朝天。

眼看四层分段的中央楼子，就要组立好了，可是这时中央楼子底座的主甲板还没有影，按计划排列，这是对船三工段于忠和工段组立的任务。

“一九一”“一九二”段主甲板，三日就得上船，对船三工段没有力量组立，怎么办？……

两手托腮、紧锁眉头的建造工段长孙万祥，俯在展放图纸的办公桌上在沉思，想在午前的调度会上得到解决。

在调度会上孙万祥把这个情况提了出来。大家都明白，中央楼子四日就要上船安装，平行中体的“一九一”“一九二”段的主甲板没有人来干，这个任务不按期完，楼子上不去，就要影响船下水。

李长喜、苏德瑜工段长心里各有打算。

担当尾部工段长的苏德瑜，盯着已经推到自己眼前的“一九一”段主甲板图纸，在想：竞赛拉下一步，几步都撵不上，如果我把“一九一”拉过来，自己的进度不受影响吗？……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纸烟，看了看李长喜的脸，忽然他又想起了党经常教导的一句话：竞赛决不能离开协作。他把眼又转向了眼前的图纸，觉得刚才的想法是不对的：没有主甲板，中央楼子不安装，下水

时还能就下个尾巴嗎？……

苏德瑜一边折着图紙，一边說：“孙师傅，我包下‘一九一’段主甲板，保証不影响主甲板……”

李长喜一看苏德瑜包下了一段，心里一陣热，他觉得自己沒能先提出来，讓老苏搶了先很慚愧……要按往日他早就发言了，可是今天，他考虑的問題多一些，因为他們工段开工晚了一些，別的工段都在他們头前，而且現在三个工段的竞赛又正处在火头上，能够跟得上別人那就不容易了，別說再支援別人了。但是一个共产党员能够这样考虑問題嗎？不能！

在这沉默的几分鐘里，他抬起头，看見同志們都在望着他，等待着他。他把全工段工人的干劲都集中在自己的心头，对着苏德瑜工段长說：“我也包下一段，咱們首尾比武竞赛还不算，再来一个协作中的竞赛。看誰干得好、干得快！”

这两个工段的工人們經過两昼夜的奋战，提前完成了“一九一”“一九二”主甲板的組立任务，为提前安装中央楼子創造了条件。

巨輪离下水的日期越来越近了，但首部的进度还落在尾部苏德瑜工段的后面，“三二三”“三二四”两大段船帮还没有影，拿什么安装呢？这时首部对船二工段的每个工人无不感到焦急。

同志們知道，自己的責任重大，参加造万吨大船是党和人民对他們的信任，如果不能同兄弟工段并肩前进，就要影响整个建造的速度。

在这紧要的关头，对船二工段召开了群策群力、攻碉堡的座谈会，解决了“三二三”“三二四”胎架不做模板、首楼帮板不用胎架的关键，并向党表示决心：

不增人，不增马，

有困难，想办法。

争十七，保十八（日），

保证不拉下。

海风不停地吹着，雨越下越大，路上的行人更显得少了，但“三二三”“三二四”两段帮板附近的人们，冒着大雨，在泥濘的道路上，抬木墩的、抬型钢的、抬钢板的人们川流不息。

这些造船英雄们，在同海潮竞赛，在向龙王挑战。雨稍微小了，画线工人用锯末吸去钢板上的雨水；已经画好的线被阵雨冲掉了，他们就再画第二遍、第三遍……

二百余公斤重的球钢肋骨，等不着吊车，工人就自己来抬。本来要十天后才能干完的活，经过英雄们几个昼夜的苦战，没用四天时间就完成了“三二三”“三二四”胎架、帮板和首楼帮板的组立任务。当同志们望着已经安装好了的“三二三”时，黑黝黝的脸上浮出了愉快的笑容。

在建造万吨大船的火热战斗中，每个人，每个组，谁也不肯落在谁的后面，互不示弱地一浪推着一浪。在建造万吨船的战斗中，工人们都知道赶资本主义国家，这决不是一句空话。

万吨船鹤尾是一个重达三十余吨的立体分段，船皮全是要经过冷热加工的合金钢弯板，从目前进度看来，还要经过三、四个

昼夜以后才能上船安装。况且，还有五张鱼脊形中心弯板，弯度相差八十公厘，需要送大炉重新加工，等拉回来，需要很长时间。

由于对船二工段的“三二三”“三二四”帮板安装得很突然，惊动了对船一工段胎上组立鸭尾的赵长平小组，把原来要送去重新加工的计划打破了，决心自己来修理弯板，争取时间，追赶首部对船二工段。

嗒——嗒的电焊声，夹杂着哧——哧的气焊声和叮当的大锤声响成一片，在这里战斗的是尾部赵长平小组，他们在球形的鸭尾上修理弯板。

经过一个昼夜的苦战，顽强的合金钢板，按照勇士们的意图被征服了。

鸭尾安装好了。尾部赶过了首部，攻下车间提出的碉堡，赵长平小组又占了上风。

自从大船铺底到现在，对船二工段和对船一工段之间的竞赛已经进行很久了，内心里都在较劲，在建造速度上一点不让，你上一段，我也上一段，……你撞我、我撞你地在争时间。党总支也乘这个机会写了一首诗赠给他们：

对船二和对船一，
一前一后唱大戏。
两台大戏对着唱，
看谁先把卫星放！

十一月十九日早晨，天还不太亮，党总支宣传委员张光钧同志就把这份战表贴在船台上了。七点钟，上班的工人经过这里，

看到这份激励人心的战表。

船台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组长石俊生急忙放下手中的工具，拿起听筒，是总支书记叫李长喜去开会。他在船台上好容易找到李长喜，原来李长喜从昨天晚上就在船上指导安装首楼甲板，已经工作一夜了。听到石俊生来叫他，他把工作情况交代给李继永，急忙来到总支会议室。

总支书记正在讲话，看李长喜来了，又重复一遍：“老李，为了保证攒二十七日的潮水，必须争取在二十二日、保证在二十四日全部完工，否则就赶不上潮水高点。你们对船二首部的十张单上外板完成的好坏，关系着大船能否按期下水，你有没有把握，要不要人支援？……”

李长喜听到书记说到“支援”两个字，没有马上回答书记的问话，他在想，别人的工作那样忙，不用人来支援就真的完不成任务吗？……不！

他扔掉快要烧手指的烟头，站起来说：“党对我的要求，我保证实现，根据我们现有的力量，组成六个突击组，分两个阵地，一个昼夜上六张板，用不了两个昼夜，十张板就全可以上完。”接着他又说：“我向党保证，决心争取二十一，保证二十三，按总支要求，还要提前一天……”

李长喜的发言激起了尾部苏德瑜工段长的劲头，他急忙地说：“对船二能提前完成，我们对船一也决不会拉下，我保证……”

于是在总支会议室里又唱起了一场对台戏。他们这些保证

都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这是他們經過日日夜夜的反复思考、琢磨，同工人研究的結果。他們知道每一仗应当怎么打，其中既有着实事求是的分析，也有大胆的想法和决心。

李长喜回到工段，把总支會議情况向工人們作了傳達。

在党培养教育下的造船工人們，向来就不怕困难，任务越艰巨，智慧越高深，干劲就越足。个个都爭先恐后地表示决心：

“任务不完，决不下陣；要叫大船等潮水，决不讓潮水等大船！”

工人們紛紛要求参加突击队，輕伤不下火綫的李繼永表示得更为坚决。

根据群众的要求，确定了打好最后一仗的突击队部署。

右面陣地，李繼永为队长，领导楊克山、馬連祥、李明文等三个突击班。

左面陣地，崔維貴为队长，领导郭玉喜、刘煥珠、王立元等三个突击班。

十一月十九日傍晚，突击队出发了，如果不明底細的人，会以为是接二班的来了。其实，却不是这样。他們已工作了一整天了，現在又要执行新的任务，参加首樓十張单上外板的突击工作。

深夜的寒风，不时地扫着船台，但是首尖艙里并没有片刻的宁静。

叮当的錘声和噓噓的风錘声，夹在人們的嘈杂声中，一場激烈的突击战斗打响在首尖艙里。在甲板上，在首尖吊板上，里里

外外到处都是干将。指揮員們也里外上下忙个不停，給右面剛拉完瓦斯嘴，又給左面递着大錘，工人馬連祥看到战友們精神头这么大，激起了他那股高兴勁，唱起来他那拿手的小調，別人也跟着哼了起来，首尖艙里显得异常熱鬧。

战斗持續了一个昼夜，交接班的时间到了，通往大船的天梯上，往返的行人更觉得拥挤了。

“怎么楊克山还没有下来呀？”这是走在梯子上的王立元在問小李，还没等小李回答，他把工具交給小李說：“你拿着先下去，我回船上看看。”說完他又上了船，小李晃了一下脑袋問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呀？”也跟着上了船。

他們俩跑上首楼甲板一看，工段长跟楊克山說：“楊克山，你下去休息一下再来！”这是工段长李长喜动員楊克山回去。

楊克山只是随声答应着。当工段长实在把楊克山逼急了，他反駁說：“我决不下去！如果我下去了，活就被別人干完了，我还要等到明天早晨和大家一起向党总支报捷呢！”說完他又向工段长移近一步，想繼續和他分辯。

李长喜一看，命令、說服都动搖不了楊克山的恒心，同志們既然想在这里实现自己的誓言，那么留就留下吧。

这一来就更麻煩了，站在甲板上的同志們也都紛紛要求留下。李长喜剛想开口叫大家休息，有个工人就搶上去說：“工段长留下楊克山不留我們，这不公平。”

本来認为工段长不公平的这些人，也是經過再三动員，才勉强移动了几步的。当他們看到剛才所发生的事以后，更覺得有

理由了。

大家的激情把工段长弄得也不知怎样才好，为了不辜負同志們对党无限忠誠的心意，和坚决完成任务的精神，他只得答应了大家的要求。

东方剛放亮，八号吊車的挂鈎松下了最后的一張弯板，工段长李长喜迎着曙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覺得全身是那么輕松、愉快，这时他看了看手表，是二十一日五点五十分，英雄們已經奋战了两夜零一天了。

太阳剛剛升上了地平綫，首樓外板缺口堵完了。风再也吹不进艙里来了，突击队员刘焕珠解下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臉上的汗，愉快地說：“同志們，最后一仗打完了，該洗洗臉准备向党报捷啦！”

青年工人李明文不同意地說：“不能下去，光我們自己完成任务，不等于我們的大船全部交工了。为响应党总支要求的二十二日全部交工的总指标，我們必須去支援尾部对船一工段！”

李明文的建議，大家一致同意，决定叫老工人郭玉喜先去尾樓联系一下任务，其他人随后就到。

当郭玉喜来到尾樓一看，不由得心里一怔，这是怎么回事？只見人挤得风雨不透，原来是車間工会在給尾樓送完工喜报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对船一工段的同志們看到对船二工段向首樓猛攻时，可急坏了担当尾樓的赵长平小組。原計劃尾樓下面的主甲板是苏德瑜工段赵瑞泉小組安装，赵长平小組必須等主甲板安完再安尾樓。組长赵长平想：赵瑞泉小組的主甲

板，眼前沒有力量安裝，如果等他把主甲板安完，我的尾樓完成日期該是多咱呢？他又想到競賽，人人都知道，對船一和對船二一前一後唱對台戲。這個競賽不是我一組，而是一個工段和另一個工段，更是為的大船早日交工和按期下水。首樓眼看就要完工了，落了後能對得起黨嗎？

他凝視了一會，點著了一支紙煙，他的心情被沉重的思索纏住了，尾樓、主甲板的印象在腦子裡總也不能消失。他又考慮了自己的力量：要是我來安裝呢？我的力量……他正在鬥爭激烈的时候，聽到有人喊“趙師傅”的聲音，回頭一看，是工人周殿斌在喊他。

“趙師傅，我剛到前頭去看了一下，首樓簡直就要干完了，趙瑞泉的主甲板上不去，咱的尾樓眼瞅着就落後啦！”說完他拍了一下大腿，又追問了一句：“趙師傅，你看怎麼辦？”

周殿斌的問話，使組長趙長平更覺得情況緊急。爭取時間不是一個人在考慮，而是大家都在關心的問題。趙長平決定從組裡抽人支援趙瑞泉小組安裝主甲板，只用了四個小時就完成了任務，緊接着向尾樓發起了總攻。就這樣，經過一個晝夜的苦戰，提前一天結束了最後一仗——尾樓安裝任務。

當對船二工段的工人來到尾樓時，不是需要支援，而是和對船一工段的同志們歡聚在一起，接受黨總支和車間工會贈給的提前完工喜報和競賽勝利的賀信。

英雄的造船工人們以他們那千萬顆忠於黨和人民的紅心，以他們那千萬雙智慧的双手，以他們那可與天地比高低的气魄

和英勇的战斗争得了时间，争得了十一月二十一日，保证了万吨巨轮船台周期由原定三个月跃进到五十八天。

早晨，造船工人们迎着太阳，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蜂拥着奔向党委会去报捷。

給大船披新裝

卸工 楊長生

兩條毛巾

初秋的晚霞映紅了西半天，工人村一幢幢整潔的樓房沐浴在金色的光輝中，顯得更加壯麗美觀。炊煙冉冉升起，象無數朵白雲，飄浮在碧藍的空中，然後又慢慢地散去。勞動了一天的工人們，帶着自己的孩子在門前散步和嬉戲着，一天的疲勞早已消逝了。

忽然，從前一幢樓上傳來了吵嘴聲。只听一個女人尖着嗓子喊：“你好不知害羞，搶孩子的東西，你用，不會自己買去。”另一個男子的聲音說：“喲喲，你還當寶貝了，你給我都不稀要……。”

鄰居們不知這是發生了什么事，有的聞聲趕來，對門的老太太走在最前面，一口天津話：“你們兩口子吵的嘛嘴呀？”說着推門走了進來，在小火輪上当火夫的吳滿堂抱着孩子嘻笑地站在地上，他的妻子孫淑華懷里緊抱着兩條大花毛巾，好象怕被誰搶

了去似的。看見來了人，急忙笑着說：“沒有啊，大娘，你進來坐吧。”說着拖過一把椅子，老太太也笑着說：

“不坐啦，我還尋思你們兩口子吵架了呢，都三個孩子了，還这么好逗趣。”

“還不是他唄，都三十多了，還沒有個大人樣！”孫淑華說着朝她丈夫翻了個白眼，咯咯地笑起來。

老太太又說：

“好啊！我常對你大妹子說，看人家老吳家那兩口子，成天價怡怡和和的，多和睦。我走了，飯還沒做好呢。”

“大妹子還沒回來呀？”孫淑華一面往衣櫃里放毛巾，一面問。

“還沒有呢！聽說又造什麼萬噸大船，每天都得忙到半夜才回來。今天是禮拜六，或許能回來得早點。”老太太說着下了廚房。

“你個死鬼就能惹禍！”孫淑華半噙半怒地埋怨着丈夫。

“誰叫你大呼小叫的，把人都吵來了。你以為我能真要你的？你媽真丟，丟丟丟……”吳滿堂划着孩子的小臉蛋，把小孩子逗得直撒歡，兩隻小手拍打着爸爸的肩頭。

“可不知道誰丟，我們義務勞動，給五千噸大船除銹刷油，得了這兩條毛巾，就憑那‘勞動光榮’四個大字吧，也得永遠留着作個紀念。俺尋思等姑娘長大了結婚的時候送給她，讓她記住，想當年她媽也曾在五千噸大船上流過汗。”孫淑華津津有味地說着。吳滿堂也一本正經地說：

“說真的，那天我們拖着大船把它送出港的時候，在回來的路上，幾個海軍向我們招手，他們喊着說：‘你們真光榮啊！造出了這樣的大船。’我心里那個美勁啊就別提了。”

“現在不是又造萬噸大船了嗎？很多的家屬都去干活了，你到底給人家報名了沒有？”孫淑華焦急地等着丈夫的答复。她的心怦怦地跳着，比她開始要求干五千噸船活時還要激動。

“給人家報名該你什麼事？”老吳又逗了她一句。

“你看，你又來了，俺和你說正經的，要去晚了，大船造好了就沒有咱的份了。”孫淑華央求着丈夫。

“你去干活，孩子怎麼辦？”

孫淑華沒等她丈夫說完就搶着說：

“把兩個大的送給她姥娘看着，小的我抱着，到了大同街下車送給奶奶，我下了班再抱回來。”

“那個活可苦啊，你能干得了嗎？”吳滿堂瞪着兩隻眼睛，微微地搖着頭，把個“苦”字說得特別重。

“你別吓唬我，你當我沒干過，除鏽刷油，保證比你們男人強。”孫淑華滿有把握地說着。

吳滿堂興奮地品味着妻子的話，“她的口氣可真不小啊！”他心里這樣想着，還沒等看一眼，就忙由腰里掏出了一張家屬工作登記表在她面前晃了一下說：“你看這是什麼？”孫淑華一看，狂喜地奔過去一把搶了過來，伏在桌上填寫表格。吳滿堂抱着孩子站在她的背後不住地端詳着她。

夜深了，丈夫和孩子們都睡熟了。只有孫淑華一個人靜靜地

守在灯下，灯光映照着她们的脸，泛着幸福的微笑，身旁放着一堆破旧的衣服，该补的补，该缝的缝。她正准备着明天的工作服。

棋逢对手

万吨大船分秒都在变化，大吊把中央楼一层层地吊上了甲板。帮板、船樯早已上好，大船雄壮地停立在船台上，这正是给大船除锈刷油的紧张阶段。甲板上已成为妇女们大显身手的地方，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到处都是，她们每人的身旁都放着油桶、刷子和一块块的砂轮机，在靠船底的部分，横站着一排妇女，手里握着石块在擦船底，从南向北推进。孙淑华满脸大汗，身上只穿着一件花布小褂工作着，从她的脸上流露出焦急的神情，一边擦着铁锈，一边斜着眼睛瞧着旁边的一个妇女，她是另一个组的，名叫许淑清。她是孙淑华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十几天来，孙淑华的纪录不断地上升，八平方公尺，十平方公尺，十二、十三，一直到前天达到十四平方公尺，她是妇女工段擦锈最高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这个纪录并不次于一个熟练的男工，可是在昨天，竟出人意外地，有人突破了她的纪录。另一个组的许淑清一天擦了十五平方公尺。这可把好胜心强的孙淑华急坏了，她暗暗地下了决心，明天再决一胜负。

今天的任务是全工段突击船底，两个组碰到一起了，恰恰她们两个人又紧紧挨着，就更叫上劲了，互相瞪视着，你擦一尺，她擦十寸，真是棋逢对手，一步不让。一场争夺战打了个难解难分。大家看见她们两个叫上了劲，组与组，人与人，也都自动地

展开了竞赛。

一天的紧张战斗结束了，工段长宣布了成绩：孙淑华和许淑清打了个平高，都擦了十六平方公尺，而全工段的产量几乎比昨天翻了一番。

孙淑华回到家中很疲倦，丈夫疼爱地说：“怎么样，累了吧？”

她却兴致勃勃地说：

“不，不累，我的劲还没有全使出来呢！你知道我有多么高兴吗？它比五千吨船大一半，我恨不能把全船的活都包下，一下子都干完了！我们自己能够建造万吨船了，这回，我们再也不用坐着小火轮船回家了。”

丈夫笑着说：

“你真是个傻瓜，这是个货轮哪！”

“货轮怎么的，能造货轮就能造客轮呗。”孙淑华理直气壮地反驳着丈夫。别提她有多么骄傲了！

“好，你行，你行。”丈夫服输似地说。

可是孙淑华还是一步也不让：

“那可不是呗，你寻思就你们能行啊，总支书记对我们说：‘妇女能从家庭走出来，为祖国第一条万吨巨轮出力，是妇女的最大光荣。’我们也说：‘保证把大船的锈除的净，油刷的好，为祖国争光，为妇女争光。’所以我们一使劲就把男同志给拉下了。”

夜深了，孙淑华睡熟了，吴满堂把被子轻轻地给她盖在身上。

六级的大风刮的尘土飞扬，使人睁不开眼睛。远住在市郊

西山屯的許淑清和孙淑华同时匆匆地走进了厂門，在休息室里，她們两个有說有笑地換着工作服，談論着昨天的竞赛，交流着經驗，两个人越談越投緣。

大桅除鏽刷油的任务必須今天完成，要不然等大桅安裝到船上，大桅的内部就不能刷油了。她們听完了工段长布置任务，便拿着工具奔向船台。

两根三十多公尺长的人字大桅，象两个高大的巨人叉开两腿橫躺在船台下面，她們便蜂拥而上。外面活还好干，可是要干里面就难了，因为在这个六百公厘寬、九百公厘高的桶子里，坐不下，蹲不开，得趴着或是仰臉躺着，孙淑华和許淑清两个人一核計，就把这个活包了下来。她們把棉袄一脱，就钻了进去，从里往外边擦鏽，边刷油。不到十分鐘，擦下来的鉄鏽象烟霧一样弥漫了整个桶子。外面的人恐怕她們累坏了，喊她們出来休息一会，換別人干。可是她們說什么也不肯出来，喊头几声她們还答应着，到后来干脆就不理这个碴了。快到晌午的时候，大伙看着沒有办法叫出她們来，就用小錘在外面一齐敲，她們在里边震的沒有办法，才一賭气钻出来。这一出来不要紧，把大伙吓了一跳，她們两个一对面，互相指着对方的鼻子，笑了个前仰后合。大家也跟着哄堂大笑，她俩的头发、眉毛都被紅油涂紅了，渾身上下沾滿了油膩。

在往休息室走的路上，孙淑华遇見了邻居——現在在門崗工作的一个女同志，她喊了一句：“老邹。”

老邹端詳了半天才認出来是孙淑华，笑的她捧着肚子直淌

眼泪。

“老孙，看你弄的那个脏样，可窝囊死我了。你找个卖货员或是什么活，干干净净的多好。”老邹这几句话可把孙淑华惹火了。

“你嫌脏！可是我们爱上这一行了，这是光荣的，干别的管给多少钱我还不干呢。”她说着把手使劲一甩，就要走。老邹还要分辩，孙淑华没容她张嘴就又顶上一句：“你再说！小心我写张大字报贴在你脑袋上。”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把老邹顶的半天没开口。

十一月二十七日，万吨大船披着鲜艳的盛装，在几万人的欢呼声中滑下了大海，作为一个油漆工人的孙淑华，看着这美丽的大船，兴奋的手舞足蹈，当人们都散去的时候，她还久久地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它，欣赏那用自己的双手为大船披的新装。

鋪滑道的人們

柳工 楊長生

一 对 伙 伴

刘正隆和陈淑祥，領着五十多个工人浩浩蕩蕩地出了造船厂的西門，向設在厂外的制材車間走去。走在前头的是小杜和小張等四个人，他們的肩上扛着电鋸、电刨，还有两个学徒工每人肩上挎着一捆电綫。他們說，这是連队里的重机枪班，一定要走在前头，后面的人，都背着一个工具袋，里面装着鋸、刨、錘、斧。老刘和老陈很象两个富有經驗的指揮員，迈着矯健的步伐，带着这一队全副武装的战士，精神抖擻地开赴前綫。

一队小学生敲着鑼鼓从对面走来，領队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一条鮮艳的紅領巾在她胸前飄动着。走到跟前她先举起手来行了一个队礼，紧接着，便从队伍中发出了亲切齐声的問候：

“工人叔叔早晨好。”

“小朋友好。”老陈和工人们也热情地回答着。

小杜好奇地问：

“你们上哪去呀？”

红领巾们兴奋地说：

“万吨大船快要造好了，我们到船台上去慰问，给造船的叔叔阿姨送画去。”说着展开了两张招贴画：一张画面上有两个穿着工作服的男女工人，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手里正捧着一束鲜花在献给他们。下面还有一行红字，写着“献给英雄的造船工人”。另一张是一个背上背着国徽的造船工人，双手高高地擎着一艘万吨巨轮，跨着豪壮的阔步跑在最前面，后面是一个大肚皮的英国佬和一个戴着眼镜的日本人，各夹着一条破船，被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那种狼狈样子非常可笑。英国人的高装帽子已不知去向，日本人的眼镜也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他们被拉的呲牙咧嘴，满头大汗。从那幼稚的线条上就看出了这是出于这些红领巾们的灵巧的小手。老陈赞不绝口地夸奖着他们说：

“聪明的小朋友，你们画的太好了。”

他们那苹果般的小脸上现出天真得意的笑容。

老陈说：“好，你们快给船台的叔叔阿姨送去吧。”

“那你们……”小朋友不解地问。

小杜抢着回答说：

“我们是千万吨船最后一道工序的，要为万吨船铺滑道。等我们把滑道制作好了，铺在船台上，大船就顺着滑道下水了。”

“預祝你們勝利，等你們鋪好滑道大船下水的時候，我們再給你們獻花送畫。”他們說着，又重新整好隊，一齊行隊禮，嘴里喊着：“叔叔再見。”便敲起鑼鼓走了。

目送着走遠了的這支兒童隊伍，每個人的心里都不平靜，都在想，多么活潑可愛的孩子啊！這是祖國的希望、祖國的未來。想到這里，忽然覺得自己肩上的任務更重了，勁頭兒也更大了，都暗暗地下了決心，決不辜負黨、人民和我們下一代的期望，一定要提前完成滑道任務，讓大船早日下水。

老劉和老陳這一對伙伴，會心地點了點頭，帶着隊伍快步地走起來了。

加工完的三百公厘的大方木，象小山一樣地堆積在制材車間的院子里，老劉和老陳作了個全面安排，一場制作滑道的激烈戰鬥開始了。號眼的，鉗眼的，對縫的，把螺絲的，看起來好象是一場大混戰，但却被他倆安排得有条不紊，忙而不亂。

“老陳，號眼的趕不上趕了。我昨天研究了一個樣板，上面刻好了眼綫，把它扣在方木上一畫就行了，再就不用一道道地畫，一個個地找眼了，你看怎樣？”老劉興奮地告訴老陳，邊征求他的意見。老陳當然同意了。

利用樣板號料，一下子就提高了生產效率六倍。可是問題又跟着來了，把螺絲的又太慢了。把三根方木鉗上眼，用螺絲把緊做成一個公母型的接嵌，這樣一段段地做好，到船台上連接起來就行了，可是往一起把的時候中間還要塞上銷子，很難把嚴，又不敢用錘子打，怕影響了質量。

钻好眼的大方木象山一样地垛在場地上，尽管你尽了多大的努力，还是不解决问题，把个老陈急得象陀螺一样的直转，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半天也不说一句话。忽然他象着了魔似的撒腿就跑，把别人弄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几个人就追上去想问个究竟，他回过头来告诉大家：“快干活，我马上就来。”

快到下班的时候，老陈拿来了几个大卡子，原来他为把螺絲的工作效率不高，发了几天愁，今天他忽然想起过去在水产造船厂，造大木船的时候，用一种大卡子对缝，他想到这里就跑到車間开了个借据，到水产造船厂把卡子借来了，一试验正好使。不到一天的工夫，一个大山似的木料堆消失了，变成了九百公厘寬，六公尺多长的一段段滑道半成品，整洁地摆在場地的中央。

他们两个一计算，整整提前两天，完成了任务，他们掩饰不住自己心中的喜悦。老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已经揉搓得不象样子的烟卷，挑了一根点着了，老刘也浑身摸索了一阵，把忘却了好几天的烟斗掏出来，一袋一袋地抽起来了。

两个队长

大汽车穿梭似的来往奔驰着，把一段段的滑道运上了船台，老刘和老陈领着工人到船台上一看，都兴奋地跳了起来。他们才离开船台几天哪，大船就造成了！它那长大的身軀，高耸云霄的大桅，雄壮地立在船台上，就象一个长成了的胎儿，单等我们把滑道一铺好，这祖国第一艘万吨巨輪，就要带着祖国的骄傲诞生了。

滑道，一共是左右两条，从船头铺过船尾，伸延到海中，一共有二百多公尺长。工人们组成了两个突击队，刘正隆、陈淑祥各带一队，左右分开，一队突击一条。党总支书记亲自上阵指挥。团总支书记带着宣传队，扛着宣传板、英雄榜、卫星台，在船台上摆开了阵势。红旗招展，战鼓齐响，两队人马冲入船底，工人们个个都象下山猛虎一样，挥舞着银光闪闪的斧头。斧子落处木屑横飞，电刨哗哗嚎叫，细小的木花喷向四处。本是个宁静的船底，一下子变成了短兵相接的阵地。船上面也正进行着扫荡激战，船体车间的工人，集中全力围剿着甲板上的零活，这样上接下应地奏成了一首激烈的、雄壮的交响乐曲，其壮阔的声势不亚于淮海战役。两队没分出胜负，在分秒不让、每寸必争地相持着。

一辆汽车驶到了船台北面，刘正隆突击队的队员，蜂拥而上，从车上卸下了各式各样的木板和大小木塞子，堆积在自己那一面。

老陈队的料快用完了，小刘走过来，扛起一块板子就走，老刘队的小张，过来一把揪住了小刘说：

“这是我们的料，你为什么扛走？”

小刘也不示弱，理直气壮地说：

“你的料？是你从家里带来的吗？”

“拉来料你们不卸，光来攀现成的！别说现在是挑战哪，就是平常也不行！”

他们俩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吵起来了，两个队长也闻声赶来，等问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老陈就埋怨开了：

“老刘啊，你怎么把料独吞了？”老陈楞头楞脑地来了一句。

“这叫什么话！你怎么乱扣帽子？”两个队长红了脸了，这时候老刘那面的滑道前伸了一段超过了老陈，老陈的无名火就起来了，哪能相让！

总支董书记走过来说：

“老刘，你想想，光你这一根铺完了，大船就能下水了吗？”一句话把老刘说了个面红耳赤，埋怨自己：哎！我怎么倒糊涂起来了。忙说：“董书记，是我错了。”站在旁边的队员也都觉得书记说得对，七手八脚地一阵忙乱，抬的抬，扛的扛，把料给老陈他们送了去。老陈队的队员也齐声致谢。两个队长把紧握着的手松开，各奔阵地。

滑道的铺设任务提前一天完成了。

三 把 大 斧

滑道提前完成，保证了大船下水日期。工人们从船底下钻出来，连休息都没来得及，就转入了二道战线，向大船首尾两舷进行了猛攻。为防止船体下沉及歪倒，要在船的首尾两舷的帮板上加上支柱，尤其是船首的两面安设保护下水的“兜带”更是重要。两队的队员量尺碼、画线、砍料，忙开了。这一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木料太大，还要随着船体的弯度，把大木料的两头砍上很大的坡槎，工人们两手抱着个小斧子砍半天也砍不了一根。这下子可坏了，要照这样干，准得影响大船下水。

当天晚上，老刘回到家里到处乱翻，他老婆问他干什么，他

也不放声。一会儿从柜子底下摸出了三把大板斧来，如获至宝一般地对他老婆说：“工厂造万吨大船缺少大斧子，眼看就要影响大船按期下水，这斧子放在家里也没用，我把它拿到厂里去。”他说着抱着斧子就往外跑，他老婆提醒他：

“还没有把呀，你往哪跑？”

老刘停住脚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看中了两根铁锹把，操起来就往下打锹头。他把安好把的三把雪亮的大斧子放在床头，就往床上一歪，睡着了。

第二天天还不亮，老刘就扛着三把大斧子来到了工厂，工人们把他团团围在当中。张傅礼兴奋地说：

“刘师傅，这斧子是从哪来的？”

“你知道什么，这是刘师傅的传家宝啊！”小杜风趣地说。

老刘很感慨地说：

“过去，我就用这几把斧头给日本人造大木船，卖了半辈子命。可怎么也没想到，它能为我们祖国的第一条万吨大船出力呀！”工人们扛着斧头飞一般地到了船台上，双手抡起了大斧，一阵好砍，四、五根大木料转眼就砍好了。

老刘正在那儿核对尺碼，张傅礼拿着斧子来到了他的面前，红着脸慢腾腾地说：

“刘师傅，斧子让我给砍崩了个大牙。”老刘可真有点心痛，但他还是安慰着小张说：“不要紧，拿砂輪磨磨就行了。”

三把大斧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木工车间在船台上所担当的滑道、支柱等任务提前完成了。

海上巨龙

师田手

冬天的海，青森森的。浪涛十分缓慢地鼓荡着。天，却漫布起轻盈的烟云，呈现出迷蒙的淡蓝色，若有所思地闪烁着妩媚的光。远山，在薄雾中。港湾里海轮聚泊，帆船往还；高空，偶然有飞机急驰而过。西北风带了海的凉意，不时吹来，给一切添起了无尽的喜悦，多么晴朗的日子啊！

大连造船厂里，汹涌的人流向第三造船台急忙地奔行。厂路整齐、清洁；两侧墙上，木架上，贴满诗画；红色的横排大标语更增加了庄严愉悦的气势，衬托着海和天。人们急切脚步、热烈的心，都向着今天即将下水的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人们充满骄傲、兴奋、想象，如同要与亲人相遇的忐忑激情，惟恐自己落在后边。那米黄的人字桅杆闪露出来了，那把五星红旗涂成环形的巨大的烟囱出现了，万吨巨轮多么美啊！前后拉起的彩旗，飘舞着，更吸引了每一颗心！

万吨巨輪昂首向天，雄赳赳的，真象一条从海上飞出的巨龙一般，那么精神百倍地佇立着，向着太阳，抖擻着太阳的光輝，喜洋洋的，好似还想飞騰。高高的船首兩側，大書着“跃进”二字，活潑、瀟灑、庄严、遒勁，閃着鮮紅的喜氣。字的上邊畫有兩條金色的飛龍，中間是圓圓的金珠，二龍戲珠的舞姿，更托出字的雄偉英俊。万吨巨輪上半塗成天藍色，中間抹成草綠色，下邊是一色的紫紅，接連着廣闊的褐色土地，宛如穿起了五色動人的飄飄飛舞的彩裙；米黃的秀麗的高樓仿佛袒露的胸脯。那蕩漾不止的靜靜的海水犹如隨風拂動的衬裙，飄向遙遠的天邊；啊，海上的巨龙竟幻變成頂天立地的女仙，美麗、和平、愉快、勇敢、堅毅。煙囪上環起庄严美麗的五星紅旗，同首尾飄展的五星紅旗一起，耀得紅光四射，綺麗動人。人們心中都飛出愛慕、欽佩、敬重的烈火！

這是中國人民一個最喜慶的日子。第一次建造成功万吨巨輪，又同時把造这么大的船的船台周期縮短為五十八天，給祖國帶來燦爛的光輝，怎么能不令人歡欣鼓舞、快樂若狂呢！

造船工人們都穿起節日的新裝，個個面帶喜笑，眺望着前來觀禮祝賀的上萬的人群。五十八天奮戰的疲勞都飛散無余了，只是輕快、興奮、幸福。自己是平凡的工人，同所有的工人一起，又都成為開辟造船的空前史詩的光榮英雄。英雄的偉業馬上傳遍全國和全世界，中國人更高地站起來了，讓一切侵略者和反動派去驚瘋吧！全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都同聲地發出歡騰的贊揚，整個地球在歡笑了！

造船工人的家屬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怀着同样快乐激动的心情，聚集在港岸上，說笑，贊叹，吶喊，形成一片欢声，为万吨巨輪动人的雄姿所吸引。五十八天，这场激烈的战斗，日日夜夜，造船工人的家也为此而沸騰起来了。盼着光荣，盼着胜利，盼着日出，盼着日落，每天每夜每个家庭都听到惊人的消息。最惊人的是今天，多少个跃进的計劃都突破了。第五十八天获胜了。这第五十九天，巨輪正向着滔滔迎来的潮水，将象飞龙一般跃向海洋。啊，这犹如最美好的节日！

主席台上，党的领导者同国际友人、来宾，跟群众的欢騰連成一气，吸引着所有狂热的眼睛。船首一条拧成麻花卷的紅綫彩带，系在主席台里，当这条彩带里的鋼繩被砍断时，这海上巨龙就飞向大海，航向辽远的远方，把光荣美丽的造船新史，帶給每一顆純洁的向往的心。党和毛主席，讓六亿人的壮志，在这里，又冲破云霄，跃过海潮，发射出殷殷的紅光！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是个多么有历史意义的輝煌的日子啊！

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大跃进中，工人們的智慧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战績是震动寰宇的，触目惊心，是一切非工人阶级的人永远想象不了的。

看吧！为建造万吨巨輪，工厂的改建工程并未竣工。旧的厂房拆倒了，磚瓦房架还在那里堆积着；新的厂房只建筑一半，还有很大的地方正在施工；許多工段在露天的断墙下干活，北风吹得再紧，只能吹旺了工人們火热的心。万吨巨輪的造船台是建成了，但大吊車不过架起了两座，更大的还没架起来，作业場所

仍是不足，条件还是困难的，再困难只能激发起工人们坚强的斗志。当苏联帮助设计的图纸刚刚来到时，漂亮的新的放样间里，放样工人们就放弃了挂钢丝画基线的方法，使用了先进的仪器，十三天以内把大船线型赶出来了；水压机不够，水压工人将长久扔在仓库里的旧水压机修理好了，并创造各种有效胎具来压曲板；新的合金钢板硬度太强，就试验少锉板边，对好边缝即电焊，把焊缝焊透；又创造性地进行三岛式安装，工人们把一切工艺上的陈规旧律突破了。只要快好就英勇地干，党所号召的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风格，开出鲜艳的花朵。无论在准备阶段和铺底后的建造阶段，工人们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的友谊竞赛，同时又互相协作，互相帮助，快的帮慢的，强的帮弱的，并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哪里有困难去哪里突击，而一些年长的工人也自愿到突击队来了，青年突击队就扩大为万吨轮突击队了。热情和干劲真正冲上了天，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忘我风格又放出绚烂的霞光。一切不利的困难的条件都被这样勇往直前的滚滚大潮给冲破了，辉煌的五十八天就这么庄严地照耀着全中国和全世界！

第一声电笛响了，船台上的工人们用铁锤往下打着木墩，木墩全打下来了，就急速地向外运搬。第二声电笛响了，眨眼间割开了沙袋，沙袋上下的木板也马上移开了，万吨巨轮就紧紧地压在两条巨大的滑道上。第三声电笛响了，香槟酒瓶摔碎了，和平鸽放上天空。彩球飘起来，花纸飞满船首。彩带割断了。止滑器放开了。巨大威严的船身轻轻地移动了。上万人屏住了呼吸，只听到心在突突地跳，呼吸也感觉短促。鞭炮声响了，海上

輪船的汽笛鳴叫起來；這之間，萬噸巨輪真如飛龍一般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大海飛奔。青森森的海水掀起了巨浪，海上巨龍又幻變成高大婷婷的女仙，迎風隨浪，漂啊漂啊，在輕舞不止；好似累了，漸漸變得又欣悅又穩靜。這海上巨龍仍是氣勢磅礴地顯出無窮無盡的潛力！

群眾歡呼起來，聲震宇宙。這是中國人民的勝利狂歡的聲音。一切侵略者和反動派，曾經壓制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的人們都驚抖去吧！我們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廣闊無邊地空前發揮起來了！我們的海上巨龍——“躍進號”萬噸巨輪飛馳向無邊的遠洋，把全世界進一步喚醒！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於大連南山



为了万吨船



偉大的友誼

船務專員代理主任 孫嘉良 口述
沈亞倫 整理

苏联专家依伏奇金到休假的时候了，但是他看着我們祖国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跃进时代里，說什么也不肯休息。他几次和船舶局的領導上提出来，要求取消他的休假，但总沒得到允許。昨天晚上他想了好多理由，并想出了一个巧招儿，他想，如果实在要讓休假，就到大連去一次吧，那儿不是要造万吨輪嗎！

汽車剛在船舶局門口停下来，他就直奔局长室。局长正在看文件，見他来了站起来說：

“依伏奇金同志您早！”

“早晨好！局长同志。”

两人握了握手就坐下了。

“怎么样？局长同志。”依伏奇金还没坐稳就开了腔，“您考虑过沒有？”

“本来你就够辛苦的了，如果例假……”

“噢！你又是老調子，我不是早对您說了嗎！我到中国来的时候，我們的国家和人民就交給了两个任务：一个是象建設自己国家一样地建設中国，一个是把技术教給中国的工程师，不是叫我們来休养的。”专家的話滔滔不絕，局长几次想阻止他都没成功，見他說完了，就笑着說：

“这回您錯了，我是想說：例假應該讓您休息，可是現在您是休不成了。”

依伏奇金专家一听这个突然的消息，变得非常兴奋，就迫切地問：“有什么新任务了？”

“我想請您到莫斯科去一趟。”

依伏奇金一听笑了，指着局长說：

“好！你可真有意思，您知道我的家在莫斯科，所以干脆就叫我回去是不是？”

“不！”局长說：“咱們大連造船厂要造万吨船，現在国家預备派一个考查团到苏联去參觀学习，我們考虑要請您当考查团的顧問，因为此行任务非常重大，不然，說什么我也得讓您休息的。”

当图—104載着考查团的全体成員，飞翔在云霄中时，老专家的心緒是非常复杂的，他一方面为能見到久别的妻子和家人而高兴，另一方面也为此行的重大任务而苦心思考。中国政府把这么多的优秀人才都交給了自己，我應該……。

图—104飞机在万里高空中的飞速前进，老专家的心緒一刻也

沒安靜。

飞机在莫斯科机场降落。全体团员刚住下旅馆洗完澡，换好衣服，老专家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从他那对话的表情上可以知道家里人对他的突然来临感到非常惊喜。原来临行前太仓促，他都未能来得及给家里打个电报，他告诉依伏奇金娜，今天下午准备一个丰盛的宴会，来招待中国贵宾。

在莫斯科近郊靠近一个花园旁边，整洁地排列着一座座的小楼房，四面朝阳。

在一个不大的餐厅中，围坐着全体考查团员：造船厂厂长原宪千、船体车间代理主任孙嘉良、工艺师陈信隆、翻译周修波和船舶局的几位同志。

另外有专家的女儿娜嘉，她现在在莫斯科大学读书，听说有中国贵宾来，她就和她的中国女同学方薇华也邀来了。

来了这么多人，可真把主妇依伏奇金娜和娜嘉忙坏了，方薇华要去帮忙，但他们说什么也不允许，请她专门陪客，可后来为了要做几个有中国风味的菜，方薇华才帮上了忙。

在宴会中间，周修波亲热地探问着方薇华中国留学生在苏联生活和学习的情况。

这一下可引开了她的话匣子，她说：“我们在苏联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同志请您别客气，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的生活吧！’”

这使在座的中国同志同时想起，在刚进这个家和宴会的开始，主妇诚恳而亲切的招待，和她一再讲的那句话：“请别客气，

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好了。”

“我們在这儿，象在天堂里一样，校方對我們学习非常关心，每个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輔導員，她不但要負責我的功課，而且还得教我拉提琴。”方薇华繼續說。

这些动听的事对全体人員來說，虽然并不生疏，但今天亲自听到的講述就觉得生动得多，大家都默默地点头，从内心深处感到偉大的苏联对我国的无私援助和兄弟般友誼。

原厂长說：“好啊！你們在这样好的环境中更得好好学习，祖国正期待着你們呢！”

方薇华說：“好是好，但我們还是非常想念祖国，恨不能一天就回到祖国，把祖国更快地建設得象苏联一样。同志們，你們知道我們是多么想念毛主席，你們能告訴我，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嗎？”

这句话叫依伏奇金听懂了，他搶着說：“毛主席非常健康。”大伙一听都乐了。

这一个下午，宾主之間过得非常融洽。第二天是星期天，依伏奇金說他自己要去拜訪几位同志，就要娜嘉和方薇华陪同全体团员游覽去了。

依伏奇金首先到了造船委员会主席布都瑪家里去了。

布都瑪也想不到这位不速之客竟然是来自中国的依伏奇金。他們微微地怔了一下就紧紧地抱在一起了，他們互相搭着肩膀走进客厅。

“你怎么越活越年輕了，时代在你臉上留下的痕迹，可真可窘。”布都瑪看了又看依伏奇金。

“是啊！你怎么也想不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咱们照顾得如何周到，一句话，在北京，我就没感到和咱们的莫斯科有什么两样。”依伏奇金高兴地回答说。

“你是陪同万吨船考查团一起来的吧？”

“对，我现在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回到祖国，象中国同志时常愿意说的那样：‘请苏联老大哥帮忙来了。’”他的话说的挺幽默。布都玛端了端肩膀说：“你还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咱们也有句俗话：‘咱们口袋里有两支金笔，我们把最好的一支送给了中国人民，自己留下了旧的。’你就是我们送去最好的金笔中的一个，这次我们当然不能例外。”

说着他站起来打了个电话：把依伏奇金前来的消息告诉了佐洛都金同志，并请他前来。

佐洛都金是设计局局长，也是依伏奇金的老朋友。他放下电话，忙穿上衣服，和妻子说了声就出来了。好在相距不远，汽车也没坐，就来到了布都玛家，见到依伏奇金热烈地问了好，就坐下来谈正经的。当布都玛说明依伏奇金的来意时，他深思了一下说：“咱们试制的第一艘万吨船还没动工，所以设计和工艺规程都还没动手修改，而且局里和设计单位的合同还没签好。马上就要，可有点困难。”

依伏奇金是苏联许多著名的专家之一，这些情况，他当然很清楚，如果等到第一艘万吨轮试制好，再修改设计往外发的话，那就赶不上中国大跃进的形势了，何况全中国造船工人早就知道了要造万吨轮，都在摩拳擦掌，严阵以待，要在造船事业上压

过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图纸不发，那……他象一个中国造船工人一样，在反复地考虑这些问题。一度深思之后，他说：“同志们，这些情况如何严重，我是知道了，但是，你们知道中国工人阶级是什么样的吗？他们真是铁汉，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他们正在日夜奋战，准备用最短的时间超过英国。建造万吨巨轮，是这个总决战中的一部分，我们无论如何也得帮助他们。”

接着他们认真地讨论了一切有关万吨船方面的问题，决定和中国考查团商谈过后，再找总工程师朱莱和西道洛夫商量。

过了两天，当考查团全体成员被邀到造船委员会去时，朱莱和西道洛夫也早已到场了。

因为在没开会之前依伏奇金早已找朱莱和西道洛夫商谈过，所以原厂长提出用两个月的时间供应全部万吨轮证件时，很快就被接受了。

布都玛说：“依伏奇金同志前几天已经把你们的到来和中国的跃进情况向我介绍了，按规定，现在图纸还没最后定案是不能作为出口资料的。但是为了适应中国跃进形势的需要，我们要尽力满足同志们要求。能在使中国的造船事业超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宏伟计划中，做一些我们能做的事，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这时，全体团员都不约而同地凝视着鬓发斑白的老专家依伏奇金同志。明白了这几天他总是把大家打发去游览名胜，而自己却在到处奔走，为能更快地达成协议创造条件，同志们更深地爱上了这位精神健旺的老专家。

全蘇設計局里，最近這幾天顯得非常繁忙。幾個整理萬噸輪圖紙的小組之間展開了“按期供應中國萬噸輪圖紙”的競賽高潮。

賽利金和謝爾蓋兩個小組競賽的最為熱烈，全體成員都想使中國的萬噸輪造得更好而努力工作着。兩個小組都召開了共青團員和全組工人會議，提出保質、保量、保證按期完成任務的三保計劃。

競賽熱烈地展開二十多天了，兩個小組還是分不出高低來，今天是星期六，照理下午不再工作了，但為了超過賽利金，早日完成供應中國圖紙的設計任務，謝爾蓋秘密地召開了全組成員會議，決定今天不休息，明天星期日照常上班。

但等下午謝爾蓋到科內時，賽利金的全體成員都已在工作了，謝爾蓋看一看樂了，賽利金也憋不住放聲大笑。

謝爾蓋想：看吧！你們明天是否也能來？

星期天的早晨，謝爾蓋打了個電話給伊林娜，告訴她今天他不能陪她去看芭蕾舞劇的原因，就工作去了，到科內一看，門上貼着一張紙條：

親愛的謝爾蓋，今天你又來晚了。

面對着這張紙條，他沉思了一會兒，拿出筆來在紙上加了幾個字：

好樣的！同志們。

就在這飽滿的國際主義思想支配之下，萬噸輪的證件終於提前完成了任務。

当考查团从尼格萊也夫造船厂参观回来的时候，証件早已准备停当了。

将証件发出之后，我們又到了赫尔松。在那里，考查团也象在莫斯科一样受到了欢迎和热情的招待，并且赫尔松造船厂总工程师还給了一份船尾柱配料单；这还是苏联去年才开始制造的材料。

当考查团回国的时候，原厂长想請依伏奇金在家里多住几天，但說什么他也不肯，非要回来亲眼看着万吨輪下水不可，結果还是和考查团一起回来了。

今天，万吨輪以五十八天的時間下水了，中国的造船工人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在这举国欢騰的日子里，我看着那漂在海面上美丽庄严的跃进号，不由地想起了偉大的苏联全体人民对我們大力支援和老专家依伏奇金的热誠劳动。万吨巨輪，这是中苏友誼的結晶。

科室的支援

工人 楊文棟

車間主任室里正在开着調度會。

會議剛開始時，各工段還能按次序發言，可是到後來就亂套了。對船二工段長李長喜把帽子緊緊地握在手里，他那蓬散的頭髮搭拉在瘦長的臉上，顯得焦躁，他站在那兒打着手勢講着，看樣子他很想結束自己的話，可是又控制不住內心的情感，他咽了一口唾沫又繼續說：“現在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作業面積不夠，胎架沒地方放，幫板、甲板沒地方干，我們已經找了好幾天，都沒找到合適的地方。我倒看中了一個地方，就是三號船台前面，可是修建船台從地溝里挖出來的土，都堆在那兒，要等基建科往外拉，起碼也得一個月，到那時候黃瓜菜也都涼了。”說完了他懊喪地坐了下來。

第三工段的老工長于忠和、一工段的工段長蘇德瑜，也都吵嚷開了。

平时不爱说话的苏德瑜，今天也脸红脖子粗地说：“我们那三个大帮板胎架，最好还是放在船台北面，可是修建船台的大石头，都堆在那里，象一座大山似的……”

車間李副主任被他們这一吵，可真有点蒙头轉向，参加調度会的党总支書記，也在注意地傾听着。計調室主任由振运不时地搖着脑袋，把近視眼鏡摘下来擦拭着，會場里的空气异常緊張。党总支書記看到这种情形便启发大家說：“怎么，我們就叫这么个问题难住了？”說着他的目光向周圍的人环視了一下。

“我們包下来！”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話，把大家的眼光都吸引在由振运的身上，他又端正了一下眼鏡，站起来說：“那一堆石块和沙土成了我們工作进展的阻力，我們要把它搬走。我建議这个任务由我們科室人員包下来。”

會場馬上活跃起来了，一些参加會議的科室人員齐声贊成这个建議，党总支書記和李副主任也說这是个好办法，要亲自参加。李长喜乐得抓起帽子扣在头上，拔腿就走，會議就在这热烈的气氛中結束了。

午間的船台平靜了沒有二十分鐘，又沸騰起来了，各路大軍从四面八方涌来，第一队是党总支書記率領着的党政工团的領導干部，第二队是由振运率領着科室全体人員，各工长率領着鋤工、电焊工、瓦斯工一齐把土堆、石堆团团圍住。

鐵鎬齐响，人声鼎沸，抬着大筐一溜小跑的人群，象决堤的洪水一样，向北海边滾滾流去。由振运把空筐放下，急忙摘下眼鏡，拂去落在眼鏡上的尘土，嘴里喊着：“装滿了，装滿了，平筐

不过癮。”等筐都装的上了尖，土石直往下流的时候，他们才拾起来跑。

女同志也不示弱，沈鸞书和齐淑梅被一大筐土压的一溜歪斜，但嘴里还不住地喊着：“快跑，快跑。”

对船一工段的王世修，守一块一百多斤的大青石块，非逼着别人放到他的肩上不可，别人要和他一起抬，他把胸脯一拍说：“就凭我这个棒小伙子扛不动它！”大家一喊号，石头就上了小王的肩头，蹭蹭扛跑了。矮小的瓦斯工人梁东明，也要扛一块，大家说他不行，“不要紧，蚂蚁搬泰山嘛。”他说着扛起一块就走了。

当当当……，下午上班的钟声响了，工人都撤回去干活去了，科室人员又分兵两路，一帮抬土，一帮扛石头，继续奋战着，总支书记招呼大家休息，但谁也不肯停下来。

肩膀压肿了，手破了，可是谁也不顾这些，还是两腿如飞似的奔忙着。

当日落西山的时候，高大的两座大山在这些英雄们面前消逝了，两个大空场扫得干干净净。由振运在仔细地端详整个空场之后，嘴里还不住地叨念着，和大家一块愉快地回家了。

第二天的下午，计调室的人员又出现在船台下面。

不一会儿，每个人都扛回来一个大木墩，老由拿盘尺，量好距离，指挥大家摆木墩。忽然倾盆大雨瓢泼似的浇下来。霎时人们单薄的衣服全湿透了，但这并没影响人们的工作，相反地却激起了大家更大的干劲。八公尺长的大槽钢，一根根地抬来了，李振源的个子不高，吃不上劲，就在肩上垫上个砖头。

到三点多鐘的时候，一大片平坦整齐的底架鋪好了，工段长苏德瑜从船台上跑下来，紧握着由振运的手，感激地說：“謝謝你們，我正在愁沒人鋪底架呢，你們真是帮了个大忙。底架要是今天鋪不起来，二班工作就要中斷。”

第三天吃完午飯，各科室人員剛集中在計調室里，由振运兴冲冲地走进来，手里搖晃着一卷圖紙說：“同志們，首段甲板的制造任务交給我們了！”他这一宣布，把大伙乐的都合不攏嘴了。大家都为能在万吨船上洒下自己的汗珠，支援造船工人而兴奋。

办公室里一陣忙乱，換衣服、戴手套，收拾好了就向船台出发。

工段长李长喜迎面走来，开口就問：“听说你們要干甲板？”

“是啊，工段长同志，要多帮忙啊！”由振运谦虚地回答着。

“干甲板可不象抬大筐、扛石头、鋪底架那样容易，这可是个技术活，如果……”还没等李长喜說完，由振运就笑着說：

“你是說我們干不了嗎？可是我們有决心，要和熟練的工人比賽一下，你看怎么样？”

“就凭你們？”老李挑逗地說。

“对！就是我們。”由振运斬釘截鉄地回答着，并且追問了一句：

“你說要是工人干这段甲板得几天？”

“得三天。”李长喜毫不思索地說。

“那我們呢？”老由回过头来，大声地問着大家。

“两天半！”

这声音象雷鳴般的震耳，由振运听到大家异口同声的回答，用兴奋、滿有把握的眼光瞅着老李，李长喜看見他們一个个勁头十足，心里十分佩服。可口头上还想激他們一下，便又挑了一句說：

“你們两天半能完成任务我請客。”

“咱們可是一言为定！”由振运紧逼了一句。

李长喜走后，他們开了个小会，由振运担当突击队长，曲栋奎是鉚工出身，担当指导員，凡是工人出身的干部都各操旧业。

把料找齐之后，在由振运和曲栋奎的指揮下，割的、焊的、拖鋼板的、研縫的，有条有理地忙了个欢。

四点鐘后，小北风一陣紧似一陣地刮着，大伙冻得直打牙帮，可是仍旧精神抖擞、干劲十足。晚上，九点鐘了，寒风刺骨，由振运恐怕大家支持不住，想了个办法，輪流着抡大錘，每个人抡过一气大錘，身上都暖和了，再繼續干。

东方放亮，一大段甲板活儿干完了，他們又作了一次周密的檢查，保証一点毛病沒有，才一块到食堂去进早餐。

今天天气比昨天还冷，可是人們象忘記了寒冷似的，只覺得有一股說不出来的美勁。

当李长喜在食堂里遇見了由振运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打賭的事，不禁抬起腿来就跑，并回过头来向大家揮着手儿喊道：“感謝支援我們的人們……”

船台上的主人

乔宝绶 等口述
照 坤 整理

在建造万吨巨轮的三号船台上,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总是常见到那个说话带山东腔调,肩膀宽阔,面孔黑里透红,体格健壮有力的高个子,他就是建造工段长孙万祥。他给人的印象总是精力充沛,有着坚定的意志。

这个工人出身的建造工段长,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和造船工人们一起,建造出来的船只,大大小小的有几百艘,有小电船,有拖船,有四千五百吨油轮,有五千吨货轮等。随着祖国造船事业的发展,造船工人们造出来的船只,也一天天地在加大增多。这一次,他又光荣地担当了我国首建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建造任务。

孙万祥在担任五千吨货轮建造工段长时,和上海江南造船厂展开了友谊竞赛。在竞赛中,五千吨货轮的船台周期比江南

造船厂落后了二十二天，孙万祥觉得很不是个滋味，心里就暗暗地下了决心，在下一艘船的建造工程中，一定要学江南、赶江南、超过江南。

当五千吨货轮建造完工时，孙万祥带着党的委托，带着大连造船厂职工的要求和希望，到江南造船厂学习经验。他们一行五个人，在江南造船厂虚心学习了二十多天，吸取了每一道工序中的经验和教训。

回厂后，他们把学习的经验向全厂职工作了汇报。一天，车间副主任李同仇把孙万祥找到车间主任办公室，对他說：“车间党总支和行政研究决定，由你担任我国首建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的建造任务。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大跃进，市委和厂党委要求我们，在建造工程中，要创奇迹，开辟我国造船史上的新纪元，在船台周期上要超过英国，压倒日本，为祖国争光。”

孙万祥是说到哪做到哪的实践者，一件事未經過细致的考虑，从不肯轻易地开口。他仔细地倾听着李副主任的每一点要求和交代，沉思了片刻，果断地答道：“我一定按照组织的要求完成任务。”

埋藏在孙万祥心里多年的理想，现在已经是现实了。

盛夏的天气，室内的空气显得有些闷人。孙万祥打开了办公室的窗户，面对着一片碧蓝的海水和在浓烟笼罩中的码头，在沉思着。

要在我国首建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的船台建造周期上超过英国，压倒日本，这是多么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啊！就是在这片海

港,就是在这个碼頭上,在十五年前,在这里停泊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船只,在这里作威作福的是日本統治者和他們的代理人——汉奸、把头、狗腿子。中国的工人,我們的兄弟姐妹,是生活在苦海里,被奴役,被打罵。拚尽体力劳动,换来的是飢寒交迫。

他想到这里,往事象映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呈现在他的眼前。

六岁的时候,他的故乡——山东莒县,从四面八方飞来了遮天盖日的蝗虫,田地里的庄稼,山上的草木,都被蝗虫吃光了。在旧軍閥反动派統治时代,誰管天灾,誰管人民死活。他們一家不能再在故乡生活下去了,就随着父母背井离乡,来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統治的大連。

在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統治的日子里,哪儿也沒有穷人的活路。一到大連,父亲就病倒了,一家人全靠母亲一个人縫麻袋度日子。他和幼小的妹妹每天流落在街头拾煤核。

九岁,被生活逼迫得无路可走,只得投亲托友,到日本資本家办的麻袋厂做童工,拿童工的工資,干成年人的活。每天都要連續干十二个小时,还得挨把头和鬼子的毒打。真是过着人間地獄的日子!十二岁那年父亲死了,一家人的生活更是无依无靠。

十七岁那年,为了学会一門手艺,亲上托亲,友上托友,花了十元錢,才来到小塢(大連造船厂前身)当学徒。

孙万祥在苦难的生活磨炼中,这时已学会了一套胡弄鬼子、应付把头的办法,冬天哪儿暖,到哪儿去,夏天哪儿凉爽,在哪儿

呆。一天把几顆螺絲釘，不是有意給砸斷，就是給甩掉。

他盼望着，有一天，能用自己的手建造我們自己的大船。

直到一九四五年，苏联紅軍解放了旅大，孙万祥才开始过着人的生活，認識到做一个工人的光荣。可是除了打大錘外，还是什么手艺也不会。后来，在党的不断培养教育下，思想覺悟逐漸提高了，钻研技术的勁头也足了。一九五〇年二月，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担任过鉋工小組长、工段长，一九五四年被提升为建造工段长。几年来，他負責建造的船只就有十几种，現在又要亲手参加建造万吨巨輪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滾出我們这片壮丽的海港和碼頭时，不是还咒罵着說：中国人別說造船，就是給他一只船也不会駕駛。看，現在我們不但要造船，而且要在我国首建第一艘万吨船的船台周期上就要压过它們。

他想到这里，从內心的深处涌現出微笑，他想起了过去的苦，更加倍地感到今天的幸福，感到做为一个新中国造船工人的驕傲。

要建造万吨船，要在造船史上創造奇迹。亲爱的党啊！你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給了你的儿子，他将怎样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呢！

建造万吨船的船台周期，要超过英国，压倒日本，从厂部到車間，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地举行了多次的辯論会和研究会，依靠党的領導，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决定在第一艘万吨船上就采用三島式建造法。这一革新，給工人出身的建造工段长孙万祥

带来了许多困难。从建造方案到工艺规程，对建造中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部件的安装，他都要作细致的研究和规划，有一点考虑不周到，就会在建造过程中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难。

为了全面掌握建造万吨船的技术，孙万祥每天从早晨六点到七点半，跟技术员乔宝綬学技术。为了确保用三岛式建造万吨船，他紧紧依靠群众，细心地听着党的每一句话，经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综合了多少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意见，在工艺组长郭之笏和技术员乔宝綬等人的帮助下，制定了详尽的建造方案和新的工艺规程。为了更好地集中工人的智慧，做到人人心里有数，根据车间党组织的决定，他认真地发动群众，把工艺规程和图纸等交给工人学习讨论，并和郭之笏等同志组织新产品介绍技术课，把自己学习钻研来的技术又一点一滴地讲授给工人。

船台激战展开了，孙万祥把办公室搬到船台，行李也搬到船台。有人说：他搬来了行李，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实际上，他每天都很少睡觉。行李搬来了，好长时间都是放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没有打开，后来打开了，每夜也只能在上面躺上三、四个小时。他是船台的建造工段长，又是工段的党支部书记，他是建造万吨船前线的基层指挥员，从技术问题到思想工作，他都要处理，在抽胎落底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上，他和工人在一起研究，在紧要关头，他亲自挥动铁锤操作。在万吨船上的每一个关键工程，他都要亲自检查。为了避免在新的工作中产生缺点和错误，在每一道工序的开始，他都要亲临布置指点。他象指挥千人

大交响乐队的指挥一样，指挥铆、焊、镗边、吊车、挂钩、瓦斯……等工种成千的工人，在按照一个要求——保证万吨大船早日下水而紧张地劳动着。

十一月二十七日，这欢腾的难忘的一天就要来临了，成千的造船工人们激战了五十八个昼夜，就要高唱胜利的凯歌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孙万祥结束了五十八天来的紧张战斗，他计划在这天晚上回家一次，明天把爱人和孩子也接到厂里来，叫他们也看看我们造船工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来的万吨大船。

可是扫尾工作还是忙，他不能离开船台，他舍不得离开这用自己双手建造起来的船只。

这一夜，他还是留在船台，他在大船上检查过这条焊缝，又察看着那块帮板，象第一次作母亲那样，细致地察看着、摸抚着自己的婴儿。

十一月二十七日来临了，从黎明的早晨开始，从车间到船台，从码头到港湾，到处都呈现出一片欢腾的景象。

黑压压的人流涌向三号造船台，万吨巨轮象整装待嫁的姑娘，穿着新装，披着彩绸，矗立在三号造船台上，是那样雄伟，是那样美丽，人们都以喜悦的眼光凝视着它。造船工人们都换上了新衣，领着父母、爱人和孩子，来看自己亲手建造的巨轮。这是造船工人节的节日。在主席台上，党的负责同志、外宾，都来祝贺造船工人们这难忘的日子。

孙万祥的爱人，一早就领着两个孩子来到大连造船厂，在三

号造船台上，他们一家人团聚了。大孩子才五岁，他紧紧搂着孙万祥的腿，不住地叫：“爸爸，你为什么老不回家呀！”

在船台上激战了五十八昼夜，孙万祥都很少离开过船台，这怎能不叫爱人和孩子盼望呢！

孙万祥一边招呼着爱人，一边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不住地亲着说：“……爸爸造大船忙呀！”他的手指向大船，看着爱人和孩子都在目不转睛地望着大船，脸上露出幸福喜悦的微笑。成千成万的人，也都在看着大船，在欢笑。孙万祥在这样的气氛中，更感到做一个新中国造船工人的自豪。他看看孩子，又不禁想起他自己在五、六岁时整天哭哭啼啼喊冷叫饿的情景！亲爱的党和毛主席啊！新中国在你的领导下成长起来了。

十点四十分，大船下水的时刻到来了。在一片欢呼声中，人们从三号船台上把大船推向海洋，成千上万的人，为我国首建第一艘万吨轮欢呼，向造船工人们致敬。孙万祥和所有的造船工人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挥舞着粗壮的手臂，为祖国造船事业的飞跃发展感到骄傲。孙万祥的爱人和孩子们，也跟随着欢腾的人群在欢呼着。

欢腾的人群渐渐散去了，孙万祥的爱人和两个孩子还站在船台上，等着孙万祥和他们一道回家呢！

可是，孙万祥早就忙着大船下水后的检查工作去了。

我们造船工人们，就是这样在日日夜夜地为祖国的造船事业、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辛勤地工作着。孙万祥就是千百个造船工人中的一个。

頂床子復活

工人 于廷昌 口述
秀 利 整理

地爐的火在熊熊燃燒，照得全屋通紅。這里象一個激烈戰鬥的戰場，人們和高溫、火紅的鋼材在戰鬥。沙的一聲，從爐里拖出一根紅堂堂的鋼肋骨，隨即當當地打起來，大錘聲此起彼伏，人們珍惜一分一秒的時間。

“嘿！又涼了，不能打了。”溫度下降得很快，人們紛紛地議論着。

鑼鼓聲由遠而近。大爐工段進來了一群人。

“我們來報喜！”車間報喜隊長手拿喜報說着就念起來了：

“親愛的大爐工段的同志們：我們車間放樣工段，用十三天的時間，勝利地完成了萬噸船的放樣任務，翻了四番多……願我們車間全體同志向他們學習，共同努力，使萬噸船早日下水……”

念完喜報，打着鑼鼓走了。

老工人于建昌心里想：“向我们来报喜，分明是来促进！”

一个小伙子凑近他跟前说：

“这回得看咱的啦！怎么办？于师傅。”

于建昌回答说：“得大家想办法，有人来挑战，干起来看。”

大爐工段在造万吨船时的任务之一，是要把合金鋼板和鋼梁，按照船形加工成各种形状的弯鋼。用热加工处理，一根弯鋼梁子要加工半天，在建造万吨船急迫的需要下，这样干法太慢了。铆工要的紧，放样促的紧，大爐工段处在两面“夹攻”中，困难怎样解决呢？

下班后，工段就召开了鳴放会，大伙的眼睛不时地望着那挂在墙上的紅色喜报。

人們在議論着這張喜报，“哼！报喜就是来促进！”

于建昌坐在屋角一言不語，象是在考虑什么。

工段长宋大全說：“这个合金鋼真撓头，打两下就凉了！万吨船仅肋骨就有二百多根，若是一根一根地打，可真够呛，大家得动动脑筋。”

“我們把頂床修理好，用它来压弯。冷加工可以提高效率很多倍。我們一定要讓它复活。”于师傅激动地說道。

人們对他的发言都送以欽佩的眼光。

“嗨！不好使。”一个人悄声地咕嚕着。

“我們老扔着它，难道买来是扔的！”于建昌气愤地說。

会场只有两个人默不作声，他們总是認為頂床子在造船厂使用不上。

“用冷加工代替大爐，這是我們的目標，況且目前任務重，合金鋼性質又古怪、多變，所以，我同意于師傅的意見。”支部書記馬秋深深吸了口煙，又說，“我也參加修理工作。”

第二天，在被遺棄了很久的頂床子周圍，圍滿了忙碌的人們，大家緊張地修理着。

“快好啦！”扭着最後一個螺絲的馬秋笑着說。喜悅趕走了疲倦，緊張勞動的人們臉上浮現出勝利的微笑。

“和新的一樣。”于師傅瞅着復活的頂床子樂得閉不上嘴。但同時又顯出疑慮的樣子自語着，“能行嗎？”

“好啦，開車吧！”一個小伙子朝着馬秋笑着說。馬秋跳下機器，站在于建昌的旁邊。

人們拖着一根長八公尺的角鋼慢慢地放進機器的入口處，機器轟隆轟隆地轉動起來。角鋼向前移動着，被壓彎，人們的眼睛隨着角鋼向前移動着。于師傅的心在“撲撲”直跳。

壓彎的角鋼象麻花一樣扭成了勁，于師傅呆呆地瞅着，自言自語地說：“怎麼就是扭勁？”

“嗨！若好使還能扔了這個‘麻花機’！”不知是誰乘機插了這麼一句，使于師傅越發着急和不安。

“哎，大家想想辦法，別看笑話！”人群里有人喊着。

馬秋緊接着說：“困難是存在，但一定可以克服，工人階級面前是沒有困難的！于師傅，想想辦法，別泄氣，機器沒有不好使的，事在人為。”

于師傅以他十幾年的鉗工經驗也深信這一點，他默默地點

着头。

中旬的月光照得屋里和白天一样，炕上孩子们的鼾声不时地响着。

“睡吧！这么晚啦。”

“睡不着。”于师傅不在意地回答着老伴的话，他几次要强迫自己睡去，但翻来复去就是合不上眼，耳边时时响起轟隆轟隆的机器声，眼前映出了弯角钢，“怎么就是扭劲呢？”他越想越是睡不着，他“忽”的一声爬起来，披上衣服就朝外走。

“这么晚啦，你上哪儿去？”

“到厂子去一趟。”

“明天去吧！”

“不行！”说着，他已经跨出了大门，朝工厂走去，老伴看着于建昌的背影自语着说：“真倔！”

在月光下，他对着熟悉的顶床子，呆呆地瞅着，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蹲下又站起来，猛然间他想起了钳子，“对，两头夹住它就不会扭劲！”于是他找了几块十六公厘厚的铁板，按照角钢的形状割了个口，用它套在角钢两头，一头压弯后，角钢就沿着这个胎具向前絮，角钢移动挺平稳。压弯，絮；絮，压弯。一根八公尺长的角钢弯了，变成了理想的肋骨。他继续送进了第二根，照旧套上胎具，机器慢慢地转动着。

于师傅摸着轧出来的肋骨，想着很快就要矗立在造船台上的万吨巨轮，笑了。

火 热 的 心

工人 孙学才

这些日子，舰装工人刘鉴山老师傅的内心老是不安静，他天天在琢磨：万吨船的活儿究竟什么时候下来呢？

组长曲林起看透了刘师傅的心。一天，在去食堂的路上对他說：

“刘师傅，万吨船的图纸今天下午就要发下来了。”

刘师傅一听，高兴极了，他到食堂里匆忙地吃了点饭，连口水都没顾得喝，就和大伙一起跑到休息室来等着了。不大一会，组长抱着一大捆图纸走进来，几十双兴奋的眼睛，直盯着那一大捆图纸，组长把图纸挨个分发给每个工人后，对大伙說：“我们现在干的是祖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不仅要在建造速度上，超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而在质量上也要大大地超过他们，不论干大小部件，都应当是尖端产品。”他說着，又拿起一迭厚厚的图纸，走到刘师傅面前說：

“刘师傅，这是万吨船上的舵，决定交给你干了。”

刘鉴山激动地用颤盈盈的手接过来，又小心地把图纸打开，这时跟刘师傅干活的董本梧也凑过来了，四只眼睛在图纸上扫来扫去。

“啊！这个舵可真够大啦！长有六公尺，宽近三公尺，这么大的活，以前别说没干过，就连看也没看见过呀！”小董兴奋而惊讶地说。

刘师傅也不由地赞叹道：“这活可不简单哪！干起来困难是不会少的，但是只要开动脑筋多想办法，一定可以完成任务的。”

“对！我们一定把它做好！”小董满有信心地说。

“刘师傅，做样板号料吧？”小董急不可待地问着刘师傅。

“好！干吧。”刘师傅说着便和小董一起忙活起来了。

这几天，大伙也不知哪来的这股劲，晚上七、八点钟了，还都舍不得走，在小组比武会上，跟孙师傅干主机座子的小吕站起来，他兴奋而又有点口吃地说：

“我代表孙师傅讲……不，我代表孙师傅念一念战表：我们干的主机座子，嗯，保证提前完成，同时，嗯，在质量上也要，也还要提高，特向，嗯，特向刘师傅挑战。”

他这一段话惹得大伙一阵哄堂大笑。小董忽的一下站起来，把袖口挽的老高，赤着半截胳膊，比划着说：

“我代表刘师傅应战，我们干的大舵，也保证提前完成，同时……”

刘师傅脸上带着微笑，看着小董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楞

勁，打心眼里喜歡他。

在回家的路上，大伙還議論不休，小呂和小董也湊在一起了，小呂夸耀地說：

“我們干的主機座子連一個公厘都不能差。”

“哼，你們？我們干的那個大舵，那才叫精密哪，一根頭髮絲都不能差。”

小董不服氣地和小呂爭論着。只有劉師傅低着頭默默地走着，他把工序先后排了一下隊，估計着可能發生的問題。小董湊過來問：

“劉師傅，咱們光號料就提前完成了一天多，這一回呀，保證能把他們拉下。”

劉師傅瞅着他那個天真的樣子，嚴肅地說：

“小董，你想得太簡單了，咱們的困難還很多呢。”

果然，在安裝舵的縱橫加強筋時，困難就來啦。因為用來作加強筋的丁字鐵，必須先對好，才能組立在一起，但是鋼板比以往用的又厚又大，在焊的時候，電壓就要加大，焊完後溫度很高，等冷卻就變成了一個弓型。要是用大錘打的話，累死也直不過來，用頂床子頂又太浪費時間。劉師傅可急壞了，大伙也幫着想办法，唯一的办法是用“瓦斯”烤紅了用錘打，可是電石又缺，連船台上用的電石都是外廠支援的，又怎能用來烤這個呢。這個問題都要把劉師傅的頭髮急白了。

支部書記知道了這個情況，就把劉師傅找來說：

“怎麼樣？劉師傅！有了困難了？”

“嗯，电火焊了变形，又不能修理，以前干的活，铁板都很薄，用大锤打几下就行了，现在可没有办法了。”

他紧锁着眉头不住地叹气，支部书记一看他那种焦急的样子，便关切地安慰他说：

“刘师傅！别太着急了，你是个有病的人哪，还应该注意身体呀。”

原来刘师傅很早以前就患了肺病，曾经休养过半年多，病情逐渐有了好转，上月间组织上又要送他去疗养院休养，可是他一听说要造万吨大船，就坚决地留下来，这回组织上又这样关怀着他。他想：为了我的病，组织上拿出了大量的钱让我治疗和休养，又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照顾我，可是我为国家做了些什么呢？他想到这里，刘师傅的眼圈湿润了，他激动地拉着支部书记的手说：

“支书，你放心好了，身体我一定注意，可是万吨船的活我可一定要干下去呀！现在大船还没有着落，我不能走，等干完了万吨船再说吧。”

晚上，海灣的冷风吹得落叶沙沙作响，人们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走，只有刘师傅，他在挎着个铝制的饭盒子，慢悠悠地走着，脑子里仍然想着“变形，变形”，他极力要想出个办法来，可总是不成。到了家里，老伴端上饭来，他一面吃着，一面想着，吃完了饭就躺了下来，闭着眼睛想呀想呀。刘师傅忽然看见万吨大船象一座山一样，矗立在第三号造船台上，披着红，挂着彩，在等待着下水，千万双眼睛紧紧地盯住大船，接着，亲爱的领袖毛主席剪了

彩，并向全体造船工人们高呼：

“造船英雄们！祝贺你们光荣地创造了世界造船史上的新纪录！”

大船稳稳地滑动，冲入大海，惊天动地的掌声，千万人的欢呼声，震耳欲聋，他也跟着鼓起掌来，啊！怎么大船没有舵呢？他急了，惊醒了，原来是场梦。他一骨碌爬起来坐在黑影里，仔细地回想着这幸福的一刻，这时心里久久地不能安静，他又想起了过去。

解放前的苦日子又一一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在鞍山干活的时候，由于受不了日本人那种非打即骂的窝囊气，想到立山去找个活干，可是到了立山，因为没有劳动票，被抓进劳动协会，两个耳光就把耳朵打聋了，到现在一上火，耳朵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他想着想着把牙咬得咯咯直响，眼里射出了仇恨的光，他扭开电灯，揉了揉眼睛，“变形”两个字又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他找到了铅笔和纸，就伏在桌上画起丁字铁的侧面图来，谁知道手却不听使唤，弯弯曲曲的总是画不好，废纸一张张地布满了桌面，刘师傅对着这些废纸苦笑了起来。

但是，这颗年老火热的心，并没有因画不好图而失去信心，相反更加坚定起来，最后他找了一根筷子比着，终于画出了一个笔直的丁字铁的侧面图。图画好了以后他又端详起来，他想：两块直钢板对成丁字铁，等焊完了冷却后就弯了，如果把两块钢板打成弯的，焊完以后它顺着这个劲不就又弯回来，成了直的了么？对呀，他用手敲着脑袋埋怨着自己：这几天我怎么就没想起

来呢？真該死！这一回我就給它来个反变形。

“对，就这样办。”他高兴地把桌子“嘭”的一拍。

这一下子把正在酣睡的老伴惊醒了，她睁开眼睛問：

“咳！你这两天怎么了，半宿半夜的不睡，这犯的是什么病啊？”

刘师傅咳嗽着高兴地说：

“这个病可犯好了，明天的活有法干了。”

第二天大清早，刘师傅就来到了厂里，厂子里寂靜得很，他一个人走到了場地上，只見小董正在那里盯着丁字鉄出神，看見刘师傅来了急忙迎上来说：

“刘师傅来了，办法想出来了嗎？”

他拍着小董的肩膀乐呵呵地说：

“小董，不用着急了，办法想出来了。”

他就把昨晚想出的办法告訴了小董，把小董乐的一蹦多高說：

“妙啊，这下子可手拿把抃了。”

刘师傅說：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先打几块試試。”他說着操起了一把十五磅的大錘，小董把衣服一脱，只穿着个背心，从刘师傅手里把大錘搶过来，就打开了。一会工夫，六块鉄板打成了向外弯的弓形，电焊工范傳孔看了也說：

“这个办法管用，我保証好好焊，讓它冷却后弯过来正合适。”

試驗了一個，可真靈驗，焊完以後这个大丁字鉄象个虾腰似的慢慢伸直了，大伙圍上来齐声向刘师傅祝賀着。

工作順利地展开了，縱橫加强筋一个接一个地安了上去。

夕阳落下西山，夜幕張开了，万盞灯火明亮起来，一个龐大的舵完成了，人們象看新娘似的圍着它，刘师傅臉上挂着胜利的微笑，心情开朗的象年輕了十岁。小董輕輕地撫摸着大舵，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綫，組长洪林起向大家說：

“由于刘师傅苦心钻研，解决了困难，这个大舵比原定計劃完成時間翻了三番！”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彻了整个場地，小董把手拍得通紅，也不覺疼，他拍着拍着就唱起来了：“咱們工人有力量，咳，咱們工人有力量……”大伙也跟着唱起来。

刘师傅听着工人愉快的歌声，回想着一天来有意义的工作，这颗年老的心也沸騰起来了，不知不觉地放开嗓子随着大伙唱起来：“整天每日工作忙，整天每日工作忙……”歌声越来越激昂雄壯，它唱出了每个造船工人的心，唱出了工人阶级的雄偉力量。

难坏了计划員

气焊工人 王时仁

計劃室里被淡薄的烟霧籠罩着。写字台上坐滿了計調人員，牆壁上万吨巨輪生产进度表的紅箭头每天在节节地上升着。每个人的臉上都挂着胜利的微笑，在內心里暗暗庆賀建造万吨船的惊人进度。

門砰的一声打开，担任編排万吨輪計劃的李成元，手里拿着一份計劃，滿臉愁容地走进来，把計劃向桌子上一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两只眼死盯住計劃在癡呆呆地发楞，脑子里在翻騰着，怎样編排这样的計劃呢？

这已經是第二次在計劃上給老李带来的困惑了。

原来，第一次做万吨輪三九一、三九二段帮板組立計劃时，計劃工时是二十八天，可是工人們在跃进的号角下，只用了十四天的時間就完成了任务。

第二次編甲板計劃时，老李从工人們干帮板的冲天干劲摸

得的經驗，由原来的一百九十二小时縮短为一百四十四小时。可是計劃好象和老李是对头冤家似的，在工人强有力的手中，又由一百四十四小时縮短到四十八小时完成了任务。

这真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在鼓舞着造船英雄們不断地前进。大跃进的花朵开放在造船英雄們的面前，散发着扑鼻的芬芳。

老李真成了热鍋上的螞蚁，坐不稳，站不安，由于計劃两次被工人的干劲所突破，真是又惊喜，又惭愧。惊喜的是工人有充沛的精力和冲天干劲，惭愧的是自己估計不了工人的力量，沒能把計劃作得周密。

一个苦悶的暗影在老李的脑海中起伏着。計劃跟不上工人的干劲，怎么办？

他深深地苦思着。难道工人群众的干劲真是不可估計的嗎？难道我們作計劃的，就甘心在这全民大跃进的声势中落后了嗎？不能，不能，我一定要爭取作出来的計劃能够指导生产。

可是，当老李的眼光一下碰到桌子上已經作廢了的計劃时，一种計劃跟着生产走的念头，又压在他的心头。

其实老李在过去作計劃时，真是比特等射手打靶还准确，比最出色的高級指揮員考虑問題还周密。所不同的是造船的英雄們在大跃进的号角下发揮了冲天干劲，一下就把計劃給抛在后边了。

計劃組长由振运看見老李抱着脑袋坐在椅子上发愁，就知道又是建造万吨輪的計劃被突破了，便走过来带着安慰的口气

說：“老李，愁又解決得了什麼問題。我們看一下建造萬噸船的進度吧！由原計劃十二個月縮為八個月，又縮為六個月……三個月……現在又改為五十八天！我們也把計劃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地改下去。就是這樣，最後的計劃又被工人們的沖天干劲一項一項地給突破了，你說：這樣的計劃咱們還能作得了嗎？我看你要再作甲板安裝計劃時，還是找擔當此項任務的鉚工小組工友們好好研究一下。”

老李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

午休時間老李在鉚工趙長平組里和幾個老技術工人一起研究着甲板安裝計劃。屋內亂哄哄的，有說有笑，充滿了一股歡樂的氣氛，只听劉師傅說道：“老李，我看這個計劃你估計的日期太多啦，應該縮短。”在老李背後站着的小張拍了一下老李的肩頭笑着說：“你這個計劃員都心中無數，我們又怎麼能說出個日期來呢。”……最後趙長平組長說：“老李啊，我的意見是工人有這麼大的干劲，你先把計劃時間給縮短一半，這樣，計劃就不会老跟在生產後面跑了！”

老李吃驚地問道：“行嗎？”

“怎麼不行！”

全組的工友都吵吵開啦！

就這樣，甲板安裝計劃由九十六小時縮短為四十八小時。

下班後老李經過船台時，二十多公尺長的甲板還靜靜地躺在船台上。老李不由地自言自語道：“這次的計劃是你們小組自己定下的時間，再躍進，我看你們還能躍進到二十四小時？”

“那可不一定！”正走在老李背后的小張听到老李的話，便搭上了碴。

第二天剛上班，赵长平組长便笑嘻嘻地跑进計劃室朝着老李說：“老李啊，請你把甲板安裝計劃再給盖上个廢字印吧。昨天晚上只用了十八小时就胜利地完成了甲板安裝任务。”

老李还認為赵长平在开他的玩笑，就半惊半疑地說：“老赵，你別跟我开玩笑。我也是鋤工出身的計劃員哪，你想胡弄三岁小孩子不識数可錯了。”老赵听老李这么一說，就拉着老李飞也似的奔向船台。

老李慢騰騰地走进計劃室，用紅笔將建造万吨船的进度表的箭头又給向上升起一节，轉身朝着計劃組长說：“由組长，請你允許我回到小組参加万吨船的建造工作吧，搞这样跃进的计划，我算干不了啦。計劃一次又一次地改，不等改好，任务早就干完了。你說这样計劃又有什么用呢？”由振运听了笑着搖了搖頭說：“同志，計劃工作是生产的指針和方向，要沒个計劃，生产会成什么样子呢？再說搞計劃这个工作是从日常工作的經驗中摸索出来的，因此就要求我們要深入群众，了解工人的生产潜力和冲天的干劲，而且还要紧紧依靠他們，才能把計劃作得切合实际，才能起到計劃指导生产的作用。”

老李听了后，又慢騰騰地回到椅子上坐下来沉思着，猛一抬头，看見墙上貼着一幅标語：“干部必須在劳动中鍛炼自己！”一个念头閃过脑海，对啦，我不会到实际工作中去，一边参加生产，一边干計劃調度工作嗎？这样在生产中又能了解工人的干劲，又

能及時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想到这里，把个老李乐的“騰”一个高跳起来。这一下把正在屋子里聚精会神搞工作的人吓了一跳。他們都用惊奇的目光望着老李，可是，老李已飞快地奔向船台去了。

創 造

藤 田 手

人群在耀眼的电灯光中拥挤，演唱的声浪，技术解说的高音，把个技术革新的夜市弄得十分热闹。我兴冲冲地在人群里行走，一意想看看船体车间技术革新的展出，终于挤挤擦擦地走到了。第一眼最使我惊心的是自动多嘴气割机，和被它切割出六条大缝的厚钢板。六个铜嘴子安在一根钢管上，横在一座很小的自动气割机两端，对准那钢板上割出张开的裂缝，多么感动人啊！我不觉想到几天前挂在玻璃英雄榜上的一张大照片，多嘴气割机的创造人林琨先。

林琨先是气割工段长，又是党支部书记。我最初见到他是在党总支办公室里。他那安静的喜好沉思的姿态，褐黄又透出黑红的面皮，有时在微笑中用食指打去纸烟灰的神情，都曾引起我的注意，多么稳重又好用心思的人啊！然而，我们并没深谈过，我对他的理解自然很茫然。

惊奇与感动终于促使我去理解了，我就更加感动了，一个工人，正在成长，前进，他的创造不过是他跃进路程上的一个路标。

为建造万吨巨轮，工厂在扩建着。放样工段巍然高耸的红色厂房建筑起来了，万吨巨轮的放样工程已经开始了。塔式四十吨大吊车在新造船台旁安装好了，象鼻式的四十吨大吊也正开工，矗立入云的雄伟的钢架多么瑰丽啊！旧厂房逐步拆除了，新厂房的梁柱又都凌空架起。这一切真是激动人心！万吨巨轮的船体建造周期一定要超过英国，初步确定三个月完工，事实上要比三个月还缩短。气割工作如何保证切割钢板的速度呢？跃进在前边，是最急迫的要求。

这样的思想在林琨先的头脑里转，他有改装苏联自动气割机多加气割嘴子的想法，嘴子一多，气割的效率就加倍了。但是又顾虑改装不好，损坏了机器，给国家造成损失；同时，许多工人用手把气割嘴子干惯了，对自动气割机操作不熟，兴趣不高，也是个障碍。他就犹豫起来。这是个多么尖锐的矛盾呢！犹豫中当然非常苦恼。

全厂技术革新展览会开始了，吸引了他，他急忙跑去参观。在夜班宿舍的楼里，展出许多新工具，改装的机器、胎具，船体安装工艺革新的解说，都使劳动提高了效率，有的增加到七十五倍之多！他的思潮被激动起来，别人成，自己为什么不成呢？为建造万吨巨轮要切割那么多钢板焊成丁字钢；新造七十五吨大吊更急需切割钢板对成工字铁；多么紧急的问题摆在面前！想了，不敢干吗？在紧急的关头跌奋斗吗？在自责中他下

定了决心。

轉回工厂，望着那船台上正在建造的船只的鋼皮，望着海港內外无边的海水，都使他振奋，脑海清新，仿佛他馬上就会战胜一切困难，搞成这一創造一般。到了工段，他就兴冲冲地找生产組长于治家和樂秉鈞，一齐到工厂的廢鉄堆里找管子、鉄棍、螺絲和其他必要的零件。足足找了三天，才找全了。按照設想的，已画成草图，他就依此埋头干起来了。

坐在工地的角落里，他自己钻钻眼，自己上螺絲，一心一意埋头工作着。可是，因設計的变化，零件还是不够用，廢鉄堆里找不到，只好去求人，却碰了釘子，明明是有的东西，却不願帮忙，他就难过起来。一想，要改革，要跃进，就要跟保守思想斗争，他又很耐心地去求另外的人。坚韧不拔，零件是找到了。他很意外的是当改装嘴子头时，他指点樂秉鈞干，樂秉鈞却不耐煩了，冷淡起来，他沉住气，很平靜地动手跟樂秉鈞一起干。有的工人見这情景，就从旁說着諷刺話：

“呀，安这么多气割嘴子，怎么操作得了呀！”

“一个嘴子都够呛！自动化？听着好听吧！”

他蹙紧眉头，用深沉的眼光看看这些人，又埋头去工作了。思想要用事实打通，困难得以行动突破，道路一旦开辟起来，前途就会暢通。他想事情未干成功，还不是說話的时候。說了无用，就不如不說。事情干成了，話也不用自己說了。他已胸有成竹，他干得就非常起勁，忙得臉通紅，热汗也从額头滲出。一切都干妥当了，他才露出一絲自慰的微笑。

第一次試驗是最重要的，他帶上改裝好的自動氣割機，登上開往香爐礁工地的小火輪，去找使用自動氣割機最熟悉的另一個組長姜明閣去了。姜明閣技術高，能鑽，對技術改革積極，經驗多，細致，穩重，找他一起試驗是萬無一失的。小火輪在海面上突進着，美觀的光滑碧綠的海水，遠處屹立的高山，對岸的工廠里彌漫的煙霧，遠近的帆船漁舟，都引起他極大的興趣，他擠着眼睛，信心表露在動情的臉上。有時他的心卻突突地跳起來，他又深怕失敗。於是，他兒童時代一件給他刺激最深的事浮上心頭，鼓舞了他，他鎮靜了。

他念過兩年小學，因家窮失學了。他就刻苦自學。沒燈油，過年村邊墳場百姓送燈，他想半夜兩點去撿蠟燭頭。迷信，恐懼，他仍然硬了頭皮去了。漆黑的夜，曠野暗得怕人，一座一座墳坵，風吹着燈火明滅不定的，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怎麼能不怕呢？心里好似懷了個小兔子，突突地緊跳，還是趕忙把蠟燭頭全撿起來，撿了一小筐，能夠用多久呢？他歡喜，摸摸頭，却也怕得滲出汗珠。此後，學習有多興奮啊，勤勤苦苦，每天學到半夜。這樣，他才獲得了一定的文化。那個時候，只是要強，還不懂什麼是革命，鑽進去了。今天，翻身了，在黨的培育下成長了，面對着建造萬噸巨輪的大躍進的戰鬥，怎麼能怕失敗呢？就是失敗了，也要繼續干成功。他的決心來得就更大。

香爐礁寬闊的工地上，除了正建造的船體，就是臨時辦公和住宿的板房。比之總廠，那就簡陋得多了。他從小火輪跳上岸，沿着海岸走向船台。在一千二百馬力的船體上找到了姜明閣。

姜明閣一看見他就知道了來意，臉上的紅潤透出喜悅的光，挺直粗壯的身子，說：

“工段長，成功了吧？”

“找你来試驗嘛！看看怎樣？恐怕搞不成！”

“試試看！”

在一塊廢鋼板上，鋪好軌道，放好了自動氣割機，林琨先心猛烈地跳起來，手也有些發抖，這是千鈞一發的時候，心竟沒了底。他壓制住慌惑，把開關全打開了，氧氣和電石氣都噴出來了，那聲音安慰了他。他靜靜地看姜明閣用火繩去點火。點一個嘴子卡吧一聲滅了，再點還是滅了。點別的嘴子也都同樣滅了。血立時涌上他的頭，豆大的汗珠也相繼冒出來。失敗得這麼干脆，倒是他意想不到的，半天說不出話來。姜明閣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他們都露出苦笑，叮叮地看著那架改裝的自動機。林琨先掏出紙煙，點着，默默地抽了好一會。他沉思着，又蹲下去了，看看那些嘴子，問姜明閣：

“姜明閣，你看毛病在哪儿呢？”

姜明閣也在思索，黃眼珠不住地轉，聽到問他，沒說什麼，也蹲下，才同林琨先交換起意見。經過細心的研究，終於找到毛病。原來氣嘴的開關是絲扣的，氣門小，出氣慢，不靈便，一點火就回去，不着。他們一致認為改成閘門式的開關會好些，就決定這麼重改一下看。林琨先的心又亮堂起來。

回廠，又找材料，又重新安裝。足足忙了兩天，他都沉着地干着。對於個別工人的諷刺話，只當耳旁風，還會不會出問題

呢？这样就能成功嗎？他还是沒有把握的。有时，他很煩惱，但在技术革新的面前，一个黨員干部，能因为这么小小的失敗，就退縮嗎？自己是在党的培养下才突飞猛进的，面向着党这么巨大的跃进号召，一定要战胜失敗。回想自己初到商号作“年輕的”时，一年三节才叫回家，一个人只輪到半天，成年立在栏柜里，給掌柜的倒茶、端飯，挨罵、受气不算，每天半夜不得睡覺，天不亮就起身，还要为掌柜的倒尿罐子，真是牛馬不如，一肚子不平，跟誰說去呢？不干了。后来到私人工厂学徒，当气割工，虽然每天上下班，睡覺也早多了，但一干不好，师傅就罵娘，打脖子拐，也不被当成人啊！除了悶头干活，听支使，还敢出个大气？自从东北解放，到造船厂当工人，才感到自己真正过人的生活，为自己劳动，前面展开无限的希望，干得就愉快、幸福。党的光輝把自己照耀得滿心通亮，这才找到了光明大道。过去，智慧是从来不能放光的，現在，有多大智慧就全力貢獻吧，只怕赶不上要求。他下定决心，气割机不試驗成功，决不甘休。第二次的改装又完成了。他心里想，这回該不会失敗了。

又找姜明閣一齐試驗，心情更加緊張。这次开关鈎大了，閥門只拧半个扣就成，火点着了。姜明閣和他长出一口气，臉上都隱現着微笑，又不能笑出来，仍用担心的眼光望着那迟迟移动的自动气割机。忽然，火噼噼地縮回去了，灭了，他又蹙紧了眉头。姜明閣也納悶，把自动机停下，又点着了火，开动了自动机。他們又十分沉重地在觀察。可是，忽然，气嘴又歪了，跟鋼板对不成九十度，这就失去切割的能力，同时，火又縮回去了。这次失

敗他却增强了信心，因为火点着了，这就是成功的先导。他同姜明閣反复試驗，研究毛病，发现气嘴是卡子窄的毛病，灭火可能由于气嘴增加了，电石罐少，瓦斯不足。依此又进行了改装。由于火点着了，許多工人都兴趣高了，人人都乐于帮助他，他的心真象春天开起的鮮花。

他同姜明閣兴致勃勃地作第三次試驗，工人們圍起来看。他在二十公厘厚的鋼板上鋪好軌道，找好正，摆一摆手，姜明閣就着火繩点好火，把自动气割机开动起来。三个气嘴噴出白热的火光，噼噼地燒着那厚厚的鋼板，鋼板被燒出三条紅紅的裂縫，自动机稳稳地滑向前进，工人們都喜得鼓起掌来。試驗順利地进行着，十分鐘就割完了一張鋼板。过去一个气嘴切割，得半小时。林琨先点起紙烟，一边抽一边还在观察，他倒不笑了。姜明閣莫名其妙地看看他，那神情好似在說——工段长怎么了呢？成功了，倒不乐了嗎？林琨先呢？好似懂得了姜明閣的心思，却說：

“姜明閣，还有問題！”

“怎么？”

“氧气瓶少，干不久就得換瓶，浪費時間呀！”

“多放氧气瓶吧！”

“风表得加多，这也是浪費！”

“这么，好，我琢磨琢磨！”

这一天，热情的于治家，挺直单細的矮个子，轉动一双机灵的眼睛，又提出既能安三个嘴子，就不如安六个，一边三个，不更

能提高效率嗎？他就自告奮勇地來干這件事。由於六個嘴子得多加風，風帶用多了浪費，又麻煩，于治家就用鋼管制成三個嘴岔，來的風夠用了。姜明閣也制閘連接出氧管，這樣三個氧氣瓶用一個風表也就成了。這架改裝的多嘴自動氣割機的效率就更加提高了，林琨先的心這才落了底，親自引導工人們操作。成功，促進工人們對用自動氣割機的積極性也空前熱烈了。全工段為萬噸巨輪切割鋼板的工作，在船台上，在工作場里，干得熱火朝天。

在這緊張快樂的日子里，林琨先休息時，總是翻弄着一雙充滿沉思的眼睛，不住地用手指彈着煙灰。原來他又在想，建造萬噸巨輪任務這麼重，氣割的問題還得繼續解決。割圓孔，割制各種曲線的鋼板，都離不開氣割，如何製造各種輔助工具或胎具，把速度加快，質量提高，還是問題啊！多嘴自動氣割機是成功了，技術革新還不能停止，仍要突進，讓工作更快起來！

在夜市上，六個嘴子的自動氣割機雖然那麼被人注目，許多人圍着看表演，林琨先卻到處去聽別人的技術解說，看別人的表演，他想得到啟發，學習些什麼，為新的創造作準備。他在人群里擁來擠去，在燈火中奔走，遇到使他激動的表演，他就擠到前邊去，站在那兒，很久很久地觀看。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於大連南山

一把烈火

对船二工段供稿

王向峰整理

李长喜，高高的个子，两道浓重的黑眉毛，一看就知道这个年轻小伙子，有火性，有劲头。可是他那经常浮着笑容的脸膛，朴素的衣着，给人的印象，又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穿的那件苏式青棉夹克上，沾满了红色的油漆，不认识他的人，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个油漆工人，其实他却是造船厂的铆工工段长兼党支部书记。身上的油漆还是在建造万吨船时沾上的，今天仍然带着它。

一九五八年春天，造船厂的工人就知道要造万吨船了，人们的心里乐开了花，都盼早点开工，希望自己也能参加进去出一把力量。真象含苞待放的花朵渴望春风春雨那样，愿意叫它吹洒向自己的枝头。

七月，建造万吨船的光荣任务下来了，造船厂里，人们愉快

万分。苏德瑜、于忠和两个工段，都从車間里接受了任务。李长喜工段，这时还在进行小拖船的建造工作。一天，李长喜在路上遇到了苏德瑜，苏德瑜高兴地向老李打着招呼：

“老李，拖船干完后，和我們一起来造大船吧！”

李长喜臉刷地紅了个遍，真不知回答什么好，咽……咽地过去了。

建造万吨船的任务，沒有交給李长喜工段担当。要强心盛的李长喜，心里非常难过。他难过的并不是認為造小船比造大船低气，而是覺得他沒有很好地做好党交給他的任务，把工段的領導工作做好。

李长喜知道，領導上所以沒有分配他們工段去千万吨船的活是有原因的。春天他从放样工段，調到了现在的对船二工段，做工段长。来时，領導就介紹过情况，自己也听說过，这个工段，在車間是比較差一些的。

李长喜根据他几年做工段长的經驗，深深懂得，由一个落后的工段，跃进到先进的工段，必須經過群众性的运动，在战斗中是最能鍛炼队伍的。今天造祖国第一艘万吨船，这正是再好不过的机会。很多工人都向他講，想在万吨船上干一干。老工人刘焕珠常向他打听造万吨船的消息。李长喜自己在焦急地盼望著領導的批准。

他天天去找总支書記、車間主任，談希望，講决心，提保証，几次都沒行。

但最后一次，总支考虑到李长喜工段工人千万吨船的要求

和决心，答应李长喜可以研究给他们一批任务。总支书记还半开玩笑地说：“这可不是造小船，万吨船可不是那么容易造啊！”

李长喜急忙地回到了工段，召开了工段职工大会。在会上激动地向大家说：

“现在我国第一艘万吨大船，已经动工建造了，大家也都看到了。苏德瑜、于忠和两个工段，已经登上了船台，人家挑起了最光荣的担子。难道我们只能修船和造小船吗？现在擂台已经摆好了，不知道大家敢不敢上去？”

会场上顿时活跃，人心激奋，谁能受得了这样的激战！

人们齐声回答：

“敢上！”

“一定得上去干一干！”一个老工人说。

你一言他一语地说个不停。李长喜摆了摆手说：

“好！大家都有决心，我一定再去请求任务，不过大家得做好上船的准备，要打好这一仗。我到建造工段长孙万祥那去借大船图纸，咱们先学一学。有充分的准备，才能打有把握的仗。”

他说完以后，工人们又提出了不少建议，不少人都表示了决心。

已经是深夜了，月色与星光都疲倦地躲进了沉沉的海雾中。工段室的灯光仍然亮着，李长喜聚精会神地在灯下看着图纸，不时地把问题记在笔记本上，他在为上万吨船做准备，并要在第二天早晨，向工人讲解万吨船的图纸。虽然他白天已经工作一天了，但他那青春的热力，却使他忘掉了疲倦。他知道在大跃进中

每一个造船工人都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愿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由一个普通工人成长到能够看懂苏联的图纸，领导好一个工段的工作，这该是多么使人高兴啊！他沉浸在幸福中。不过，幸福的时刻，往往会引起人们对不幸生活的回忆。李长喜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十二岁那年，父亲被资本家解雇失业，饥寒交迫的生活威胁着一家人。这正是“伪满”时代。他背井离乡，迢迢千里，流落到了牡丹江。求亲告友，在一个小工厂当上了徒工。起早贪黑，擦桌扫地，洗衣服，哄孩子，还要挨老板的毒打。一床破被，连铺带盖，“三九”天被冻得缩成一团，睡不着觉。有一天因为得了感冒，没有给老板做活，就被打得死去活来。终于在一次病中，被老板赶出了厂门。从那时起，他就得了严重的气积病。

想到这些悲惨的遭遇，想到今天的幸福，他充满了对党的热爱和感激，浑身好象有使不尽的内力气似的。对于党，正象他自己经常说的那样：“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应该把一切都献给党！”

当他把图纸看完，已经是半夜了，睡在工段室的板凳上。工人们听说他为讲课准备了半宿，学得更起劲了。下课后，工人们都急切地问他：

“我们千万吨船，什么时候才能批准，和领导好好说说，能不能早点叫我们上船？”

李长喜深知工人们的心情。他感到群众这回真动起来了。他匆忙地跑到了总支办公室。他带来了工段全体工人渴望的决

心。这回他算打定了主意，再不答应上船，说什么也不回工段了。他刚一推开船体車間总支办公室的門，总支書記就迎上来了，紧紧地抓住李长喜的手，高兴地告訴他：

“批准了，你們工段担当万吨船的首段，‘海關凭魚跃’，有勁就干吧！不过，早开工的中、尾两段，早已走到前边去了，你們还得想法攆上去，到时候保証完工，怎么样？”

車間主任又着重強調地問了一句：“怎么样？”

李长喜滿有信心地回答：

“保証按期完工——这是全段工人的决心。”

他又对車間主任笑着說：

“車間主任，讓我們千万吨大船的願望实现了，我們保証干好！”

車間主任也笑了。

李长喜把喜訊带到了工段，同志們乐得直蹦高，都下了决心，表示一定要把大船造得又快又好，用光輝的成績回答党的信任和希望。

激烈的战斗在造船台上开始了。李长喜工段的工人，使出了全身的勁，但由于劳动組織不合理，人員配备不当，人多手杂，有窩工現象，缺乏巧干的精神，經驗又不足，在十月中旬万吨大船首、中、尾三島合龙的时候，李长喜担当的首島“三〇四”段大底，还没有下胎，影响了上船安装。落在后面了！

配合工种，議論紛紛。

“說李长喜工段不能上万吨船，他們不服，今天怎么样？用

了比别人多一倍的时间，还干不出来同样的活，看他们怎么交代！万吨船好上，可不好下啊！”

这些话给李长喜以很大的压力。挫折并不能使意志坚强的人退却！回头路绝不能走。“当你的工作的困难愈多，就要更好地依靠群众，和群众商量。”李长喜又想起了党经常教导他的这句话。于是他就组织群众研究了失败的原因，把人员作了新的分工，技术力量重新作了配备，把原有的两个小组，分成三个小组。经过调整，两个小组，就能完成调整前全工段的工作量了。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人们的看法也变了，都佩服李长喜工段了。

从建造万吨船开始，李长喜就和孙万祥等几个人住在船台下面的工具室里。繁忙的工作，使他来不及告诉家里一声，头两天没回家，他爱人想，一定又是厂里忙，因为李长喜常有这样的时间。可是三、四天过去了，还没回来，他爱人以为是病了，到厂里来探望，原来是在船台住下了。

“没有工夫回家，也不告诉一声。天这么冷，被也不拿来，冻着可怎么办？晚上我把被给你送来吧！”妻子带着埋怨而又充满关切的语调诉说着。

“不用了，国庆节我回去拿行李。”

国庆节李长喜把行李拿到了厂里，一气住到大船下水。

李长喜忘我劳动的精神，全工段的工人没有不佩服的。在他的带动下，青年工人刘成再决定国庆节不休假，延迟婚期。全工段，国庆节假期当中，没有一个人缺勤，加快了大船的建造速

度。

总支書記知道李长喜有气积病，劝他回去休息，可是怎么說也不行。工人們也都担心地說：“我們三班倒，李长喜一个人連打三班，身体要搞垮的。”

他却說：“大船造不成，我算壓不着覺，身体吃点亏又算得了什么！”可是他心里想的呢，却是共產黨員的責任感和事業心：“調我到对船二工段，是因為我是共產黨員；給我們工段造大船的任务，这是對我們工段的考驗。完不成任务，对不起党啊！”

經過十几个昼夜的苦战，他們工段，終於赶上了早开工四十多天的中、尾两个工段。

李长喜工段的进度，虽然攆上了中、尾两段，但他們的任务却仍然十分繁重。首部楼子，建筑高大，結構繁雜，比起中、尾两段，要有更多的困难。但是在一次車間干部会上，当总支書記問李长喜，与中、尾两段同时完成任务，是否需要支援时，李长喜却胸有成竹地說：“不用支援，我們保證与中、尾两段同期交工。”

在最后的緊張的决战阶段，李长喜拿出了当年参加抗美援朝时搶修江桥的精神，有力地带动和鼓励了大家。經過几天的苦战，他們不但提前完成了首段的建造任务，还組織力量，支援了兄弟工段。

李长喜和他的工段，在党的领导下，在万吨大船的建造中，創造了出色的成績。他象一把烈火，放到哪里，哪里就热火朝天，工人群众都把他看做是自己的亲密的兄弟。

难题憋不住英雄汉

工人 玉 冰

深夜，月光朦朧地照着大海，陣陣风声与万吨船台上隆隆的响声，汇成了震撼天空的交响曲，万道电弧光織成了銀色的紗幔。

船台上展开了激烈的爭夺战。万盞灯火，聚成光的海洋。造船英雄們汗流滿面，在冲天的干劲下，忘掉了疲劳。

六块帮板剛安好，挂鈎工卸下了卡环。鉚工工段长苏德瑜兴致勃勃地走到帮板下面，向挂鈎工人張修富打招呼：“老張！你們干得真快啊，又得給你們送喜报啦！”

張修富头上的汗珠瑩瑩发光，笑容滿面地回答：“这有什么，我們的工作还滿足不了你們的要求呢。”說着就向工段长那边走去。

“好啦，別再客气了；按計劃进度，你們今天又多安了两块，給我們提前完成任务又創造了有利条件。”工段长笑嘻嘻地拍着

張修富的肩膀說。張修富也笑起來。

這時，張修富看到盛文明走到船台下面，便對工段長說：“蘇師傅，我下去交班啦，你在这儿忙吧！”說罷，拿着卡環往船台下面走去，工段長看着他的背影，不住地稱贊：“好樣的，活干得真漂亮。”

張修富將工作情況詳細地交代給盛文明，來到更衣室，換好了衣服往家走，一邊走着還一邊不斷地回頭，戀戀不舍地看着萬噸船，那雄偉的氣派，使他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張修富邊走邊想：“咱們這艘萬噸大船，在船台上的周期一定要超過世界造船最快的日本，躍居世界第一位，等它造好后，開到資本主義國家去，讓他們看一看中國造船工人的力量，看那些瞧不起中國人的外國佬，還有什麼說的，氣死那些家伙……”他越想越高興。

風拂過張修富的面頰，他把干了一天活的疲勞忘得一干二淨，要不是領導不允許，他一定要回去再干幾個小時。

張修富，出身自一個貧苦的家庭。他的個兒不高，從他那健壯的身材和黑里透紅的面膛上，一見到就准知他是一個勞動能手。平時，他很少說話，對工人的態度特別和藹。如果遇到了困難，總能想出一切辦法克服。在萬噸船剛宣布建造時，領導上向工人講萬噸船的重大意義時，張修富和其他工人一樣，心里可樂開了，他深深地感到：能親身參加建造我國第一艘大船，這是多么光榮的事啊！

九月下旬，一段段的双层底段都焊成了。双层底段在組立

时，底部朝上，焊接不容易变形。所以，在鋪底前必須將它們翻过来，不然就不能鋪底，就会影响造船周期。

一天早晨，挂鈎工人們都聚集在休息室里，圍着一張长长的桌子，听候組长王光田分配工作，分到張修富时，組长說：“老張，你和老刘到船台上把所有的双层底段都翻过来，厂部决定二十八日鋪底，如果这个任务不能按时完成，就要影响到整个大船的建造速度。有困难嗎？”

張修富琢磨着，这些双层底段都是七、八十吨重，体积又很大，不要說过去沒干过，就是連看也沒有看到过。怎样翻双层底段，已成了关键性的問題，要对它特別重視，一定要把整个情况摸清楚才能干，决不能讓那些資本主义国家的老爷們再笑話我們：哼！中国不可能造大船……。想到这里，他回答組长說：“沒有困难，我和老刘去看看。”

紅日从海面上露出了半个头，映得人們紅光滿面。潮水般的人群，面带着笑容，奔向船台、碼頭……

張修富和老刘一前一后地上了船台，走到二〇一双层底段旁边，看到它有三十多公尺长，十四、五公尺寬，一人多高，橫放在船台上。他們在双层底段四周檢查着，有沒有发生危險的可能？他們細致地檢查几次，直到完全达到安全要求后，張修富才滿意地問老刘：“老刘，你看怎么干合适？”

老刘看了半天，也沒吭声。左比划，右比划，总是不合适。最后，只好用求援似的口吻說：“張师傅，这玩艺儿实在不好翻呀！”

張修富对双层底段端詳了一会，蹲下来，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枝不太长的石笔，画出两台吊車合翻双层底段的图景来：垂翻的话，八号吊車矮，双层底段就有三十多公尺高，加上鋼絲繩近十公尺长，八号吊車的鈎头向上就沒有力量；垂翻就要把双层底段全部重量集中在一台吊車上，两台都是四十吨重起重量的吊車，一台不能吊負七、八十吨的重量，同时，太高了也容易发生危險。橫着翻的话，双层底段加上鋼絲繩只有二十多公尺高，重量也是两台吊車平均負担……只有橫翻容易翻，也安全。他計劃橫翻。

可是，他走上双层底段时，看到燒的“鼻子”^(注)两端距离太远了，根本不能橫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翻法呢？他走下了双层底段，繼續画着，老刘也走过来参加意見。这时工艺室赵技师走过来了，問道：“老張，今天翻这双层底段嗎？”

張修富头也沒抬，还在聚精会神地画着，順口回答：“嗯！”

老刘一看，連忙叫：“赵师傅，你看这活到底怎么干好啊？”

張修富听說赵师傅来了，就把画的图講給赵师傅听，認為橫翻較合适。但是，“鼻子”位置必須要改一下。

赵技师听过后，半天才放声：“根据工艺，双层底段是要垂翻。这样，不但翻过来，而且两端位置也能对調，若是橫翻，只能将它翻过来……”

〔注〕“鼻子”：用很厚的鉄板，割一个圓眼，把它焊在起重物件上，便于卡环卡上。

橫翻要對調兩端的位置，這又是一個新的難題。

張修富聽了趙技師的話，猛然站起來，心裡實在着急，翻雙層底段有這麼多的困難。他又想到造船工人們擔負着祖國第一艘萬噸巨輪建造的重大責任，如果不能完成這重大的任務，就對不起黨的多年的教育和培養，對不起全國人民和朋友們的希望；做為解放了的中國工人階級的一員，能向困難低頭嗎？這一連串的思想鬥爭，助長了他冲破困難的勇氣。他又慢慢地蹲下來，順手拾起身旁長方形的小木塊，就用這小木塊當作雙層底段，試驗起來。趙技師、老劉也和張修富在一起研究着。

十分鐘過去了，張修富突然將手一揚，說道：“行了，我們還是用橫翻，翻過來後，兩台吊車都吊靠自己的一頭，錯開，兩頭互相往前面送，這樣不就調過頭了嗎？”

趙技師聽了，比量着雙層底段試驗了幾次，證明這種方法完全可以，就稱贊張修富道：“好辦法，馬上我就請氣焊工把‘鼻子’割掉重燒，下午來試吊看看。”

過晌，晴朗的天空，萬里無雲，微風輕輕地吹在人們的身上，感到特別的舒坦。船台上的二〇一雙層底段旁，站着三個人，互相低語，討論着工作過程。兩台巨大的吊車緩慢地向他們開過來……

准备工作結束了，一切都符合安全要求。

決定成功與失敗就在這一刻了。張修富雖然幹了多年的掛鉤工作，心情也極為緊張，心好象高懸在天空，忐忑不安。他對每一細節都慎重地觀察，正確地指揮吊車。

双层底段慢慢地升起来了，倾斜了，翻过来了！紧接着两头又对调了。这时，张修富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赵技师走过来紧握着张修富的手，感激地说：“老张，这样不但安全，容易翻，而且比工艺要求快得多呀！”

双层底段提前翻完了。一天中午，锣鼓声由远而近。担当铺底任务的苏德瑜工段长手里拿着一张红色喜报，领着些工人，走进挂钩休息室向张修富报喜。

金不 落

脚工 汪玉忠

在造船厂里，有一批鋼鐵剪裁工，他們是专給海上鋼城——輪船剪裁衣裳的工匠。工匠們开动巨大的剪刀机，刀口一張一合地能把一手指厚的鋼板剪断。在巨大的刀口前面伸出一个約两丈长的吊杆，吊杆下面有一个象龐大的蜘蛛的东西——这就是金不落。

“金不落”是外来語，是一种升降起重的滑輪，在金不落上套一环形鉄鏈，象蜘蛛的大腿。人們拉一拉这蜘蛛的大腿——鉄鏈，就可以把重达一千八百斤的鋼板緩緩地提起来，然后把它送入刀口。

一个人拉拉金不落就能把一千八百斤的鋼板提起来——这可真是件了不起的事，而这金不落也真算是一件宝贝，我們的鋼鐵剪裁师凭着这件宝贝剪过数以千計的輪船的衣料——鋼板。工人們历来都非常滿意这件宝贝。有这件宝贝，工匠們在接受

和完成国家的任务中从来没有丢过脸。

但是现在……却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工厂里承担了建造祖国第一艘万吨远洋巨轮的任务，而且要用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飞快速度。各工种的工人都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改进工具，使生产效率一倍、十倍以至几十倍地提高；钢铁剪裁师们刚开始时因为有金不落，还说：“怕什么？沉住气。”但是现在……上一道工序——放样与号料的工人用新方法快速地干着活，画好了线的钢板，一堆堆地搁在剪刀机旁，垒得象铁山一样，等着剪裁，下道工序对船工人们又三番五次地来催阵要料。可是他们却剪不出来，金不落仍然和过去一样拉一下动一下，这怎么能适应需要呢？

看来，单靠这件宝贝不行了。工匠们有些抓瞎了。

一个高个儿身材的中年人——孙成福在费力地“吃啦，吃啦”地拉着金不落，他今天是第一次用那一种焦急而又生气的眼光望着金不落。剪刀口在一张一合地显示出非常饥饿的样子，而金不落下边的钢板也象真的怕被吃掉了似的缓缓地、一点一点地上升着。人拉它一下，它动一下，而且仅仅只动三个手指大的距离，真急人！人越着急，钢板好象越起得慢。就这样，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剪刀机在白白地消耗着电能，在白白地磨损着。

看到这般情况，听着对船工人来催阵的声音，孙成福着急地说：“哎呀！真丢脸。”和他一起干活的工人也暗暗地感到惭愧。

钟声响了，已经到下班的時間了，孙成福还站在金不落一旁，剪刀机旁的钢板好象全压在他的心上，他焦急地沉思着。党

支部書記——一个工人出身的中年人——馬秋慌慌忙忙地走过来。孙成福見到支部書記开口就問：“馬秋同志，怎么办呢？”他指着那一堆堆鋼板。

“是啊！怎么办呢？”馬秋說着举手看了一下表，“来！咱們就在今天的小組会上和大家伙研究研究吧！”

剪刀組的工人們都来不及換衣服就一齐拥在休息室里开起了討論会。

剪刀工段的工人們思考着：万吨船有四千多吨鋼板，也就是說有八百多万斤重，这么多鋼板都要經過我們的双手，時間又短促，再用老一套办法干活怎么能行呢？完不成任务，就要影响大船建造的进度。別人都能革新技術，难道我們就沒有什麼潛力可挖了嗎？

議論起来了。有的說非加人不可，有的說要增添剪刀机。理由是，干剪刀这活就是出力的活，一个人就只有两只手……有一位老工人——李师傅还提出来干脆不使用金不落了，他說：“用金不落虽然能提起一大張鋼板，但下的太慢了，而且也当不了还要人撑着，不如干脆不要了：多加人，全部用人抬，一下子就把鋼板抬起来了。”大伙情緒有些激动。孙成福站起来說：

“我認为金不落还应该要，不过要經過改造，我想安上电滾齒輪，把手动的改为电动的，象开大吊那样，按一下电紐，鋼板就能很快地提起来了。”話未落音，不知誰就冒了一句：“那就干脆做个电吊車得了唄！”

“哎呀呀，金不落上要能安电滾，那人家八百年前都安上

了。”又有誰冒了一句。“真是做梦娶媳妇——想好事。”你一言、他一語地嚷嚷起来。这时工会組長老余起来說：“我同意老孙的意見，應該把手动的改为电动的，改了以后，也可叫电吊，也可叫电动金不落，只要多快好省，管什么都行。”

大伙都贊成老孙的意見。認為如果造機器的話，沒現成的，光做机器也得好几个月，万吨船就不用造了，而且不如改改金不落經濟。事实上，机器有很多時間都等待着金不落，如果要添一大堆人，那就要出危險，又沒有那么多的人。

技术革新搞起来了。張发有知道了这消息，忙从倉庫里要了一个半旧的电滾。老孙和几个工人分头到破铁堆里去尋找齒輪、小軸等零件，沒有大齒輪，他們就用一个破齒輪經過修理来代替。

在試驗的時候，車間主任、黨總支書記，還有來催陣的以及剪刀組的其他工人們圍了一圈，都聚精會神地用期待的眼光瞅着这个大蜘蛛似的金不落。孙成福心里撲撲地跳着，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尽力屏住气把带电紐的小匣放在左手上，右手大拇指朝电紐上輕輕一按，只听小馬达发出了呼呼的声音，这声音給大伙带来了瞬間的快乐，但是霎時間就被一层忧虑掩盖了。老孙这时更万分焦急，怎么啦？电滾在呼呼轉着，可是鋼板却还原地不动。人們不約而同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什么原因呢？經過几次开动，几次关闭，才发现了原来是两个齒輪的軸心位置相距远一点，大小齒輪的牙咬合不上，主动輪不能把被动輪推轉。針對这个原因立即調整了两个軸心的距

离。

老孙又一次按一下电纽，钢板随着吃吃的声响飞快地上升着，到了一定高度，一松开电纽，钢板就停在适当的高度。接着是一片掌声、欢呼声……在热烈的气氛中，我们的钢铁剪裁师们又一次快快乐乐地把这块被金不落提起的钢板送进了飢餓的剪刀口。

一 千 四

工人 楊德明

往日的午休時間非常熱鬧，看書、下棋、讀報、打撲克、踢球，一堆一簇的都玩得很歡。可是這幾天就不同了，人們都沒有心思玩了，每個人的心里都在琢磨怎樣把大船干得更好一些。尤其是共青團員盧全禹的心里更加激動着。

自從建造萬噸大船以來，他幾乎就沒有睡過一宿好覺，最近組里又接到了幾段幫板的制作任務，每段幫板的彎度都不同，都得在胎上制作，胎架還得現做，把十幾噸舊鋼板找齊了，號好了組立起來，頭一個胎架就花費了一千四百多個工時，這個數字可够驚人的，要照這樣干法，光這幾個胎架就得干一個多月，可是船台上大船的整個進度分秒都在變化着。底段對好了，三個島連接起來，眼看着自己這幾段幫板就要到船上安裝了，可是幫板呢，八字不見一撇。這要是扯了別人的後腿，影響了大船按期下水，怎能對得起黨和人民呢！小盧越想越難受，心里就象十五個

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折腾着。

组长王永才走过来，在小卢的对面，呆呆地看着他，两个人沉默了一会，还是组长先开口说：

“小卢，头一个胎架用了一千四百多个工时，下一个工人们就是干劲很足，猛攥，也得一千多个工时，这怎能跟得上进度呢！再说，象这样干下去也不行啊，别说是人哪，就是一块好铁，又能捻多少钉呢。”他这一说，更使小卢感觉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

自从开展技术革新以来，小卢就跟困难宣战。哪里有困难他要求到哪里去，只要他一开动脑筋，再和大家一商量，什么困难都迎刃而解，不到两个月他就提了大小十几件革新建议。就拿客艇的尾段来说吧，谁都认为这是个最棘手的活，一个尾段干三天这是最高纪录，可是经过小卢一研究，一天半就能干一个，翻了一番，没有一个工人不竖起大拇指头说：

“小卢这小子真行。”

上班铃声响了，小卢抱着图纸和人们一块到了工作场所，一边干着胎架一边琢磨着，一会把图纸打开，一会又在铁板上画一阵子，人们都尽量避免打扰他，让他一个人在那儿研究，但从他那种焦急的表情上看来，他今天又没有想出好办法来。

深夜十点多钟了，卢全禹才低着脑袋出了厂门，静寂的街道没有几个行人，家家户户都早已熄灯入睡，在这个寂静的环境里，小卢真想把脑子清理一下，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清凉的空气，头使劲一扬，把盖在他眼睛上的头发甩到后边，可是不管他怎样努力，纠缠在他脑子里的东西还是驱赶不掉。

白天的情景又一一地浮現在眼前，組長那愁悶苦思的臉色，工人們那種焦急的樣子，一千四百多個工時干一個胎架……

他忽忽悠悠地到了電車站，正趕上電車要開，車務員喊了一聲：“同志！快走，車要開了。”才打斷了小盧的深思，便緊走几步跨上了電車，車上人不多，有的閉着眼睛打瞌睡，他找了個位置坐下，又思考起來，口中念念有詞地咕嚕着，手還不住地比划着，車務員過來說：

“同志！您買票？”

小盧順手從口袋裏掏出一張人民幣遞給車務員，車務員一看是一元錢，便問：

“同志！您買多少？”

小盧還正在那眯着眼睛沉思呢，就答應了一聲：“一千四。”

“買多少？”車務員驚訝地大聲追問了一句，也驚動了車上的乘客，有幾個聽清楚的人笑出了聲，小盧抬起頭來，一看車務員那種不解的樣子，以及射在他身上的幾十道奇怪的眼光，才知道自己順口說出了個“一千四”鬧出了笑話。他窘得滿臉通紅，搭訕着說：“噢噢……”急忙從車務員手中把一元錢接過來，換了個五分錢的人民幣遞給了車務員。下了電車，在往工人村走的路上，他不禁暗自好笑。

回到家中，妻子急忙給他準備飯，他吃着吃着又想起來了，嘴裏嚼着飯，手裏的筷子還在桌上畫着，這時候孩子也起來了。

“爸爸！爸爸”不住地喊。小盧也沒心思親孩子了，沒等吃完飯就叫愛人趕快收拾下去，他又把小櫃上的鏡子、象框、書都

摆在炕上。妻子一看他又在鬧翻番，就赶紧把孩子抱起来，怕再把他惹火了。

上一次也是为了研究什么鉄板縫，也把这些东西摆了一炕，正当他在閉目深思的时候，孩子爬过去一陣乱抓，都给抓乱了，惹得他大发雷霆，幸亏第二天研究成功了，听说翻了七番，这才算了事。这一次可不敢大意了，想劝他早睡吧，她又深知他的脾气，什么事不弄出个名堂来，是不肯罢休的，她只得摸着孩子在一边，把大半个炕都讓给他，便睡着了，等她醒来一看，所有的东西还凌乱地摆在炕上，他已經不知去向了。她一看表，还不到六点，輕輕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語地說：

“这个人哪，怎么象着了魔似的。”

小卢一憋气跑进了厂門，守門員追着他喊：

“哎！同志！你的入門証呢？”

小卢把入門証掏出来，在头頂上搖晃着就跑远了。他到了胎架旁边，又研究了一番，然后到工段把工段长李长喜拖着就跑，李长喜被他拖得一个筋斗一个趔趄的到了船台，組长王永才也跟着跑来一看，他們俩在那对着臉喘呢，就埋怨上了：

“你才回去几个鐘头，怎么又回来了？”小卢沒理他的碴，就对工段长李长喜說：

“这个胎架我要这样干，不用在地上割一块安一块，把它連荒料都立起来，肘板都焊上，在中心挂上一根中心綫，从里往外分，把綫全部画好后，再一块切下来就行了，这就省了安一块拉一回綫，找一回水平，不就省工了嗎？”

組長王永才听着，臉上象晴了天似的，開朗了。工段長也不住地點頭。王永才激動地說：

“小盧，你真卸下了我們肩上的千斤重擔。”

小盧却為難地說：

“快，是快多了，可是工藝規程都被打翻了。”

工段長李長喜支持地說：

“干吧！小伙子！只要用你的辦法干得又快、又好、又省，這就是我們的工藝規程。”

先進方法被採納了，工人們象久旱得雨的莊稼一樣，精神又抖擻起來了，沒有吊車就自己抬。氣焊、電焊工人們也都大顯身手，經過一天一宿的奮戰，二號、三號兩個大胎架完整地擺在船台下面。車間一計算，只用了三十七個小時，翻了三十八番，這個消息象一聲春雷一樣傳遍了全廠。車間黨總支書記親自敲着鑼鼓，給小盧送來喜報，把一朵大紅花戴在他的胸前，工人們都用敬佩的眼光看着他，下決心要向他學習。

從此，買一千四百個車票的笑話也就在全廠傳開了。

师徒俩

工段长 李长喜

工人 孙恒

十月的一天。

工人们在万吨船台上忙得热火朝天。杨克山和杨永顺师徒俩在二层底板上用铁杠子撬肘板。他俩使出全身的力量，累得满脸淌汗。可是，肘板却象个蠢笨的大蜗牛，一点一点地移动着。

天色黑了。他俩一看，苦干了一天才搬运了三块，还有七十多块急待安装的肘板，原封不动地堆在船底二层板中央。徒弟小杨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打开了响亮的話匣子：“杨师傅，怎么办哪？咱俩这个‘老牛破车’的干法，要耽误整个船底安装的！”

“我比你更急呀！”老杨擦一下脸上的汗水，接着又说：“电焊、瓦斯、罐边的工人一个劲儿埋怨咱们，他们早等得不耐烦了。”

“咱俩搬运得太慢，供不上他们干的，你还是去要吊车吧！”

“我要好几回了。吊车太忙，怎么也要不来。”

小杨眼珠子一转，说：“明天，你找工段长去，叫他给解决。”

“好吧。”老杨同意了。

第二天早晨，老杨找到了工段长，无可奈何地说：“工段长，舢舨肘板一块有五百多斤，两个人抬不动，人多了地方窄站不开脚，你还是给要吊车吧！”

“吊车实在太忙，十几吨的大家伙都吊不完，怎么能给你们吊舢舨肘板呢。”

“那你给解决吧！”

工段长开玩笑地说：“孩子哭了你别抱给我呀，看来你的思想还没解放啊！”

“怎么解放呢？”

“党告诉我们大胆想、大胆干，你要开动脑筋，和小杨一起想办法啊！”

老杨紧皱着眉头说：“人是没法抬的。”

“我没叫你用人抬。”工段长又启发他一句，“你们能不能用什么东西代替吊车呢？”

老杨想了一会儿，说：“对，我回去找小杨想办法。”

虽然老杨去找工段长要吊车去了，小杨也知道希望不大。他站在船底二层板上看着大吊车，心里真羡慕：大吊车多好使啊！吊运东西灵活。他看着看着，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想法：现在党提倡洋土结合，什么东西都有洋有土的，难道不可以做个土

吊車嗎？對！做個土吊車！

提起小楊來，工段里的工人沒有不稱贊他的。要知道，小楊是個徒工，但又是個下放干部。從前，他是個四級鉗工，被領導上提拔到技術安全科當檢查員，工作干得不錯。半年多以前，領導上又把他下放到車間鍛煉。本來嘛，他應該還當鉗工，可是鉗工工作不需要人，領導上就讓他當鉗工，從頭學起。小楊愉快地接受了黨的分配，認真地當起徒弟來。工人們都說：“小楊干活主動，不怕吃苦，還能虛心學習，不明白就問，真是個好徒弟。”

老楊從工段長那里回來，一邊走著一邊想著，事情真攪頭，沒吊車干不了活，配合工種不斷來催陣。再說，影響整個船底安裝任務的完成可怎麼辦呢？他回到船底二層板上，對小楊說：“吊車不能來，工段長叫咱們自己解決。方才我想了一下，用杠桿來擡吧。”

“不，咱倆做個土吊吧！”

老楊驚喜地說：“那好啊，你有辦法嗎？”

“我是這麼想的……”小楊說完只怕老楊沒聽清，又蹲在鐵板上畫了個草圖，師徒倆湊在一起嘀嘀咕咕地研究起來。

研究完了，他倆在船台周圍的廢鐵堆里尋找材料，又跑到鍋爐車間去找管子。材料找齊後，就焊接起來，東拼西湊地做了個土吊。

這個土吊用四根鐵管子做本體和水平吊杆，“金不落”當升降器。底座是法藍盤。

老楊和小楊把土吊底座焊在船底二層板上，使用起來，上下

左右運轉自如，隨着師徒倆的心意轉動。老楊樂壞了，他拍着小楊的肩膀說：“行呀，小伙子，真有两下子！”

他倆使用這個土吊把七十多塊船肘板很快地運完，並安裝好。給萬噸大船提前下水，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接班的人們也都使用這個土吊，為了表示祝賀，他們送給師徒倆一張喜報，寫道：

羣策羣方法靈通，
沒吊也能把板搬，
楊克山和楊永順，
豎起土吊創經驗，
只要敢想和敢干，
工人面前無困難。

延 婚

工人 張錫和

午休的鐘声响过，对船二工段休息室里人声沸騰，吵嚷不休。
“誰去，誰去，还有誰？……”紀文祥放开他的嗓門大声吆喝着。

“到哪去？干什么？”剛进門的老孙忍不住問了一声。

“你还不知道？后天国庆，刘成再要結婚了，老紀在統計參加新婚宴会的人数啦！”

“哦！原来如此……”

“你別管他是魚刺还是魚骨头，你到底去不去？告訴你，別发悶，名报晚了可赶不上行市……”

“赶行市？好，咱們就赶这个午休的行市来个工段會議。”
工段长李长喜突然闖到老紀跟前，諛諧地說：“同志們！坐下！坐下！靜一靜，咱們就着午休時間讀一段報紙吧！”

喧嘩声平息下来后，鞠远森亮开了嗓子，念了一段某厂职工

提出国庆节照常出勤的倡议，讀完后工段长笑着说：“怎么样？同志们！有什么感想提一提。”

老工人战振江立即挺起笔直的身板开了腔：“我觉着有些惭愧，为什么这样的新倡议我们没有提出来呢？我们正建造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巨轮，如果我们早一天把万吨船建成，让它早一天在辽阔的海洋上航行，这不仅是我们的光荣，更主要的是给国家争得了荣誉。我提议，我们立即响应这个倡议，要求出满勤！”老工人的话音刚落，工人们就嚷起来啦：

“对！我们要求‘十一’出满勤。”

“同意！同意！”接着就是“啪、啪、啪”一片掌声，大家热烈地响应着，屋子里顿时活跃起来。

小刘一听见别的厂“十一”出满勤，心里就活动起来，怎么办呢？“十一”回家结婚，还是和同志们一块来厂干万吨船呢？听了老工人的话，他心里斗争得更激烈了，他想：“造船是六亿人民的事，结婚是个人的事，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拉在别人后面。可是，不结婚吧，家里早就把结婚的东西准备好了，桂云来信又是那么热情地盼望着这日子……”

屋子里又是一阵议论、一阵哄笑，随着同志们的兴奋和决心，小刘的心情逐渐安定下来，他想：“为了大船早日下水，别说婚期拖几天，就是拖几年也没什么，人家志愿军轻伤都不下火线，我这点事算得了啥？”小刘想着立即拿起笔就写了份申请书交给总支书记：“十一”不结婚了，请求出勤，用提高生产的实际行动向国庆献礼。

当天晚上，宿舍里一片欢腾。大家心里那种兴奋劲就甭提了。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谈笑，还有的在认真地写着决心书，惟独小刘躺在床上两眼呆看着天花板，心里琢磨着白天的事情。他想：自己的决心是下了，可是，两家老人和桂云要闹不通怎么办？他想来想去，想了一大篇办法和理由，他决定回一趟家。

第二天是小刘的代休日，吃完早饭，他就乘早班火车回旅顺老家了。

刚到家，母亲高兴地迎着他说个不停：

“你可回来了，我总在盼哪盼哪，结婚的东西全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就等你们结婚啦……”

“妈！……”小刘这一喊，把老人家的话打断了，母亲的两只眼直盯着儿子的脸。

“明天我不能结婚了……”还没等小刘说完，母亲就嚷起来：

“什么？不结婚了？东西都准备好了，你……”小刘一见母亲急了，就连忙把他早已想好了的理由搬了出来，从造万吨船、工人的冲天干劲，一直讲到“十一”出满勤的重大意义，还怕老人家想不通，就一本正经地说：

“妈，您想想，我们要用五十八天造一只十层楼那么高的万吨船，这是帝国主义想都不敢想的事，而我们中国工人就要做到，我们要是少出一天勤，船就要晚下一天水，妈！咱们做事可不能大小不分啊！”

起初，两位老人心里委实不乐意，经儿子这么一说很快就想通了，小刘他爹站起来笑着拍拍小刘的肩头说：

“成再，做得对，快把大船造起来，赶过老英国，讓帝国主义也瞧瞧，我們中国工人不仅会修船，还能用最短的时间造万吨船呢！”

两位老人就这样高高兴兴地贊同了小刘延婚的事。

小刘又到桂云家，桂云的父母也和自己爹媽的想法一样，一講就通了。

可是，对桂云一講，事情就别扭了。小刘对她左講右講，她始終鼓着个嘴不言不語，小刘急了，但仍耐心地對桂云說：

“桂云，我們都很年輕，婚期再拖几天没什么关系，首造万吨大船可誤不得呀！任务又艰巨又光荣，要創世界纪录，再說咱們都是共青团員……”

“嗤，嗤……”桂云捂着嘴，憋不住地笑起来：

“得啦，得啦！瞧你那份囉嗦劲儿，为造万吨船晚点結婚算得了啥？我没意見。”桂云笑着看了小刘一眼：“我們‘十一’还要求繼續搞深翻，向国庆献礼哩！看你还是共青团員呢！为这事还特地跑回家一趟。”桂云又故意逗了他一句。

沒等小刘解釋，她又亲切地笑着說：

“今晚就在这吃飯吧，吃了飯早点回去，別誤了明天的生产。”

听了桂云的話，小刘心里乐滋滋的象开了花，他想說什么，可这对舌头象粘住了一样，什么也說不出来。

晚上，刘成再怀着兴奋喜悅的心情登上了回厂的火車。

铲边工段的故事

铲边工段

深夜。

北塢旁边一座小楼里，电灯还在亮着，屋内静悄悄的。一个身穿黑色棉工作服的人，紧皱眉头，半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地坐在椅子上，象是在思索什么。突然，伸过来一只手，轻轻地在他背后拍了一下。他扭过头忽地一下站起来，很不自然地用手摸摸络腮胡子，惊奇地说：“是你呀，书记！”

党总支书记从巨轮建造那天起，日夜在船台上忙碌着。前些日子帮助铆工干活，被钢板砸伤了脚，今晚他一跛一跛地提着茶壶给夜战的英雄们送完水，远远就瞧见这里灯光通亮，他还以为谁忘记关电门，就赶了过来。进门一看，是铲边工段长王进财一个人坐在这里，他问：“老王，什么时候啦，还不回去休息？”

王进财就象根本没听见似的，脸上露出为难的样子说：“书记，我在考虑个问题。”

“什么問題？”書記隨手拉了把椅子坐下，關心地問。老王見書記這樣親切地追問，便喘了口粗氣，從頭講起來。

原來，萬噸輪船台周期一再縮短，工人們提出了“能讓大船等潮水，不讓潮水等大船”的豪邁口號。最後飛躍到五十八天。這一大躍進，使鏟邊工段在人手上就顯得有些緊張了，就連香爐礁工地二十多個人，都撤調到萬噸船上還是打不開點。王進財整天被鉚工、電焊師傅包圍着，不是沒人配合鏟邊縫，就是幫板需要槽，等着焊。總之，王進財腦子里裝得滿滿的，真是有些蒙頭轉向，不知怎樣好。

這能埋怨工人的幹勁不足嗎？不能，青年突擊隊，有的小伙子向他提出要干幾個通宵……可是他考慮到白天他們端了一天風把，都累得够嗆，沒有答應他們。

總支書記听完老王的談話，點了點頭。把纏着綑帶的右腳抬起搭在左腿上，用手輕輕地撫摸着。眉頭緊皺，沉默了一會。突然抬起頭來說：

“老王，遇到了困難要學會依靠群眾，我看你還是把問題擺出來，讓大家想辦法吧！”

“怎麼？交給群眾討論？”

“是啊！交給群眾討論。老王，你記得，當初開始建造萬噸船的時候，合金鋼板那麼硬，可是，再硬的鋼板不是也被咱們征服了嗎？”

總支書記欠了欠身子，更和藹而鄭重地說：“同志，黨領導革命所以取得勝利，就是依靠和相信了群眾。一個共產黨員應該

經常有清醒的頭腦，領導群眾去戰勝困難和藐視困難！”

王進財聽了書記的一席話覺得心里異常寬敞。他激動地站起來，握着總支書記的手說：“好，我就去做。”

第二天，在鑪邊工段休息室里開了群眾會。工段長王進財在會上把工作中的困難提出來了，他說：“萬噸巨輪建造速度很快，它要求每一個工段都要配合得很緊，一環要扣住一環，如果有一道工序稍後一步，這就要影響整個的建造速度……可是現在，我們有些趕不上了，鉗工時時來催陣，大家研究一下：我們是想法趕上去呢？還是甘心因為我們一個工段而使萬噸船晚下水？”

“……使萬噸船晚下水？”這句話象一聲沉雷一般震動着每個人的心。在這個時候哪個人不想為萬噸船出力，為祖國爭光呢？決不能影響萬噸船按時下水。

一個青年小伙子猛然地站起來說：“不，一定保證大船按時下水！”

他姓包，這個小伙子性情剛強，干起活來也淨使猛勁，所以說起話來也不加思考就脫口而出。他說：這事好辦，要求車間主任給咱增加幾個人連夜突击就行了。

大家聽了小包的話，都覺得可笑，可這是個實際問題，又不能不考慮，造萬噸船需要多少人啊！哪一個工段不都是忙得不可開交呢？可是忙也有兩種，一種是苦干，一種是巧干，誰能夠依靠群眾把二者很好地結合起來，誰就能夠爭得時間，完成任務。

“同志們，咱們要動動腦筋，找找原因，想一想還有沒有潛力可挖！”王進財有意地提醒大家，把注意力轉到切實研究解決

实际問題上去。

老赵发言了，他平常在工段里很爱說笑話，所以一听他要发言，大家都很有兴趣。他說：“我看增加人力不是一个好办法。自从大跃进以来，缺氧气和电石，有些活沒能割，只好由咱来鏟。說实在的，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嘛，多出点力也沒啥！可是压缩冷风应该足一点呀！瓦斯不能割，风力又不足，咱鏟边象老牛拉車似的，人家能不反映嗎？”

老赵話音剛落地，会場上就有些人噉噉地議論起来了，都觉得这的确是个实际問題，接二连三又有很多同志发了言。这时，会場一角站起一个人，慢騰騰地搭了話：“这回輪到我談談啦！”

大家一看是王师傅，就說：“你早該談談啦。”車間里誰不知道咱工段的王克儉是鏟边能手，可他有一个毛病，开会时不願发言。但今天他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了。这是造的万吨船啊！他心里想着，总觉得臉上有些发燒。他咽了口唾沫慢悠悠地說：“从千万吨，我就成天琢磨，咱們是有很多困难，造船設備不如外国……可是党号召咱把这只大船造好，在質量上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建造速度要超过英国，压倒資本主义世界造船王牌日本。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啊！将来咱們在座的都成了白胡子老头，子孙成群的时候，給他們講講現在咱們造船的景象，孩子們也会为咱們感到光荣……”王师傅的話越講越多，越說越显得激动，停了一下，老赵递給他一碗水，老王喝了一口又繼續說：“都說咱們是苦战，依我看咱們簡直是‘福战’，领导干部亲自給

咱們送飯送水……再想想過去志願軍在朝鮮作戰，餓了吃口干炒面，渴了抓一把冷雪。咱們現在不是什麼苦戰，眼前電力不足，也影響了壓縮冷風的供應。可是咱們不能叫困難吓倒，我們可以趁兄弟車間上班以前和晚間他們下班時干活。這時候風的壓力最足，叫組長、工段長首先檢查，看看哪里活多，咱大伙來個集中力量，一齊下手。這樣干活快，還不覺得累。不知行不行？”

這位老工人的話，說到大家心里了，會場沸騰起來。人們象是商量好了似的齊聲說：“對！這個辦法真解渴。咱們堅決不增加人，也要保證大船提前下水！”

離上班還有兩個小時，但船台上噠噠噠的風把聲，比往日响得更激烈。如同火綫上攻擊敵人的數十挺重機槍一齊鳴响。

英雄們個個賽過猛虎，勁頭十足地勞動着。頭上熱氣騰騰，汗珠順臉滴在鋼板上，傾刻成了許多冰珠。

“熊傢伙真搗蛋！正干得熱乎，就啞吧啦！”小包嘟嚕着，賭氣把風把朝鋼板摔了一下。彎下腰想找些包焊條的碎紙點着火烤一烤。

“喂！我說爺們，輕點摔，這是國家財產！”小包抬頭一看，是工段里專門修理風把的老林頭。左手提着一個火苗旺旺的小爐子，右手還提着三、四個風把。小包真高興，說：“嚙！林師傅你真是雪里送炭，正是骨節眼！”他烤了一下手：“這些風把……”“啊！這些風把，是昨天在工具室借的。喂！你的不是凍了嗎？放這烤着。再換上這把去干，這不就叫分秒必爭嗎？”老林頭說完嘿嘿地笑起來。

小包听了林基忠老师傅这几句话，觉得不是滋味，心想：咱比别人也不少干，可是无形中当了伸手派。

罐边的工作赶上来了，催阵的也不上门啦！

工段长王进财这些日子和大伙一样的端着风把干，毛茸茸的络腮胡子显得更长，当他站在船台上，看见塔吊一段一段把巨大的甲板、帮板吊往船上安装时，脸上露出非常愉快的表情。心里寻思：要不是大伙这样白天黑夜忘我地苦战巧干，那就不仅要影响任务的完成，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祖国的荣誉……

正想得入神，忽然党支部书记高锡山小跑过来了。

“哎呀！老王，十二点都过了，快回去吃饭吧，车间又给咱们送贺信来啦！”

两人便匆忙地赶回休息室去了。门口挤满了人，锣鼓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响成了一片。

好组长赵长平

工人 林基成
文 丁

在那战斗的五十八昼夜里，船台上，万吨船上的人群日夜川流不息，到战斗将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全船的分段差不多都在进行扫尾工作。

万吨大船下水日期越来越近了，首、尾两头的竞赛谁也不让谁，组与组之间的竞赛，在这个关头上，也是针锋相对。

赵长平领导着小组工人将他们所担当的尾楼很快地组立完了。

紧接着就吊到船上进行安装，尾楼的小分段，部件都吊到尾段主甲板上了。

赵长平立即组织了尾楼突击队，人马齐备，可是赶到主甲板上一看，大家的劲头就凉了半截，只听一个工人说：“赵师傅，主甲板的边折角还没有固定，怎么办？”

“他們組的活干得簡直是一團糟……”

“下不了水就叫他們負責……”工人們不滿意地嚷了起來。

趙長平看了看沒有固定的甲板，又看了看工人們，一個個臉拉的挺長。他皺了皺眉，思忖着：怎麼辦？甲板不固定，尾樓就不能安裝，大船就不能按時下水，我是一個生產組長，有責任保證生產任務勝利完成；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更有責任為黨、為國家爭取光榮。黨教導我們：要發揚共產主義協作精神，別人有困難，應該主動幫助，兄弟小組的困難不正是我們的困難嗎？……想到這，他微微一笑，用手指着主甲板說：“同志們，這段甲板不固定，我們的尾樓就不能安裝，如果等兄弟小組固定它，最少得等上一天多，萬一因此誤期，大船下不了水，不但他們有責任，就是我們也有責任，因為我們也是造船工人。”他略微停頓了一會，看着全組工人象是懇求又象是決定一樣地說：“兄弟小組由於人力不足，沒能按時完成甲板固定工作，我們應該怎麼辦？我們能不管嗎？”

“由我們來協助。”不知是誰喊了一聲。

“趙師傅，協助他們，那我們的艙口不干了？”一個青工一聽組長要放下自己的活去幫助別人干甲板，着急地問道。

“小朱，如果別人的活都沒完，只是咱們一個小組完了，大船能下水嗎？”趙長平耐心地解釋着。

“對！對啊！應該協助。”大家異口同聲地說。

趙長平把勞動組織重新劃分了一下，便和工人們一起卷入這場大協作的激流里。

轟！轟！大錘聲夾雜着風鏟聲，經過一晝夜的苦戰，終於勝利地完成了甲板邊折角固定任務。

打完了最後的一錘，趙長平直起了腰，迎着朝霞微笑着，順手解開圍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臉上的汗珠。

兄弟小組知道趙長平小組協助他們完成了這一關鍵任務時，感激地握着趙長平小組工人的手連連地說：“謝謝你們，辛苦了。你們這種精神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是的，趙長平不但在生產中表現了高度的集體主義精神和共產主義風格，不管在什麼時候，他從來沒有向困難低過頭。

遠在一九五二年，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同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的時候，為了保證前綫運輸，更有力地打擊敵人，趙長平就是一名光榮的運輸戰綫上的架橋志願隊員。

敵人瘋狂地轟炸掃射，白天不能架橋，為了趕潮水，便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架橋，有時幾個夜晚不能睡覺，白天還得準備架橋材料，有時席地睡在潮濕的防空洞里。不久，多年來糾纏在他身上的風濕症又復發了，腰，痛得直不起來，他咬緊牙關，一聲不吭，和別人一樣的抬、扛，搶修浮橋，他的面頰更消瘦了，兩眼深陷，滿布血絲。領導多次勸他回去休養，他却總是說：“……朝鮮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中，和前綫戰士受的苦比較起來，我這點小病又算得了什麼呢？再說，修橋任務還沒有完成，共產黨員能夠離開嗎？”

他就是這樣一心跟着黨，為黨的事業兢兢業業地勞動着。

他經常和青年們說：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哪來的？是黨給我

們帶來的，是多少革命先烈的鮮血換來的。

記得有一個青年徒工不安心當造船工，鬧思想情緒，工作時經常地不辭而別，鬧的師傅也沒有辦法。

趙長平看到這種情況後，找到那個徒工，問他有什麼困難，並說：“不管幹什麼工作，幹好了都能出狀元，造船工就是掄大錘一天到晚和鋼板拚命嗎？不是的，看來現在掄几下大錘，可是將來就會不掄大錘而用機器造船，現在廠里的設備不是和解放前大不一樣了嗎？很多工序都機械化了，工人的勞動條件比以前好得多了，象你們這一代青年學徒，專人、專師教技術，可是，我那時候……”說着，趙長平收起了他那平易近人的笑臉，眼睛里冒着忿怒的火，講起了解放前他那辛酸的血淚史。

“遠在日本鬼子統治東北的時候，我十二歲那年就從山東逃荒到大連，一家人都靠着父親賣雜工過日子。生活越來越困難了，為了一家人的活命，正在病中的母親含着滿眶的熱淚，撫摸着我的頭，叫我領着只有六歲的小弟弟在滴水成冰的三九天到街上撿煤核，在那冰天雪地里，連黃泥都凍得象石頭，又上哪去撿煤核啊？凍得小弟弟扯着我的破袖頭噙噙地哭着，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後來，父親和我商量，叫我到工廠干活。

“托親告友，好友湊了五塊錢，才來到小場（大連造船廠前身）學徒。

“從第一天上工起，我就早來晚走，給師傅燒水、烤飯、打洗手水。晚上別人都走了，我一個人還得掃地，倒洗手水。說是一

天干十二个鐘头的活，可是，实际每天却要干十六个鐘头的活，就是这样拚命地干，把头一看不順眼，还不是打就是罵。

“这样干了一年多，才叫我到船上跟师傅干活，每天除了紧螺絲，就是递鋤釘，根本学不到手艺。

“长期的劳累，把人都弄得象掉了魂似的。有一天，我不知不觉地依着船皮坐着打起盹来，恍恍惚惚地听到小鬼子的叫罵声，猛然間睜开眼，还没有分清是怎么回事，只听：“八嘎牙魯！”对准我的臉就是两个嘴巴子，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又对准我的小肚子，当的踢了一皮靴子，我向后倒退了几步，就噶的一声摔了下去，心里寻思这一下子可完了，誰曾想正掉到二层吊板上，两手一下子抓住了拉吊板的鉄鏈子，才沒有摔成肉餅，从此，我就不干了，断断续续地卖零工。

“解放后，才又回到船渠。”

赵长平就是这样，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行动教育了多少青年徒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赵长平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現在，他已經是一个技术很熟練的造船工人了。工人們都称贊他是好組长。

小工匠上船

工人 王时仁

气焊工段长于治家，满头大汗，急急地奔上船来，身后紧跟着上来的是铆工组长赵长平和几位铆工工人。这时船上的气焊工陈清秀正被几位铆工围着，在争用气焊，赵长平带着质问的语气着急地向于治家说：“你看，船上两个舱，只给一副气焊，能跟上铆工的需要吗？”工段长看到这种情况就说：“老赵，你说的对，气焊不够用，我们马上想办法，明天一定给你们解决。决不妨碍你们完成任务。”“好吧，一言为定！”老赵大声地吁上了一句。

晚上九点多钟，气焊工段正在开会研究如何解决气焊问题。

但是困难还是很多的，算起来，全工段四级以上的工人只有十几名，造万吨船就得需要三十多副气焊，别的都好解决，就是技术工人不好办。

气焊工匠陈师傅考虑了这个情况，他打了一个主意，很坦率地说：“只有从小工匠身上想主意了。”

陈师傅这么一說，可把生产组长樂师傅吓了一跳。他想：这哪行，这是造万吨船，不是胡鬧，小工匠干活一旦出了漏子怎么办？忙說：“我看不行，还是另打主意吧！”

二級工小袁坐在墙角，他觉得这句话很刺耳，听了特别不舒服。

小袁是个爱說爱笑的刚滿十八岁的青年，做起活来就象一只小老虎一样，真有股猛勁儿，每次开会时，他也总是搶着发表自己的意見。可是今天，他却只管注意地听着陈师傅們講，直到现在还一言未发。开始时，听陈师傅說，要在小工匠身上打主意，也就是說要小工匠上船去干活。这可是他巴不得的事，乐的他直点头，从心眼里感激陈师傅。他多想为万吨大船多出点力啊！可是后来樂师傅的一席話，簡直就是泼了一瓢冷水，使他再也坐不住了，便猛地一下站起来，激动地向前探着身子，大声地說：“过去干五千吨貨輪的时候，组长根本就不分配小工匠上船，怕把活干坏。明明小工匠能干，硬說不行，现在万吨船的任务这样紧，组长还不放手，我看就是保守思想在作怪。”

“我的意見是應該叫二、三級的工人上船干活。组长怎么知道不行呢？在船上組立，用半自动切割机研縫就是二級工代替四級工人干的。为什么說到船上就干不了呢？”和小袁有同样想法的二級工小崔，搶着补充小袁的意見。小袁沒等小崔說完，又站起来說：“根据干一千二百馬力拖船的經驗，我們二、三級工人完全可以胜任万吨船的气焊切割任务。”說到这里，他看着組长的眼睛，又滿有把握地、挑战似的加了一句：“我还敢肯定地

說，質量上保證達到百分之百。”工段長于洽家的兩隻眼直瞪瞪地望着天花板，心里盤算着：“分配小工匠上船吧，又怕出漏子；不分配吧，又跟不上萬噸船的進度……”這兩種思想在他的脑子里鬥爭着。工段長是個對工作細心的人，但當他想到黨教導的話：要大胆放手，發動群眾……。又想到從千萬噸船以來，出現的無數新人新事和小袁、小崔這些小工匠們表現出來的熱情時，最後下了決心，攔住了要發言的人說：“這樣吧，為了保證萬噸船的提前下水，我同意小工匠明天登船工作。”話音剛落，全工段的小工匠就跳起來吵吵說：“早就應該這樣！早就應該這樣！”“小伙子有本領拿出來使吧！”不知是哪位師傅激勵地說。

這個決定，可真使幾位老師傅不解。就連平日最不爱說笑的林師傅也開了腔：“這可是老和尚娶媳婦，自古少見。”活潑調皮的小王打趣地說：“林師傅，公鷄下蛋啦，您還不知道呀！”惹得全屋的人哈哈大笑。那些活潑的小工匠，臉上都充滿了勝利的喜悅，但又竭力保持冷靜，每個人都暗暗下了決心，一定要做出成績給師傅們看看。

第二天早晨才五點多鐘，小袁和小王就并肩跑了進來，急忙換上工作服，馬上便投入了萬噸船的火熱戰鬥中。正當小王在切割一六三間一六四幫板大立口縫時，只听身後有人問道：“怎麼樣小王，能干得了嗎？”小王回頭一看，原來是工段長，便笑着說：“工段長你瞧好吧！保證讓老師傅們點頭，工段長也點頭。”

午間，萬噸船上出現了一條二十多公尺長的大立口縫，象一道垂直綫似的挂在船幫上。

樂組長和幾位老工人久久地站在那裏，看着這兩條大縫，誰也沒說話。只有一個“好”字占據着這些老工人的心。樂組長呢？他呆呆地站在那裏發楞，心中又驚又喜，好久才說出：“干得好，真行呀！”

英雄何惧八級風

工人 葛九琴

初冬的八級大風橫掃着萬噸船台，層層的海浪撞着堤壩，飛濺出無數的水花。環繞在船台周圍的電纜不停地號叫。人們緊緊地把住欄杆在長梯上來回地穿行。風越來越大了。

天剛蒙蒙亮，電焊工段的休息室內，接班的工人早來等着了。組長劉玉賢走進來向大伙說：“同志們，全船的甲板對口縫都研好了，有二百多公尺長，今天上午一定要全部焊接完。不然就要影響二層樓子的安裝，大家有沒有把握？”

“有！”大伙異口同聲地回答着。

“不過今天風特別大，干活的時候要多加小心，多穿點衣服。”

“組長，沒有問題啊！風再大也沒有我們的干劲大！”

“閑話少說，快拿焊條走吧。”青年焊工楊文修招呼着大家。

登上船台，一股股狂風迎面撲上來，刮得人們站立不穩。狂

风咆哮着，从人們耳旁掠过。好象要把人們卷上天空抛下大海似的。然而每个电焊工仍然各自沿着一道口縫开始了頑强的战斗。

电焊的弧光剛燃着，馬上就被吹灭了。蹲下来工作的人們，便被风刮得前后搖摆。工作越来越困难啦。組长刘玉賢呆呆地望着天空暗自寻思着：天眞找別扭，偏偏今天刮这么大的风。想着想着走到楊文修的跟前，睜大两眼死盯着焊縫出神。

“組长，风太大了，一打火就給刮灭，你看，大伙都停下来啦，怎么办呢？”楊文修着急地說。

“同志們，咱們得想想办法才行哪！”刘玉賢急得头上直冒汗。

楊文修和大家一样急得在船上来回走动。組长的話在他耳边响着，他暗暗想：“午后二层楼子就要往上吊了，如果上午干不完，可就拖期了，大船下水的日子……”他想到下水，脑子里就刷的一下发起热来，心就象被火燒着似的焦急难受……。两道眉毛紧紧地皺在一起，好半天才說：“找些板子挡一下不行嗎？”大伙一听齐声說：“对，太好了。”話音剛落，大伙就分头去找来了很多木板子。剛把木板立好，馬上又被狂风刮倒了。第一次失敗啦。大伙敗兴地坐在甲板上寻思着别的門道。“哎，我看这样吧，在甲板上焊上几根鉄棍，支撑着木板子挡风。”楊文修說着第一个动起手来。效果很好，电焊的弧光穩穩燃着，射出无数道銀光，人們的臉上泛出了笑容。接着很多人都这样做，但是問題又来了，当人們把这一段焊完再移向另一段时，还得照样先焊上几

根鉄棍来支木板。这太浪费时间了。

“下午二层楼子就要吊上船，就这样干还能跟上趟嗎？这能保证大船五十八天下水嗎？”焦急的楊文修在沉思着，脑子里所想的一些办法一次又一次地被推翻，始終沒想出一个巧妙的方法来，急得直打轉轉。突然他把木板扔到一边說：“有法子了。”楊文修說着就躺在冰凉的鋼板上，半側着身子挡住大风干起来了。果然，电弧不再熄灭了。这一下，焊工們可高兴啦！他們也都随着躺在鋼板上，用身子挡着风保护着电弧的正常燃燒。

狂风在怒吼着，冰凉的鋼板紧紧貼在电焊工人的身上，但是这些焊工英雄們却一个个趴在甲板上象戰場上急待冲锋陷陣的战士一样。

无数道美丽的焊縫，在狂风中驕傲地閃爍着銀光，英雄們兴奋起来，他們一口气干到十二点鐘，終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一張大字報

工人 李 雄

瓦斯工人小刘拖着风带經過中央樓子的前面，突然發現門旁貼着一張写着紅字的大字報，他急忙招呼鋤工組長：“石師傅，你過來看看哪，給你們貼上大字報啦！”雖然下班的鐘声响過很久了，石培池還在隔壁房間里和幾個工人琢磨着圖紙，他們已經苦戰了一晝夜了，可是他們並不感到疲勞，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們又在琢磨着新的門道，這時小刘這麼一喊，石培池沉不住气了，扔下圖紙跑到小刘跟前，着急地問：“什麼大字報？”小刘指着那篇紅字說：“這不，你看看吧。”說完看了大伙一眼，拖着風帶走了。石培池站在那裡默默地念着：

万吨大船中国造，
速度質量瓜瓜叫，
惟有这点不太好，
請速修理重建造。

他看完了這張大字報，臉上好象挨了一巴掌，熱辣辣的發燒，他什麼也沒說，馬上和幾個工人拿起錘子修理起來了。

電焊工人李華太和小王抬着一大捆電綫來到了船上，一眼看見有幾個人正在修理那趟三公尺高的立焊對口縫，心眼里那個高興勁就甭提了。他點著頭稱贊地說：“行哇！鉗工師傅們真是邊整邊改的好榜樣哇。”大伙看見李華太那種神氣，悶葫蘆馬上打開了。這張沒署名的「大字報」原來就是他寫的呀！

石培池走過來拉着李華太的手激動地說：“電火師傅，你做得太對了！”

小罗成苏廷文

工人 史序揚

苏廷文个头不高，四方臉，一双大眼睛，配着一对很濃很黑的眉毛，紅紅的臉龐儿，說起話来就象个小銅鐘儿那么洪亮，走起路来带点小跑，全身充滿了青春的活力，无怪別人叫他“小罗成”。

他剛一来厂工作，就被分配到鑪边工段，鑪边的老师傅們一看他这个粗壮勁儿，都爭着收他做徒弟，还打算着将来怎样把他培养成一把好手。

可是小苏自己干了还没有一个礼拜，就觉得不是味儿：鑪边这个活儿，又累，又脏，还没有什么技术，整天就是嗒嗒地鑪个不休，觉着沒有勁儿。

小苏自从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不知为什么，他在街上遇到了老同学的时候，就觉得比人家矮了一头。当人家問起他的职业时，他更是一語不发，扭头就走，把別人弄得下不来台。

光阴过得真快，眼看就要到六个月了。六个月就满徒了。苏廷文脑子里又出现了他早已想过几百遍的幻影：满徒之后，一个月能多来四、五十块。等我第一次拿到这笔薪水的时候，就全部交给妈妈，这是我第一次用劳动换来的报酬，我便对妈妈说：“妈妈，请您收下这珍贵的礼物吧！”……以后自己每月留下十几元，攒起来打扮自己……他想啊想的，恨不得把月份牌一下撕到七月，那时候，级评完了，该多好啊！心里那个着急劲，就别提了。

谁知道事与愿违，国务院颁布了学徒延期出徒的命令，小苏的梦想幻灭了，工作也就越发不象样儿了。

有一天，小苏配合铆工王喜文铰肋板，他就象没有魂似的，人家铆工催一催，他就嗒嗒两下，过一会儿他就放下风铰，坐在那儿想心事：算了吧！两三年学个铰边的，真没有意思，我得改行，他偷偷地下了决心。

团支部早就发现了他这种不安的情绪，支部书记和他谈了几次，他不是红红脸说没什么，要不就干脆低着头不放声，真把书记弄得没办法。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苏廷文刚吃完饭，就听外面有人喊：“苏廷文！”他趴在窗上一看是团支部书记。心里咯登一下：他来干嘛呀？找上门来批评是怎么的？想着他就气呼呼跑出去没好气地说：“干什么？”书记说：“小苏，我爱人买了两张电影票，可她又没有工夫去。怎么样？你和我去看吧！”书记那开朗样儿，一下子就把小苏的怒气打消了。他暗暗地觉得惭愧，在心中骂

了一句：“見鬼！”就說：“好，你进来等我一会儿。”

电影演的是“无旁的潜力”，主人翁老孟师傅那股钻劲儿，真叫小苏佩服。在回家的路上小苏不停地談着：“孟师傅真了不起。他一个钳工，干嘛費那么大劲儿給压延工想主意呢？这股劲儿是哪来的呢？”

书记笑着說：“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吃过苦头，所以他才能深深地感觉到新社会的可爱。”想了想书记又說：“現在咱們学徒，还訂师徒合同，师傅还得保証教好，不用說别的，就是咱們那些鏟边的师傅們，在旧社会都是挨打，受罵，偷偷地学手艺，师傅們根本不把徒弟当徒弟待。可是現在就不同了，就拿你师傅对待你吧，那真是比对自己的子弟都强。”

这些事，苏廷文不是不知道，可是他从来就沒有深思过，哪一次也沒象今天这样感动过。这时小苏才猛然地想起来，这哪里是什么他爱人买的票，这分明是特意来帮助自己的，他越想越感到书记的用心，也越觉着亲切。紅着臉，低着头，不发声了。

“再見吧！小苏，我得回家去做习题了。”說着书记就告辞走了。苏廷文看那漸漸消逝的身影，泛起了无限感慨。这一天他沒再干别的，呆呆地躺在炕上想心事——老孟师傅，书记，师傅，那些忘我地劳动着的高大的工人形象，一下子浮上了脑海。

但是第二天把风鏟往手一拿，不願干的厌恶心情，又爬上了心头，他抬头看看老师傅，正在集中精力工作，鏟下的鋼角，在风鏟前卷成个花卷儿，坡口整齐明亮，就象用机床加工过似的。

小苏看着看着，默默地拿起风把跟在师傅后面干起来，說也

奇怪，也不知是从前没注意过是怎么的，自己镗出来的活，就不象师傅那样干净，他用力抓紧风把，坡口还是凹凸不平，象是一匹难驯服的野马。他急了，头上渗出了汗珠，感到这份活还不是象自己想的那样简单！

造四千五百吨油轮的时候，因为质量要求高，小苏没能跟着师傅一起干，他心里觉得很难过，几次想和领导上要求去干，因为怕不批准，终于没敢提出来。油轮下水的时候，参加建造大船的人们，都是喜笑颜开，只有小苏心里难过。他眺望着那庞大的船身发呆。一种空虚和追悔的感觉一齐涌上心头。

接着第一条五千吨货轮又开工了，苏廷文再也憋不住了，鼓着劲儿写了一份申请书，交给了团支部书记，回头就跑。到桌边坐下，又后悔，这是干什么，要是不批准那该多寒蠢，后悔自己做事太莽撞。

“小苏，你跑得这么急干什么？”他一回头，看着团支部书记拿着那张申请书，心想：完了！

“我刚才和工段长研究了一下，他批准了你的申请。”

这个意料不到的消息，震得小苏微微一怔，紧握着书记的手说：“谢谢！”书记说：“小苏，我没别的话，只希望你好好工作，团支部和全体青年，以及老师傅们，都望着你，希望你不辜负党对你的信任！”

真巧，他又配合刨工王喜文镗肘板，王喜文一看是小苏，虽然不表示拒绝，可也不太欢迎，冷冷地说：“干吧！这个活要的可急。”说着他就只愿干活去了。

“好，你就看着吧！”小苏心里想着，拉起风把就鏟了起来，风鏟的嗒嗒声，震耳欲聾。王喜文看着这小伙子变了，真从心里高兴。

现在不是锄工催小苏，而是风鏟促锄工了。

五千吨才干了一半，锄工给小苏送来一份贺信，上面写着：

当年罗成是英雄，
要比小苏哪能行；
建造货轮千勇，
罗成也得拜下风。

大家都鼓掌为小苏祝贺，而他自己反而觉得百感交集，他跑到书记面前说：“书记，我找你有事。”他紧靠着书记坐下，把从前那些见不得人的想法都倾倒了出来，他沉重地说：“我不配这个光荣的称号，你把那张贺信撕了吧。”

“小苏，你知道吗？看着你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同志们有多么高兴。可是在前些日子，我看见你就憋气。党、团经常教导我们说：‘每个青年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我们做党、团工作的人就是如何引导青年人将自己的理想逐渐和祖国的需要结合起来。这是性急不得的。’我照着这个做下去，现在看着你逐渐成长起来了……这些或许你是感觉不到的。可是你知道现在我的心里该有多么高兴吗！”苏廷文越听越感到激动、惭愧。想不到组织为自己下了这么大的工夫。他激动，兴奋，猛然抓起书记的手说：“请转告领导同志，请他们放心，我今后一定努力争取做一个好青年，决不辜负党的关怀。”他两眼含着泪花，摇了摇书记的手，走

了。

五千吨貨輪下水的时候，他可高兴极了，时常背着人，站在船旁，用手摸摸那光滑的焊縫，真是質量优秀啊！这里有自己的一份劳动。面对着这条大船，他总觉得美滋滋的，不再感到茫然和空虛了。

五千吨貨輪的建成，給建造万吨輪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基础。

为了使万吨輪不管在質量和速度上，都要超过世界上的王牌造船国家——日本，厂党委下了最大的决心，动员全厂的工人为祖国造船事业爭光！

鑄边工段，为了保証完成任务，特地組織一个青年紅旗突击組。这是一組輕騎兵，要他們指哪打哪，而且要节节取胜。

动员大会的会场，高挂着共青团旗和毛主席的画像，团总支書記說：“为了保証大船按期下水，超过日本，我們要用最优秀的青年組織紅旗突击队，要象‘淮海战役’一样的打一个大胜仗。市委書記要我們代表全市工人向上海的工人弟兄展开友誼竞赛，为了保証胜利，我希望未来的紅旗手們，把紅旗高举起来，使它随风飄揚，永远前进！”

“我报名参加突击队！”苏廷文振臂高呼，引得大伙都笑了，在笑声里小伙子都爭着报了名。

会后小苏給团支部写了第二份入团申請书：

“我要用忘我的劳动，不怕一切困难建造万吨輪。希望团支部能象要求团员一样地要求我，我要在火綫上爭取做一个光荣的共青团員……”

万吨輪的建造速度可真够惊人，就在小苏去修理风鏟的工夫，回来就找不到自己原先干活的地方了。就在这一瞬間，又上了一張幫板，小苏看到鏟外板大縫的几个工匠被焊工跟着腚攢的全身是汗，他就向組长李振全要求去鏟大縫。得到批准之后，他乐的直蹦，这楞小子几步就搶上了吊板，最后一层他嫌爬着麻煩，竟拿出上体育課时上单杠的姿态，翻上去了，“喂！小心安全！”李振全吓了一跳。小苏却乐的哈哈大笑，操起风把就和大縫拚上了。合金鋼，到底是硬，使了不少勁，还前进不了一公尺，小苏咬咬牙，一气鏟了四个小时，鉄溜子象雪片一样刷刷直落。

第三天晚上小苏膀子累得疼痛，手腕子震得通紅，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

他媽看着孩子那不安的样儿，心疼地說：“廷文，看你累得这样，赶明几个在家歇歇吧！”

他笑了笑說：“不行啊！媽。你知道我們这回造的大船有多大？”媽一听笑了：“傻孩子！我連小船也沒見過多少，誰知道大船多大呀？反正它总比火車头大得多吧？”小苏一听媽的話笑坏了：“这个大船哪，告訴你說吧！比咱这三层楼高得多！二千几百輛拉五吨重的汽車才能把它装满。”

“哟！那么大呀！”他媽吃惊地說，“那么大个儿，反正一天干不完，你就歇一天怕什么？”

“不，我們要使它的建造速度一定得比日本还快！”

“怎么？小日本比咱还快呀！”媽媽也不服气了。

“可不！这一回，大船造完，就得数咱們最快了。”小苏得意

地說。

第二天早晨，媽媽特意把飯做的早了一点，好叫儿子早点去到船台。

可是小苏醒来之后，他的心早已飞到了時間的前面，急三火四地穿上衣服，看飯还没有好，便揣了个凉饅头，拔腿就跑。媽媽喊着：“离上班時間还早哪，吃飯走也早早的。”說話間，儿子早已跑远了。小苏到厂里，換了衣服就上船台，連饅头也忘了吃。

苏廷文思想上插了紅旗，技术也提高了，鑄出来的活光溜溜的，老师傅称赞他說：“小罗成到底是小罗成，人家那活干得可真不次于大工匠。”

苏廷文一听刷地一下羞得滿面通紅，忙說：“我差得远了。”就跑到一边去了。

十一月中旬，大船正处在緊張的安装阶段，人們就更忙了。一天晚上，小北风冷颼颼地吹在身上扎骨的凉，这时苏廷文已經坚持了四、五天沒有休息了。現在他正幫着小牛干二班，两个人在二层底里連累带悶，弄得滿身大汗。

干着干着，忽然风鏟不响了，“哎！怪呀！剛烤的风把不能冻，它怎么不响了呢？”小苏一边琢磨着，一边往外爬，到外边露头一看，他赶紧又縮回去了。

“小罗成！別躲了，我看見啦！”工段长把风带放下喊道。小苏没办法只好爬出来說：“王师傅……”工段长說：“沒有二話，你快回去，四、五天不休息，总支知道了，我吃不了得兜着走。”小

苏一看沒有商量的余地，就說：“好！走就走吧！”工段长看他走远了，长出一口气說：“真是好汉！”

小苏下了船，瞅着工段长看不見，轉个弯又进了二层底。

万吨船建成了，下水那天別人都看着那美丽的大船，贊美它雄壯、威风，而苏廷文，却目不轉睛地望着那一条条的大縫——这里有他付出的劳动啊！

十二月二十一日，厂党委和厂共青团委在旅大評剧院召开紅旗突击队授奖大会。領導上把紅旗竞赛的奖状奖給了苏廷文小组。

最后一項是宣布火綫入团的团员名单，苏廷文猛然緊張起来，两手紧抓着前面的椅背，两只眼睛瞪得溜圓，心跳得厉害。

被批准的人名一个跟一个宣布出来，他也就一点点地越加緊張，不自覺地站起来，掌声震得他几乎听不清讀出来的人名，忽然他听到“苏廷文……”

被批准了，他高兴，激动，几乎喊了出来，泪花从眼眶里涌出来，他望着毛主席的画像，走向共青团的行列。

自动电焊焊斜坡

工人 殷云兴

初冬的大連，气候的变化是无常的，昨天还是明朗的晴空，今天便是六級北风呼呼叫。龐大的万吨船体的各个分段堆放在船台上。船体的平面焊縫已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現在自动焊面临着焊斜坡焊縫的任务了。

潘兆明聚精会神蹲在弯板分段上，操縱着自动电焊机焊接斜坡板縫。剝剝刷刷的电弧声随着电焊机的走动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女徒工安立珍在打扫着焊药皮。

“潘师傅，出砂眼啦！”小安用姑娘慣有的声調惊奇地說着。潘兆明咋的一声把車停住，朝着焊完的板縫一看，两眼呆呆地望着出神。琢磨了半天，也沒找出个原因来。

合金鋼板的縫口上堆滿了密密麻麻的小气孔，早就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啦！

电机周圍，站滿了自动焊的工人。个个都在擦拳摩掌紛紛

議論。最后組长刘志广朝着李长风、潘兆明說：“把电压再压縮一点，焊接一遍看一下。”焊的結果还是一样出气孔。問題复杂了，人們都为这个問題揪住了心。

下班后，潘兆明和李长风一头钻在宿舍的床上，沉入了深思中。屋內靜悄悄的，只有墙上的挂鐘在嘀答嘀答地走动，划破了这寂靜的夜晚。

一九五四年建造三千七百吨油駁船和焊接客艇軸筒时，也曾发生过出气孔的事，可那是普通的鋼材，不是現在的合金鋼。二人都不約而同地在回想着。只見李长风把眼眨了几眨，一个高跳下床，朝着潘兆明屁股上一拍，高兴地喊道：“老潘，解决啦，因为天气冷，鋼板凉，电压小，焊藥粒太大，冷空气的侵入才发生出气孔。”潘兆明听完李长风的話，也觉得有道理。“把电压加大，提高車的速度，換上小粒的焊藥，利用多层焊！”二人不約而同地齐声說着。手拉手飞奔向工厂去了。

二人剛入工厂大門，迎头碰上剛开完会的刘志广和殷云兴，就把剛才的想法說了一遍。四人一齐向着船台奔去。

在第三造船台上，斜坡焊試驗开始了。

殷云兴拉来了瓦斯带，換上小粒焊藥，一切准备就緒。藍色高温度的气焊火焰射向鋼板的对口縫。霎时縫口表面湿漉漉的霜变成水蒸汽飞入空中。李长风狠狠地按了一下电紐，自动电焊机飞快地滑行着。潘兆明目不轉睛地盯着操縱盘上的字号。电机过后在鋼板上留下一条紅色的焊肉，看去却象一条紅紅的火龙，逐漸由紅变成酱紫色，又变为黑色。一公尺、二公尺、三公尺，

焊完啦。四人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着刘志广用锤打去药皮。“啊！成功啦！”四人同声地喊了出来。一道晶明瓦亮蓝光閃爍的大口縫呈现在眼前。

什么享受也比不了劳动光荣。

四人忘掉了一天工作的疲劳，忘掉了肚子的飢餓，忘掉了这已经是深深的夜晚，又猛干了起来。一道道斜坡縫焊起来了。

夜晚的船厂被灯光照得如同白昼，震耳的风窩声，塔吊滑行的隆隆声，和指揮起重机的哨音响成一片，显示出这雄偉的社会主义建設巨大力量，震蕩着人們的心弦。

无数道斜坡板縫靜靜地躺在那儿閃爍着銀光。

刷刷滑行着的自动电焊机在他們的手中操縱着，迎接来了东方的黎明。

为了万吨船

工人 王时仁 王志得

突破难关

船台和万吨巨輪上的紅旗迎风招展，各工种的工人密密麻麻地布滿了整个船台，远远看去真有孙悟空大鬧天宮的声勢！巨輪的前后立穩已在强有力的工人們的手下組立起来了。它告訴人們，万吨船建造工程已經接近了尾声。

午休的鐘声剛剛打过，抗风組长李明德三步并成两步，呼呼直喘地跑进屋来，“工段长，沒有电石啦！”他着急地喊着。

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工作的于治家象沒听懂似的問道：“什么？沒电石啦！快到大倉庫去領啊！”

“大倉庫也沒有啦，材料采購員已到各处去买，都沒有貨。我們倉庫只剩下三桶多点，剛够四个班用的。”

于治家一听，脑子嗡的一下翻了个个。“电石沒有，眼看万吨船就下不了水，这这……”便向車間主任办公室跑去。他一边

推門一邊喊着：“孫主任，電石沒有啦！怎麼辦？我們現剩下的電石，只夠兩天一夜用的！”

孫主任聽完後，看了看在場的黨總支書記，這時，黨總支書記走過來對於治家說：“老子，缺少電石領導是知道的，已經派人想辦法去了，不過你們也不能坐吃等待，這就要求你們要有突破難關克服困難的精神，要發動群眾去想辦法，解決當前的困難。”

于治家沒有把握地答應着：“好吧，我回去試試看。”

沒有電石對氣焊工人來說，就象廚師們沒有糧食做飯一樣。

全工段的人們都卷入了沉思的漩渦里。每個人都在想着解決電石的辦法。屋裡靜靜的，只能聽見人們吸煙的吱吱聲。煙霧籠罩着這小小的房間，百度燈光也顯得有些不夠亮。突然，被人們命名為“竅門大王”的樂秉忠說道：“為了萬噸船，在沒有電石的情況下，可以把氣焊切割器的外套縮小零點五公厘，這樣可以減少電石的使用量。”

經老樂這麼一提，打破了沉默的場面，人們的大腦更積極活動開了，都紛紛地議論着。小崔說道：“雖然縮小外套能減少電石的使用量，可是我們現在僅有三桶電石，也只夠用兩個晝夜，完了又怎麼辦呢？”

全屋裡的人，聽了小崔這一席話，又沉思起來。

正在這時，只聽見砰的一聲，屋門大開。小王一個高跳進來，一隻手高高舉着一卷“造船工人報”，一隻手比划一邊喊：“好消息！好消息！老師傅們別發愁，電石難關解決啦！”

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好消息所震動，團團地把小王圍起來，

互相爭着看報紙。

原来是鍋爐車間的气焊工人，听到万吨船沒有电石就要停工的消息后，發揮了共产主义大協作的精神，創造出燒煤气代替电石的先进方法。

下班的鐘声已經打过一个多小时了。鍋爐車間的四級气焊工小郑緩慢地騎着自行車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想着：船体車間現在快沒有电石啦，这样一来，万吨船的进度就要受到影响，一旦万吨船不能按期下水，我們造船工人喊出的“确保万吨大船五十八天下水”的誓言就要落空。那些观潮派就有話說了……一定要想办法来支援兄弟車間。他走着，走着，忽然觉得眼前出現了一个龐大的物体。抬头一看，原来是煤气公司的大煤气罐矗立在那里。这时小郑的脑子里象閃电般的钻出一个念头。只見他把大腿一拍說道：“对呀！可以用煤气来代替电石！”他回过身騎上車子向厂子飞奔。

小郑推开休息室的門，朝着已下班洗完澡正在換衣服的老气焊工王师傅問道：“王师傅，船体車間千万吨船沒有电石啦！你知道吗？”

“我正在发愁哩！”

“我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王师傅紧紧地追問着。

“用煤气代替电石，你看怎么样？”

王师傅琢磨了一会儿說：“行，我看能有点門儿，咱俩干一下

看！”

就这样，两天后，鍋爐車間的門外放着一个技术革新的結晶物——煤气爐。

爐子被强度的烈火燃燒着。这是又一朵技术革命的鮮花在发出灿烂的光彩。

这一个先进的技术革新，大胆的創举，使船体車間气焊工段的全体工人，好象久旱逢甘雨似的頓時精神煥发。

大家都在互相研究、爭論着，很久沒有說話的五級工韓师傅开了腔：“燒煤气是个好办法，但它只能用在平地切割料上，上船研縫就行不通，因为煤气的火焰和风綫是一样的顏色，研縫時看不見风綫就不能干。”

樂秉忠站起来补充說：“我也是这样想。不过这里有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在平地切割料用煤气，把省下来的电石用在船上，这样，船上沒有电石的困难就解决了三分之二。”

煤气爐里紅紅的烈火已經燒到摄氏七百多度了，帶有辣酥酥熏人的二氧化碳气味，把人們噲得直咳嗽，头感到一陣陣发暈。可是这对善于克服困难、在困难道路上走过来的造船英雄們來說，是微不足道的。

爐內的火焰小了，加煤。

爐內的气小了，燒！

加煤！ 燒！ 燒！ 加煤！

一陣工夫，压力表上的指針已指向“5”字。这告訴我們煤

气已經达到需要的度数。

頓時，爐旁沸騰起來了，人們互相歡呼這新的成就，更感謝兄弟車間幫助解決了當前電石不足的困難。

船 台 送 飯

這是一個星期天的中午，人們三五成群地離開船台到食堂吃飯來了。

食堂離船台很遠，來回就得一個多鐘頭，工人們為趕進度，讓萬噸船早日下水，每次吃飯都急三火四的，不等把嘴擦乾淨就急急忙忙奔回船台，哪還有時間喝口水？

炊事員李學斌看到這個情況，立刻找了幾個炊事員在一塊兒核計着，老李說：“千萬噸船的同志，現在是分秒不放，夜以繼日地在船台激戰，我們不能直接參加戰鬥，何不把飯菜送到船台上去，讓大伙吃得好，干得好……”還沒等老李說完，大伙就異口同聲地說：“對！把飯送去。”

吃飯的時間到了，工人們先後陸續地向船台梯口走來。林師傅剛到梯口，遠遠就看見在七號吊車底下站着四個穿白大衣的人，圍着一輛推車。只聽見他們大聲喊着：

“哎！同志們，快來吃飯吧。”

船台上的宣傳員看到這種情況，馬上編了一段順口溜：

工人千勁沖破天，
食堂送飯來支援，
飯菜做得甜又香，

万吨(船)下水再提前。

工人们端起饭菜一边吃，一边谈论着，说：

“今天的饭菜做得太好啦，又好吃，又热乎！”

“这个饭与往日不同，这是跃进饭啊！”

工人们你一句他一语地纷纷议论着。

从此，工人们再也不用来回跑去吃饭了。不但节省了时间，而且也吃到了热乎乎的饭菜。

工人們的干劲更足了，他們以保證大船按期下水的事实回答炊事員們热情、亲切的支援。

一 張 电 影 票

午休的时候，电气检修工唐述国正在起劲地打扑克，忽然楼梯口旁有人叫：“唐师傅，电话。”

“就来。”他头也没抬地应了一声，“老王，你来替我打完这牌吧。”说完飞也似的上了楼。

原来打电话的是他爱人，叫他今晚六点半上“进步”电影院等她，电影票已买好了。这可把唐师傅乐坏了。平常他最愿看电影，最近因为工作忙，他已经有一个多月没看电影了。

今天听到爱人约他去看电影，心里特别高兴。

“当，当，当。”下班的钟声响了，他把工具收拾好，换好衣服，急急忙忙骑着自行车就往外跑。刚走出车间不远，就碰上了吊车组长王魁五。

王魁五笑着问了一声：“你今天怎么走得这么急，有事吗？”

“我爱人在电影院門前等我呢！”唐述国高兴地說。

“怪不得这么急，你們今晚是誰值班？我們吊車需要往东头跑，东头有不少活等着干。但頂头火綫架和銅罩沒安，吊車跑不过去。得請你們去安一下。”

唐述国沒有作声，心里在想：今晚沒有值班的，怎么办？难道今天晚上就因为我們活就不能干？不，决不能！大家在建造万吨巨輪，都是分秒必爭，难道我为了看电影，就……想到这里便說：

“王师傅，今天晚上我們沒有值班的，但也决耽誤不了你們的任务，我来干。”

“你？那……”

“那没关系，为了万吨大船早下水嘛！”唐述国笑着說。

冬季的白天就是短，下班才不一会儿，天就全黑下来，連一絲月光都沒有。唐述国背上工具箱拿着电筒，急急来到造船台右方的車道上，在这周圍可沒有一点黑夜的景象，整个船周圍被电弧光照得象白天一样。釧釘声，鏟边声，响成了一片，整个船台組成一个劳动的火海。

到了車道东头火綫沟旁，吊車組长已把十八块火綫沟盖板掀开，火綫沟露在外面，可是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他用电筒一照，才清楚地看見，里面滿是污水、烂泥，沟又窄，連屁股都轉不过来，还很深，人在里面直腰站着也不露头。

唐述国站在沟旁，眼睛看着远处的吊車，在考虑着。

“唐师傅，不用停电干吧？”吊車組长心里想，唐述国一定是

在琢磨这个事儿，就问了一句。

“是呀，是需要停电干呀，但是吊車活这么忙，怎么能停呢？”

“那你說怎么干呢？”吊車組长又問了一句。

“那只好带电干啦。”

“沒有危險嗎？”

“沒关系，戴上胶皮手套問題不太大。”說着他跳进沟里。

“你怎么沒換工作服就干活，这不把干淨衣服弄脏了嗎？”吊車組长关心地說。

“啊，工作服，我忘記換了。”

“把我这套給你穿上，我在上面干不穿沒关系。”吊車組长說着就脫衣服。

“別麻煩了，衣服脏了明天洗一下。”唐述国再三推辭不要。

沟里面漆黑，他用电筒照着干了起来。

工作胜利地結束了。在这个时候，王魁五又想起来唐述国的爱好和爱人看电影的事。于是就打趣地說：

“唐师傅，你这电影……”

“王师傅，看你这話說哪去了。电影今天不看还有明天，这万吨級的工期可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誤啊！”唐述国也打趣地說。

两个人互相握着手，哈哈大笑起来。

光 荣 的 痕 迹

卸工 林基成

东方微露着一片红色的曙光，沸腾的造船台更显得不同寻常：醒目的巨幅标语，五颜六色的漫画，箭头直射的指标挂图……有条不紊地排列在船台四周，插在人字桅上的鲜艳大红旗迎风飘扬，显得大船更加壮观。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国首建的第一艘万吨远洋巨轮将在这里举行下水仪式。亲手建造这艘万吨巨轮的造船工人们，都怀着激动而兴奋的心情在繁忙地做着下水前的准备工作。参加典礼的各界人们都集合在船台上等待着欢庆巨轮的诞生。

离万吨大船下水的时间只有五个钟头了，恰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不，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件。对船一工段工人，共产党员周殿斌，全身上下浇满了冒着黄烟的滚烫的沥青液，胳膊烫伤了。他以自己的勇敢保证了万吨船按时下

水。

工人們尽快地在做着下水前应做的一切准备工作，船尾部更是繁忙。后立稳是船体重要结构之一，是舵与推进器的主要支撑，必须将烧化的瀝青液注入立稳内部（后立稳的舵柱是一个中间空的圆柱形的鑄鋼件），以防止立稳漏水和保证立稳使用寿命。

周殿斌领着几个工人负责后立稳的堵眼工作。这时，舵柱部分要灌注的瀝青液已经灌得差不多了，为了更快地结束准备工作，必须尽快地将注入孔、排气孔堵上，为大船刷油披装创造条件。瀝青液是不是凝固了？由于孔小看不清，周殿斌拿起手锤敲了一下舵柱，但是从声音上是难辨别清楚的。他又轻轻地敲了一下下部一个排气孔上的“木堵”，看看是否有液体渗出，如果没有，证明瀝青已经凝固。但，事情出人意外，因为瀝青温度太高，冷却较慢，上部压力过大，“木堵”就突然飞了下来，滚烫的瀝青液冒着黄色的浓烟，从孔中喷了出来。四周的人，本能地闪到两边，周殿斌也被工人拉向一旁。瀝青液嘟嘟嘟地一个劲地向外倾泻。周殿斌看着这冒烟的液体，想着这是兄弟车间为支援万吨船灌了五个多小时的瀝青，如果看着它淌干净，不但兄弟车间的劳动前功尽弃，更重要的是不能确保万吨船按时下水。

十一月二十七日，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造船工人們为了争得这个日子曾经废寝忘食，智勇风发，苦战了五十八

个昼夜。在这五十八个昼夜中工人们每时每刻都以慈母的心創造着，盼望着万吨巨輪的誕生。

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一光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现在离大船下水只有四个小时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刻，大量的瀝青向外奔流着。大船能不能下水，千万双眼睛都在盯着它。

周殿斌的心比别人更焦急，他看着冒着濃黄色烟霧的瀝青流向海中，激起一团团的白浪，感到就象自己的血液从身上流出来一样不能忍受。他猛然掉过头来，看见千万双眼睛都在望着他。

就在这千鈞一发之际，人們听到从那濃黄色的烟霧中发出一道雄壮激昂的喊声：

“同志們，我們不能看着它淌淨，要堵住它，保証大船准时下水，为祖国爭光。走啊！跟我来。”只見周殿斌一跃向前，拾起“木堵”，攀着鏈索，象一只暴风雨中輕捷勇敢的海燕，飞上吊板，冲向濃烟，迎着傾泻下来的瀝青，狠命地用“木堵”頂住了气孔。濃烟呛得他透不过气来，滾燙的瀝青順着袖筒灌了进来，他的胳膊痠攣了，但是他咬紧牙关，一直坚持到工人们把“木堵”打紧。

我們偉大祖国的英雄儿女們，在保卫祖国、建設祖国的偉大事業中为人民創造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說不完，写不尽！共产党员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志願軍战斗英雄黄繼光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为前进的部队开路；共产党员丘財康为了保証一爐快速鋼，全身都燙伤……

当周殿斌被送到医院，經過急救苏醒过来时，万吨巨輪的繩

纜砍断了。千万双手齐向它欢呼，千万支喉嚨齐为它欢唱。船头上成群的和平鸽冲天飞起，五色繽紛的彩条在微风中飄揚，大船首部二舷四个“跃进”“跃进”的紅字，映着太阳金光万道，衬着两条戏珠的长龙腾空而起，飞向辽阔的大海。

万吨巨輪載着祖国的光荣和驕傲，順利地誕生了！

但在周殿斌的胳膊上却留下了无数的伤疤，这是光荣的痕迹。

为 祖 国 争 光

老工人 穆傳仁

从开天辟地那一天起,直到人造卫星满天飞的今天,中国自己造万吨大船这还是头一回,可是没想到造大船的那个快劲,就象气吹似的,不几天的工夫就起来了。这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我一定得到大船跟前去看看。看见那些在大船上干活的人,都那样不怕冷,不怕热的,白天晚上地干,我这心里就痒痒,腿都拿不动了,真叫人看得眼热,我也恨不得一下子跳上船台去干它一场!哪怕是能缝个尺八的小缝儿,也知足了。别扭的是没有我们工段的活,干着急插不上手,真叫我上火呀!

下了班,回家连饭都咽不下去,心里老是想大船,躺在炕上就是合不上眼,想啊,想的,可是怎么也想不出法子到大船上去干活,就这样一连憋了好几个晚上。

有一天,听说大桅的活快要下来了,又听说干大桅的缝边人手少,我一琢磨,哎,机会到了,就对工段长说:

“工段长，咱们要打个主动仗啊，不能在这空等……”

“老穆，我比你还心急呢……”工段长刚说到这里，调度员小刘活蹦乱跳地跑进来放开嗓子喊：“哎！同志们，万吨大桅让咱们配合干啦！”

他这一喊不要紧，工人们都进来了。把办公室挤得满满的，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你想，这个事大伙一知道，谁不争着抢着要求让自己干哪！我们这帮老头儿就对工段长说：

“工段长，这回你心很可得活动点，别忘了我们这些老黄忠啊！”

“哎，别急，造大船是人人有份的。”工段长笑着说。

接着工段长就叫我领七、八个人去，可把我乐坏了。到船台一看，铆工在那急得直搓手，现在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老常一看这个情况就急眼了，扯着我的袖子说：

“穆师傅，你怎么还看呢？赶快伸手干吧！”

说句心里话，我在造船厂干了这些年了，还是头一次看见这样的大场面呢！我把活交代了一下，大伙就猛劲地干起来了。风把一响，我心里那个欢喜劲啊，就不用提了，真比做新郎那个滋味还好呢。

谁料想到大桅这个活真棘手，加上苏联老大哥援助我们的合金钢板，又结实又硬，老半天没镗两公尺长的缝，铆工匠跟在后边一个劲地催阵。我一想这么干哪行，我就和铆工匠凑在一起核计了一下：

“我看，咱们就来个‘流水作业’法，大伙合起来干，我们先把

坡口鏟完了，你們就研，等你們研完了第一個，我們把下一個也鏟完了。誰也不耽誤誰，管保又快又好。”

“對，就照你的主意干。”鉚工老徐和工人商量了一下，轉過頭來對我說。

結果我們沒用四、五天的工夫，就把四根大桅全鏟完了，要是還照過去那老一套干，起碼也得半个月。這樣一來又給大船早下水創造了條件。

大船下水那天，我跟老伴站在船台上看着。可把她樂壞了。我老伴閉不住嘴地跟我說：

“哎呀！你們真了不起，能造這麼大的船。不用叫我坐呀，就是這麼看一眼就知足了。”

我指着主席台上的毛主席象跟她說：

“這是共產黨和毛主席了不起，要是沒有他們領導我們，別說造萬噸大船，就是造一噸的也夠噲。就拿過去‘小鼻子’（日本鬼子）那時候來說吧，在旅順干了一條叫‘古城丸’的船，才兩千五百噸，弄了一年多才整完。可今天我們才用了五十八天，這萬噸大船就下水了。你說這股干劲該有多大！……”本來我要說的話挺多，這個時候不知怎麼的，什麼也講不出來了，就象有什麼東西卡住了嗓子眼似的。我死盯着那幾根大桅，心跳得都不敢張嘴了，就怕跳出來。我為啥這麼樂呢？不用說誰都知道。過去外國人說咱們中國人不能造大船，可咱們就造出來了，我們到底給咱們國家爭了這口氣。

第二天，工段長還來表揚我一番，我真覺得不得勁兒。我在

万吨大船上边没出什么力，领导上却给我送来了喜报。当时我就向领导上表示了决心：

“我一定要在第二条大船上干出个样来，我要把这个万能镗边机制造成功，做为献给第二条大船铺底的礼物！”